〔匈牙利〕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著

一分钟小说

一分钟小说

〔匈牙利〕厄尔凯尼·伊斯特万著

柴鹏飞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ÖRKÉNY ISTVÁN
EGYPERCES NOVELLÁK

据SZÉPIRODALMI KÖNYVKIADÓ,
BUDAPEST，1984年版译出。

一分钟小说

Yifenzhong Xiaoshuo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1/2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700

ISBN 7-5016-0055-4/I·56　定价 2.20 元

关于作者和他的“一分钟小说”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1912—1979)早年学化学，曾去法国留学，并去过欧洲许多国家游历。第二次大战中，被苏军俘虏，获释回国后积极从事写作，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出版了五本作品。在五十年代初，因他在作品中“同情并唤起人们对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同情”遭到批判。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受到牵连，进了制药厂，创作一度中断。一九五九年重新从事创作，是他创作的高潮期。他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七年两度获匈牙利文化部颁发的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一九七三年获最高国家文学艺术奖——科苏特奖。

厄尔凯尼早年的创作主要表现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及其思想上的局限性。五十年代写了不少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和他们寻找生活道路的作品，六十年代以后侧重于写揭露当年法西斯统治和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他写了不少优秀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其中长篇小说《托特一家》和由他自己改编的同名剧本与电影在许多国家出版和上演,剧本《猫戏》也被译成多种文字,拍成电影,在外国备受推崇。

厄尔凯尼于六十年代开始写“一分钟小说”。这种手法

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是常见的，但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有意识地以夸张、荒诞的描述，讽刺和揭露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和不健康因素以及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和他们的心态，却是在这时才趋于成熟。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厄尔凯尼的“一分钟小说”却是独树一帜的，有它匈牙利的、甚至是东欧的特点。如果考虑到五十年代匈牙利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有些作品初读之后似乎觉得荒诞不经，似懂非懂，但经过思索，便会感到耐人寻味，有些虽然不能准确说出，但却能感到作者讽喻之所指。厄尔凯尼自己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在作者方面使用最少量的信息，在读者方面产生最大量的想象”。因此，“一分钟小说”是进行社会批评的手段，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匈牙利和欧洲许多文艺评论家认为厄尔凯尼是匈牙利荒诞作品的倡导者，“这些作品使厄尔凯尼之所以成为厄尔凯尼”。

厄尔凯尼于一九六八年把“一分钟小说”编成独立的集子出版。由于形式灵活，文字简练生动，内容切中时弊，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并于当年增订再版。多次再版后，作者本人又从过去的作品中选择了内容比较接近或篇幅很小的小说作为补充，并说明他的“一分钟小说”是如何发展和形成的。这个选集于一九七九年交出版社，可惜书还没有出版，他就与世长辞了。本书就是从这个集子（1984年版）中选译的。

译　者

目　次

说　　明

下列小说虽然篇幅甚短，但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完整的作品。

它们的优点是节省读者的时间，每读一篇无须耗时数周乃至数月。

如果您在煮鸡蛋，如果您在拨电话（而那边正好占着线),不妨读一篇‘ 一分钟小说 ”。

如果您自我感觉不佳或是心绪不宁，那都不要紧。您可以坐着看或者站着读，风中、雨里或是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都不妨。其中的绝大部分，您就是一面走路一面看也会明白。

最要紧的是，看清标题！作者力图言简意赅，所以不会给文章乱安标题。我们乘电车前总要看清楚它往哪里开，读我的小说先看标题，也和这一样要紧。

当然，这不是说光看标题就行了。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先标题，后正文。

注意！

谁读了一篇要是有点不明白，那么请您再读一遍。如果还是不明白，那就说明这篇小说写得有毛病。

笨人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不成功的“ 一分钟小说 ”！

荣　　誉

为了买它，我们计划了两星期。每天路过，我们总要在橱窗前面站一会，贪婪地望着它。终于，我生日那天，四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整，我们发问了 多少钱?二百七十五法郎，”卖水果的说，“这是头等菠萝，新鲜，汁水多。”

我妻子嫌贵，我倒不觉得贵。比起西瓜来，当然贵，但比起别的菠萝来，这价钱大概很公道。于是我们买了，带回家来，放在烟灰缸上，好好地端详了一番。我们围着它走了一圈，摸摸它，夸它。多么精致，多么异国情调的小东西 菠萝的顶上还有一小撮叶丛。要是给它浇点水，或是放在水盆里，大概很快会长大的吧，说不定还会开花呢。

旅店里马上传开了：九号房间里买了菠萝。清洁女工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幸见她)，她建议我们先削皮，撒上糖，再放一两天。“瞎说，”楼梯口一个英国女学生告诉我们，“要泡上甜酒才好吃。”一位匈牙利同胞(过去只是点头关系)，写了一张条子塞在门缝中，给我们留言：“谁的话都别信！要厚厚地削一层皮，因为皮不好吃。至于肉，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晚上，我们把菠萝去了皮，吃掉了。什么味道也没有，就象什么瓜，好象还不如瓜。生吃了几口，撒了糖再咬几

口，还喝了几口甜酒，勉勉强强地总算吃下去了，最后喝了一杯水才彻底下咽。第三天在楼道里遇见了那个英国女学生。“怎么样？”她问。“很好吃，”我说。她深有所感：“是啊，菠萝毕竟是菠萝。”

从此以后，每次路过水果店我总是在橱窗前站一会儿，希望有机会再买一个。

关于父母的客观性

再也没有比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孩子的父亲更让人难受的人了。再也没有比不得不听完他们关于自己孩子所发表的令人作呕的评论(如果可以叫做‘评论’的话)使人更厌烦的事了。一张自满的脸，从那张脸上的嘴里涌出一股洪流，告诉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所干的趣事和所说的妙语。再也没有比必须看完埋伏在父亲们的皮夹里随时准备一跃而出的那二十五张照片更恼人的差使了。照片上的孩子或坐、或站、或卧，或餐前、或餐后、或餐间，以各种可爱的姿势望着父亲，或者以更可爱的姿势没有望着父亲。至于有些父亲——我真是望尘莫及！——他们甚至把孩子每天坐在那个搪瓷小盆上出恭的照片也视为家珍，“天哪，这难道不是张可爱到举世无双的照片吗？”父亲们对于这张照片，就象魔术师的拿手节目一样，总要留到最后才拿出来，一面递给对方，一面手舞足蹈：

“瞧!多好玩……谁能信他才四岁!”

有鉴于此，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不做这样的父母。我们的孩子——虽然还未见面，但是——肯定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不会是神童，也说不出超凡入圣的哲理和玄妙的论断。我们不到处宣扬他的可爱、可疼

之处，口袋里不装他的照片，等等。应该说，我们确实是做到了，除了关于照片的决定没有贯彻始终以外。之所以要改变这项决定，是因为不断有议论传来，说我们身为父母，居然不随身携带孩子的照片供他人观赏，实属反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也就作了修正。至于其他各方面，我们将信条贯彻始终。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育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也许正是毫不娇惯、摒弃溺爱的管理，使我们的女儿—— 我敢这样说—— 成了品行优良、同时也是招人喜爱的孩子。喔，就是说，直到上星期日下午为止，我们一直根据纯粹客观的现实是这样想的。

事情出在那天下午，画家 I 先生和他的夫人来我家做客，他们带来了三岁的儿子比斯塔和十四个月的女儿爱娃。我的妻子给他们煮可可，做苹果馅饼，而我呢，几乎象受了什么灾情预报或心灵启示似的，事先把所有的花卉从精致的花架上移到了浴盆里。真是噬脐莫及！否则今天起码还能剩下一棵倒挂金钟、一盆石刁柏或是一株冬青以及一丝精神寄托吧。

画家全家于四点半乘出租汽车到达。到达的方式本身已经不免使我们惊讶。事后我终于悟到，如果他们乘坐别的交通工具前来的话，那么如果不是比斯塔小哥使电车出轨，便是爱薇卡① 把五路公共汽车烧着。应该说，我还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可爱而又如此精力旺盛的顽童。在

①爱薇卡，爱娃的昵称

他们下车后，司机在我们楼前足足花了半小时修理车门，然后才把车开走。当然，也可能是巧合，因为布达佩斯的出租汽车绝大部分都是摇摇欲坠的。

要对这个星期日下午进行如实的、艺术的描写，以在下的才气实在是难以胜任的。在舍间发生的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的小型版，是托尔斯泰笔下拿破仑进军俄国时的无情破坏……五点半，当我妻子托着点心进来时，我们俩都已精疲力尽了。比斯蒂卡① 在屋里横冲直撞，唠着嘴学俯冲轰炸机，碰碎了玻璃柜门。"没关系，玻璃本来就有裂缝，"我妻子说。玻璃实际上并没有裂缝，但我们使客人相信，我们早就想把它砸碎了…… 爱薇卡的进攻目标是书。她从《阿兰尼② 散文全集》中扯掉了关于塔索的论述，把《平原上的人们》一撕两半，接着又从伦勃朗画册里扯下两幅画，嚼几口，咽几口，吐几口。吃点心的时候，除了喊叫、投掷和啐吐沫贯彻始终外，比斯蒂卡还把可可灌进了电话听筒，爱薇卡把蛋糕塞进沙发靠背的缝里。用完点心之后——好象可可使孩子们醉了——情况更趋恶化。

于是，我们历来循规蹈矩的女儿也开始失去常态。这是不足为奇的，破坏这个魔王总要不停地网罗小鬼。女儿的喊叫声也不时从厨房、浴室传来。"随狼则嗥"，我们理解自己的孩子何以会变成这样。当孩子们的战场转移到另外一间屋子时，我们才悄悄地喘了口气。不消说，我们没有聊

①比斯蒂卡，比斯塔的昵称。

② 阿兰尼·亚诺什，十九世纪匈牙利文学家。

天，没有消遣，我们只是正襟危坐，因恐惧而发抖。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响起一声爆炸或是玻璃的破碎声。在战战兢兢地度过下午以后，迎来了告别演出式的晚上，爱薇卡推倒了落地灯，还补上一脚，比斯蒂卡拧开了煤气，我的女儿摘掉了花上所有的叶子，把它们塞进了下水道，把根上的土抖在另一个盆里，自己则浑身泥浆地走出浴室。

“你的花我都浇了。”女儿满意地通知我，顺手抓起一角桌布擦脸。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考虑周密的教育就这样付诸东流了。两个小魔王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的多年辛劳一笔勾销，真是使人浩叹。客人们起身告别，我女儿大吼一声，把门口的擦脚垫一把扔下楼梯，简直是判若两人了。客人们往外走了，比斯塔象是忘了什么，跑回门厅，连衣钩一起扽下了我挂在那里的风衣，这是他今晚的加演节目。I先生的孩子们就象当年拔都·汗①在我国一样，留下赫赫战绩走了。

看门人听到I先生夫妇在议论我们的女儿。

“孩子长得不错，可惜太顽皮。”I先生说。

“活象一个魔王。”I夫人说。

“把我们的孩子带坏了。”I先生说。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家庭教育。”I夫人说。

“大概是新式教育吧。”I先生说。

他们走出了大门。

① 拔都，成吉思汗之孙，一二四○年曾率军攻占匈牙利。

妈　　妈

清早，一辆有轨电车行驶在于洛伊大街上。从车厢尾部探出头去，看看道路在自己的脚下延伸着，看着车轮在铁轨上滑过，那是挺惬意的。

无数乘客挤在一起。挤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可是又上来一个士兵，下一站又上来一位胖胖的老奶奶，移动着胖胖的腿，提着一只胖胖的兜子，再下一站是四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员没有发生变动。电车在马路上颠簸前进，人们的头被挤得伸到车厢外面，活象装满麦秸的大车。

不久，乘客逐渐下车了。到于洛伊大街尽头，车厢里只剩下四个女学生和那位士兵了，还有一个送货的小伙子，肩上搭着十来件同一样式的卡其布女服，此外还有一位母亲，领着儿子。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人，棕色头发，眼睛也是棕色的。从她的神情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位端庄稳重的人。这位年轻的母亲看着跟前肮脏的地板出神，好象那里铺着一块由艰辛和欢乐织成的地毯，而此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地毯的花纹…… 拎着的提包紧紧地贴在身上，她也是上班去的。

男孩子的书包在手里晃来晃去。看上去他有八岁左右，快要成为一个半大小子了。他正在往高里长，想努力接近他的妈妈。头发潮乎乎的，梳得光滑平整。衣服整洁漂亮，少先队领巾刚熨过。脚上的小靴子锃亮，它虽然比脚大了两号，可是脚肯定长得比靴子坏得快。孩子的翘鼻子上还残留着夏日的雀斑，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小的鼻子给人以稳当和聪颖的印象。他的眼睛和母亲的一样，也是棕色的。

下一站，小男孩下车了。母亲陪他走到东门阶梯旁，轻轻地摸一下孩子凝脂般的脸蛋。孩子下了车，在站台上站住了，回身看着母亲，母亲也看着他，右手几乎是看不见地微微向孩子挥了挥，柔声说：

“拉奇卡,回头见。”

“回头见,妈妈。’孩子说。

母亲从电车里俯身出去，察看于洛伊大街两边的情况，接着说：

“这会儿你可以穿过去,拉奇卡。”

电车打一声铃，开动了，但是孩子站在原地没有动。站台愈来愈远了，闪亮的轨道从脚下不停地抽出来，但是拉奇卡依然站着，等着。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越增大，他显得就越小。

妈妈从车窗里望着孩子。学校就在斜对面。两边都没有车，但孩子仍然没有动。他站着，朝电车的方向看着。

妈妈担心地倚在车窗上。“孩子为什么不过马路？”她沉思着。正在这时，一辆喷着黑烟的摩托车从对面挨着学

校的小夹道里开出来。我们原先没有看见摩托车，但孩子是看得见的，所以他站在那里等着。

电车开快了，摩托车早已远去，但是小男孩还是没有动，依然站在和妈妈告别的地方。但随着距离的扩大，他小小的身子就显得更小了。现在已经不能象刚才那样看得清楚了，这不仅因为距离不断增大，同时也由于有了更多的车辆进入这幅画面，我们之间，也就是妈妈和拉奇卡之间，出现了许多汽车、卡车、对面过来的电车以及穿越马路的行人。可是孩子为什么还不动呢？他在那里站着，一动也不动，象是中了魔法似的。这时迎面又开来一辆车，我们看不见这辆车过来，而孩子是看得见的。

电车第三次停站了，送货的小伙子下了车。电车打着铃带着我们继续前行，我的好奇心也在增长，想看看孩子是不是还在那里站着，我看不见，但这位母亲却看得见。她的额头顶着冰凉的玻璃，凝视着拉奇卡。她看着，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看别人。她不仅用两眼，而且用额头，用鼻子，用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和遍布皮肤下面的神经盯着孩子。这位妇女变成一只巨大的眼睛，飞出自己的躯体，越过路面，来到她孩子的身旁，看着。她凝视着，把孩子裹进了棕色的丝绒般的眼神之中，用坚韧的柔情保护着他。她就是这样谛视着自己的孩子。只有母亲才有这样的眼神。她们的爱能穿越密林大川，她们的爱能远达天涯海角，如果孩子翱翔蓝天，母爱能驾御载着孩子的飞船。

我们快到第四站了。电车拐进了另一条马路。距离早

就把孩子立着的那个站台抹掉，马路拐角也已把它遮住了。母亲缓缓抬起头来，双眉舒展了，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点舌尖：拉奇卡迈下站台了。

微笑的眼光跟随着孩子。我立刻知道，小男孩很安全，附近没有任何车辆。我知道，拉奇卡平安地穿过马路。我还知道——因为在母亲的额头上写着——孩子安全地到达了马路的对过。刹那间，这位妇女精神抖擞，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户。

不 幸 事 件

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带旧搪瓷罩的电灯。衰老麻木的灯连自己也不清楚还能发出多强的光，但只要打开它，它依然能发亮。它的中央是一根炽热的灯丝，灯丝周围是混浊的气体，被包容在一只满是手印的玻璃泡子里。灯泡散发出昏沉的光，在这个充满灰尘、墨水和清漆气味的阴暗办公室里划出一个黄色的圆圈。

“国籍?”他问，他的眼睛使我想起了鸟眼。

“匈牙利,’我回答。

“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我回答。

我们的语言里有不少使人喜欢的词汇，跟别的词比起来，它们更惹人爱，对我来说，这两个词就属于此类。这两个词我说了不下几千次,但几十年如一日,每当‘匈牙利’或“知识分子’两词出口,我就觉得挺舒服,就好象我从来不讨厌新鲜的水一样。

鸟眼趴在桌子上，左手的食指在表格上移来移去寻找知识分子应该归在哪一栏。他紧紧地按住格子，生怕它们会逃跑似的。他慢慢地用红墨水笔写了起来，小小的、鸟喙般的尖鼻子随着钢笔的动作在表格上方来回转动着。

“那就是说,知识分子?”

鲍耶父子、厄特沃什、塞麦尔维斯①、阿兰尼、托尔斯泰、达·芬奇他们也都是知识分子。在为战胜爱好破坏的动物本能所进行的奋斗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职业?”

“作家。”

他已经按在新的栏目上了，但笔却停住了。鼻子不安地在空气中颤动。他的鼻子和钢笔都在寻找问题。

“文书?”他问。

“不。”

“不是文书?”

“不是文书,是作家。”

“作什么的?”

我愕然。作什么的？对啦，作什么的？照实说！——我给自己鼓劲。作什么的？混饭吃的骗子？做实事的好人？薄命才子？社会贤达？或者是我们民族正在天际升起的新星？

“写文学作品的,”我客气地如实回答。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喃喃地说,没有抬头看我,但我感到,他放心了。“就是说,写东西的,那就是‘文书’。”

“不是文书。”

①鲍耶父子都是数学家，厄特沃什是物理学家，塞麦尔维斯是医生。他们都是匈牙利人。

他抬起头来。自从我站在这里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看我，眼睛里流露出怨怼的神气。你后面还有别人站着哩，他们也有事—— 黑胡椒般的眼珠在谴责我——你莫非想得到特殊照顾？要在“备注”栏里记上点什么，或者由于你的狂妄自大，希望给你另辟一个栏目？休想！你的鬼蜮伎俩是不会得逞的，——从鸟眼向我射来的光芒中我领会出了这种意思。

“是记录别人的话？”

“不,是写自己想的事。”

“哼！”他不无得意地领悟到了：“原来是起草文件的秘书。”

“我不是秘书。”

“不是？”

他叹口气，放下笔，打量起我来，又不断地瞥着表格上一个个栏目。

“作家,作家,作家……”他无可奈何地重复着，“写什么的？”

“文学作品。”

他的手指在几个栏目之间犹豫地动来动去，过了一会，放下了笔。我弯下腰，把胳臂肘支在桌上，把脸伸进灯光里，让他看见：我的脸和普通人的脸一样。

“就象米克沙特·卡尔曼①，”我说,想帮助他弄明白。

①十九世纪的匈牙利小说家。

“ 唔 ?”

“ 不要紧 ,’我说 ;“ 约卡伊 • 莫尔① 这名字您总听说过吧 ?’

他的笔在栏目中间动起来。

“您起先说的是另一个名字， ” 他不耐烦地说。

我退回到黑暗中。眼前是一个人样的生物，一个活宝。我很想跟他换个位置，让我来问问他，查查他。他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什么事能使他兴奋，什么事会使他烦恼？他和谁在一起感到幸福？他爱谁？当然，我知道，这样的问题只能使他发火 ,那么 ,还是让我们—— 我想 ——就表格论表格吧。

“ 对不起 ,’我问 ;“ 您也是知识分子吗 ?”

“ 可惜 ,是的 ,’他说 ,眼睛盯住表上的栏目。

达 • 芬奇、托尔斯泰、巴斯德、维吉尔都是知识分子。

“ 为什么可惜 ?’我问。

鸟眼溜来溜去。他在看附近有什么人。

“ 这，是我的最大不幸。在人们眼里，知识分子等于零。’他轻声说 ,用笔迅速地在空气中划了个小圈圈 ,然后停在表格上。

“ 那么 ,您的职业是什么 ?’

①十九世纪的匈牙利小说家。

买　书　记

出版一本书，作者得到三十册，实在是杯水车薪。出版社把书送到家,作者开始题名,落款:“留念”;“请指正”……给妻子一本，送双亲一册，尊敬的埃戴叔叔、亲爱的艾杜丝阿姨都有份，几位虽然关系疏远却爱挑眼的亲戚，若干笔友，看牙的大夫，女友，一个或两个、但也许三个昔日的恋人，也不得有误。顺便提及：有一件虽然貌似细微末节，然而却是万万疏忽不得的事，那就是给谁可以邮寄，给谁又必须面交,给谁的上面应写“敬赠”,给谁的可写“惠存”,给谁的只要简单签个名就行，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如果我试图总结出点什么来，那肯定是枉费心机。不过我倒也没有触犯过其中的禁忌，因此也可以算是上上大吉了。却说作家题完了三十册以后，不但自己没能剩下一册留念，而且总会很不安地想到还有好几位至爱亲朋被遗忘了。同时，那些没有被题上名的人自然也会一个接着一个向我的记忆之窗扔过石子来，最近我就陷入了这类困境。于是有一次，当我走过大弯路①的时候，便推开一家书店的门，想买六册自己的书。

①布达佩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说：你们好，我是某甲，想买我写的名为什么什么的书；或者说：劳驾，我想买某甲写的名为什么什么的书…… 用哪一句开场白，很能说明作者的性格。而我呢，采用了后一种。隐姓埋名本身就是很别扭的，但是不自报家门至少有个好处，就是人家不知道这个不自在的人是谁。

书店营业员是位年约四十、黑发蓬松的女人，一看动作，就可以知道她挺爱书。她从书架上取下我要的书，用工作服的袖子拂拭了一下封面。

“ 这是本很好的书。”她说着 ,递过书来。

“ 是吗 ?”我问;“ 您莫非看过了 ?”

“ 是的 , ”她回答。

“ 果真很好吗？ ” 我问。因为这种回答多听一遍特别让人舒服。

“ 是很好的 , ”她明确地说。

我把书在手里翻了两下，还掀开封面看看，不免有些出神 。

“ 那我再要五册。”

“ 还要五册 ?”她问 ,抬头看了我一眼。

“ 还要五册 , ”我回答 ,有点不好意思。

“ 那就是说一共要六册 ?”她有些奇怪地问。

“ 行吗 ?”我问。

“ 行 , ”她嘟哝着 ,透过眼镜射过来一道狐疑的眼光。

她缓缓地转向身后的书架，那里还有两册书斜靠在别

的书上。她用工作服的袖子擦了一下封面，放在我面前，察看着，似乎在等我说够了。

可是三册不够，我要六册。我逐一审视封面，没错，是这书。我把这三册摞在一起，等着。

“就是说,您还要三册?”

“是的。”

“是给学校买的?她在试探。

“不,’我说;是自己要。”

“好,’她显然不理解,并且怀疑我的行动。

看得出来，她的态度变了。她拉过一个扶梯，爬到书架顶上，夹着一捆书下来了，然而一本书的封面也没有擦。当写发票的时候，眼镜后面不住投来窥视的目光。无疑，我的鼻子也引起她的不快。她一定以为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苦于弄不明白。书是种特殊的东西，它无须兼得，不宜囤积，也没法拿它去投机。一本书和一百本书是一回事。一本书我们可以读无数次，也可以给别人看。很多地方都用得到书，可是同时又不能买两本同样的书。我实在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您在图书馆工作？”营业员怀着一线希望这样问。

“不是,’我回答,脸不禁发起热来。

从交款处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U大夫。有一次孩子生病，他深夜前来出诊，却不要报酬。因此，要买第七本。

我不敢仰视这位营业员，只从旁边偷看了她一眼。她

神情不安,头发耷拉在额上,眼镜滑在鼻子上,倒向一边,就象一个受了致命重伤的骑兵歪在马上。

“ 您还要什么吗 ?”她颤声问。

“ 什么也不要了。”我说。

我把书塞进书包，道别出来了。

斜对面，在大弯路的另一侧也有一家书店。然而我朝相反方向走去，因为我回头看时，发现透过书店的门和眼镜这两层玻璃，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得设法使自己消失在人群中。

新　贵

我到这里租房间。大家在服务台前面排队等着。我前面是一位衣着华贵的男人，探身和里面的管理员说话，我只听到最后几句：

“……因为我不愿意这件事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后果，好比说因此弄得萨拉伊同志亲自给轻工业部打电话，说他在巴科尼饭店没有住上最好的房间。我想，您这位同志懂得这点。”

“是!”管理员说，便拿起橡皮在登记簿上擦起来。

一首新发现的裴多菲的诗

巴科尼饭店的破烂程度在世界旅游业里首屈一指。可是它的大门口钉着一块浅浮雕的纪念牌，说明裴多菲曾在这里下榻。这块牌子使我心中升起一种异样的感情，于是这里肮脏的墙、监牢似的房间、地下室通道般的走廊显示出了魔力，把我紧紧吸引住了。

可是清洁女工泄漏了天机。她说，裴多菲住过的饭店早已拆掉，现在只剩下一截断墙。

魔力消失了。床很硬，而且嘎吱作响，被褥潮湿，窗前的加油站每分钟都有摩托车光顾，屋子里充满汽油味和地狱才有的噪音。餐厅里有乐队在演奏，街上醉汉撞来撞去，互相拥抱、争吵、和解，接着是同声歌唱：“妈妈，你不爱我，”其中一个这样抱怨，“你为什么不爱你可怜的孩子？”

我彻夜目不交睫。

从第二天清晨开始，在某个地方——至于具体在什么地方，留待文学史家们去考证吧——出现了下面这首诗：

走进‘巴科尼’，
唾沫啐一地；
这般肮脏地，
再也不理你。

裴多菲·山多尔

交　　谈

迪欧什久尔市，八月十四日

我手里捧着笔记本，很想找个地方搁一下，可是找不到。我们站在大高炉半腰的悬桥上，离地面足有两层楼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是第几炉铁？”我喊着问。

“第六炉，”利普塔伊喊着回答。

左边，炽热的炉渣从槽里涌进等在下面的小火车里。为了避免着火或爆炸，不断地用冷水浇着小火车，小火车不住地发出哧哧声，冒着浓重而充满硫磺味的蒸气，我们象是腾云驾雾似的站在蒸气中间。

“铁还要出好久吗？”我喊着问。

“刚刚开始，”利普塔伊喊着回答。

右边在出铁。白炽的铁水射出火花，顺着狭窄的槽向下流去，也发出哧哧的声响。从高炉里放出的煤气在我们头顶上方呼啸作声，震得我的耳膜象是要被撕裂似的，我感到头痛。太阳烤着，在阴凉地里也有三十度。

我捧着笔记本，想找小小的一角平台或是哪怕手掌那么宽的一条扶手暂时放一下，可是没有。

“为什么放煤气？”我喊着问。

“因为我们开工不足，”利普塔伊喊着回答。火花飞溅，煤气使人感到窒息，天气闷热，钢包辐射着炙人的高温。溢出的煤气象在吹着尖厉的哨子。我们周围的世界象是在爆炸、开裂，似乎要带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向深渊冲去。

“利普塔伊同志，”我喊道，“咱们去办公室不好吗？”

“为什么？”他喊着问。

“因为这里说话听不清楚，”我喊着回答。

“别开玩笑了，”利普塔伊喊着说，“这里比那里强多了。”

关于如何打通关节

D夫人的事虽然几经催问，但毫无进展，于是我决定拜访我的那位朋友。

我友位居要津，声名显赫，我想请他给处理D夫人申请的单位打个电话略加干预，他一定会首肯的。首先是这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其次，他显然会给我这个没有成为大人物的老朋友面子，他可以借机向他自己和向我证明：飞黄腾达并没有使他目中无人。他会向我抱怨，由于日理万机使得他三更天才能上床，而五更时分汽车已经在门口等着接他去机关了。他会抱怨自己不得不坐在一张椅子上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六天刮不了一次胡子。几天前回家，由于阔别，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了。我当然会相应地表示理解和同情，于是他会拿起电话，三言两语，如此这般，对方单位也就等因奉此，一切照办，那么D夫人的申请就迎刃而解。我这样办事已经不是第一遭了。

这次本来也应该是这样水到渠成的，如果我没有被这位门卫挡住的话。

“您找谁？”

我说了我朋友的名字。这名字在这个地方是不同凡响的，其响亮程度绝不亚于教堂里信徒们祈祷完毕以后敲起

的钟声。然而眼前的这位门卫似乎已经听惯这钟声了，他没有吃惊。

“我怎么报告？”他紧逼着问。

我通报了我的名字。应该说，我名字的响亮程度也相当过得去。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于这个名字代表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发生过怀疑，而且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我有正当职业，是个严肃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到任何地方去都还没有尝过闭门羹。

然而，这次……

“什么事？”门卫以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口气问。

“只请您通报我的名字就行了。”我满有把握。

“什么事？”他追问。

他的眼睛和大头针上的头一样大，毫无表情，但如果一看人，被看的人皮肤一定会发痒。

“任何人都必须说明理由，否则一概不予通报。”

人们开始注意我了。起码有十个人在等，显然都是因重大事情要求接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没法说，我之所以前来，是因为D夫人的申请上缺盖某单位的公章。然而，大概就是所谓情急智生吧，我向他靠近一步。

“实话对您说，”我亲热地告诉他，“我是家母打发来的。”

他抬起头，又抬起眼皮。我敢肯定地说，他的眼光闪了一下。

“令堂？”

“那自然。”

“为什么？”

“因为她在腌黄瓜……”

现在是他向我靠近了一步。

“腌黄瓜？”

旁边的那十来个人都露出了愚不可及的表情。但他没有，他的脸舒展了，他感兴趣了。在无数国家大事之中出现了一件小事——他懂得的事。

“怎么个腌法？”他兴致十足地问。

“问题就在这里。您知道，家母已经把黄瓜削了皮……”

“削皮？”他吃了一惊。“没有的事！不能削皮。”

“应该削皮，”我向他保证，“没错，要削皮。这是他，”我指指屋里，“是他说的。请您通报一下，因为我母亲想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双手一拍。

“都削了皮了？”他的口气真是惋惜之极。

“削了，”我说，“约摸有半麻袋。”

他捧着脑袋，冲进屋里。一分钟以后我已经在里面坐定，我的朋友也打完了电话，对方已经在D夫人的申请上盖了公章。

应该这样办事情。

一间屋子，秫秸墙，茅草顶

老婆婆坐在床沿上。满脸深沟、皱纹、褶子和道道儿，只有牙齿闪烁着青春的光芒。这三十二颗美丽的牙是刚从埃格尔医院配来的。公费。

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亲切地微笑着，把麦克风对准老婆婆说：

“老奶奶，您就这么说下去。声音别太大，也别太小，就这样，跟刚才一样。这个小机器是用来把老奶奶您常说的那些故事录下来的。”

“用不着跟她解释，”穿着白短裤的孙子插话说。他躺在另一张床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普及版巴尔扎克的小说。“电视台春天就给她录制过节目。”

“那么就请开始吧！”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敦促老奶奶开讲，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准备！”

我按动录音机的纽，老奶奶镇定自若，不紧不慢，带点帕洛茨乡音，开始讲起关于基什·普基·巴林特这位膀大腰粗、力大无穷的掌蹄匠怎样在哈迪克桥下的冰上被仙姑掐死的。

“您这是说妖精？”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小心翼翼地问。

“我说的是仙姑,亲爱的。”

“那好。那么仙姑是什么,老奶奶?”

“亲爱的，我见过好几种仙姑了。有一次象是条鞭子那么细的，身后拖着一条扫帚星似的亮光；有一次仙姑小得象耗子尾巴，身上有好些闪亮的小星星。不一样。可是前天的那个和教堂顶上的塔尖那么大，在院子里从这边蹦到那边。”

“这些都是老奶奶您亲眼瞧见的？”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问。

老婆婆嘴一噘，不出声了，刚在埃格尔配的牙咯噔一声。她瞪着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

“怎么?”停了半晌，老婆婆问，“你没见过仙姑，亲爱的?”

“见倒是真没见过。”卡松尼妮·卡卡什·哈娜谨慎地说“我一直以为它在神话故事里才有。”

“你在哪里上班,亲爱的?”老婆婆惊讶地问。

“我在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工作,老奶奶。”

“真奇怪,”老婆婆摇摇头“其实我的大孙子也在那学校念书。尤什卡在那里学什么?”她向那张床转过身去“我老记不住。”

“学遥控,”穿白短裤的孙子说。他头也没抬,继续看巴尔扎克的《贝姨》。

旅 美 札 记

一　见　面　礼

一位青年向我走来，手持一张白纸，上面是印好的一段话，下面是一大堆签名。

“您知道梅尔文·孟戴尔事件吗？他因贪污被判有罪，但每月仍能得到一万二千美元的养老金。”

“梅尔文·孟戴尔是什么人？”

“他是本州州长。当然，他下台了。但是，在监狱里他仍然按月领取养老金。您赞成吗？”

“不赞成。”

“您愿意抗议这件事吗？”

“愿意。”

“那么，请您在这里签名。”

“我是外国人，不碍事吗？”

“是外国人更好。最好请用本国文字。”

我用匈牙利文写道：“我是匈牙利人。我抗议给在狱中服刑的孟戴尔州长支付养老金。”

青年向我表示了谢意，而我则意气风发地继续走我的路。我昨天刚到，然而今天就干预了美国的内政。

二　美国的匈牙利谚语

1

如果一个匈牙利人最后一个走进转门，他肯定第一个走出来。

2

谁有一个匈牙利朋友，他就不必担心没有敌人。

三　　暴 力 为 虐

在《猫戏》一剧中扮演耗子的女演员巴巴拉·里德演出后回家途中，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公园中遭到一个男人的袭击。这个男人在黑暗中用一个坚硬的物件击中了女演员的头部，并且抢走了她的手提包。

问：对此应采取什么对策？

答：不能告诉孩子们：坚硬的物件还可以打人。

四　纽约公共汽车中的招贴

“卡特总统对您乘坐公共汽车表示谢意，因为您以行动节约了能源。”

说得好！我骄傲地挺挺胸。我原以为乘公共汽车就是乘公共汽车，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乘公共汽车是帮了美国总

统的一个忙。

五　匈牙利狗是聪明的狗

我寄住的那家有三条小匈牙利哈巴狗。

天气炎热，但主人如果出门，他总是要关掉空调器——也是为了节约能源。

当我们回家时，三条哈巴狗总是蹲在开关下面吠叫。

我们——匈牙利人和狗——都这样善于学习。

六 统 ， 计 数 字

一千名富裕家庭的子弟到成年时有三百八十六人依然生活富裕。

一千名贫穷家庭的子弟到成年时有四人生活富裕。

卡内基委员会估计，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教育费用（到大学毕业)为三万五千美元。(除非他得到奖学金。)

同一委员会的调查材料表明，十六岁的普通青年看电视的时间通常为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小时，就是说，比他们在学校中度过的或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要多。

七　百 无 禁 忌

在豪华的普拉萨饭店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盘腿坐着

一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着入时的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她拿过一个带拉链的大手提箱放在面前，一条蟒从箱子里大模大样地爬出来。蟒很老实，约摸有五六米长，在人行道上蜿蜒着，但它一点也没有影响人们走路，谁也没有看它一眼。

只有我一个人站住了。我信奉笛卡尔哲学，是主张系统的怀疑和讲究逻辑的欧洲人。我费力地想：她在求乞？她不是在求乞？我从蟒身上跨过去，掏了十美分的硬币给这女人,她不要。

“可怜的小东西在家太无聊,”她解释道,“这里起码有些人在走路。”

消费社会的心理分析学

——旅美纪行

金色的下午。我在纽约第二街漫步，沐浴在从摩天大厦缝隙中穿过来的斜阳中，心情安宁，怡然自得，深感无求无欲之为乐。我有钱，但不想买东西。那么吃一杯冰淇淋？连冰淇淋也不想吃。我什么也不需要。

可是现在要出现转折了。

我走到第八十六街，在一个橱窗前面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什么？电唱机？电视机？也许是录音机？这并不重要，无非是些现代化的小玩意儿，在家里都是有的。可是在橱窗中间那块发亮的牌子上写了些什么？

我们才有！

只在今天！

只能给您！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早就认识到，凡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次货，有的可以是废物，但有一些却是稀世之宝。这十二个字，作为商业广告，其水平绝不低于《红雷贝》① 或歌德的《罗马哀歌》。它的目的是吸引人们看它。

①匈牙利著名诗人阿兰尼的一首叙事诗，

要求不高，它达到了。就其本身来说，它是完美的，和蒙娜丽莎在绘画中的情况相似。所以它是自己领域中的珍品。

我向前靠近一步。在一块大理石上，在那块牌子前面，放着一个小物件。这物件小得可以放在手心里，就象一个火柴盒，但比火柴盒还薄。它是什么？我又走前一步。

四则运算电子计算器

价格：八美元

保修两年

就是说，是计算器，而且还是电子计算器。我有些头晕。对啊，我为什么没有电子计算器？固然，我的工作是写作，写作并不需要计算器，可是谁能预料将来会怎样？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需要我去做加减乘除，而我却没有计算器，那么我肯定会后悔得脑袋撞墙的。现在怎么办？买？不买？八美元等于一百六十福林。在布达佩斯一百六十福林才能买半双皮鞋，而在这里却能买到这么一个小宝贝，而且还保修两年。我不再犹豫，就象被磁铁吸住了一样，推门进去，和里面的人打起招呼来。

四个售货员上来接待我。接待？不，这个词不确切。他们亲切地向我微笑，好象早就在等我了。他们热烈地欢迎我，就象在圣餐会上信徒们看见教皇的使者到来时那样。两个年轻姑娘、一个胖女人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四个人一齐站起来，每个人都向我微笑，看来我很讨人喜欢。我身上大概具有什么吸引力，或者我长得比我自己想的要英

俊，英俊到这位具有田径运动员身材的黑人那个水平。现在，这位黑人给我拖过来一把椅子，客气地请我坐下，他的手四下一摆，让我看看需要什么。

“我要一个八美元的计算器。”

他拿来了，给我表演这个小东西会做些什么。他一会儿按这个键,一会儿又按那个键,加减乘除,然后递给我 请亲手试一试。我迫不及待地按了起来。机器准确地显示出结果。他们把计算器放进套里，顺手给我一张说明书，还有一张两年的保修单。我付了钱，英俊的黑人把我送到门口，他象是漫不经心地说：

“当然，不用说您也知道，它不但能算整数，也会算小数。不过,它没有储存功能。”

没有就没有，没有储存功能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虽然我的记忆力等于零，但是计算器的储存功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回到住所，把这小玩意儿拿出来，把它的各种功能向我的妻子表演了一番。我们准备出去看电影，但临了还是留在住处。我们做减法，做乘法，用十位小数点除以十位小数点。我们深感幸福地躺下睡觉，次日以同样的幸福感醒来。可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在偷偷地叩我的心扉：好是好，精致确也精致，不过，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这个小机器为什么没有储存功能呢？我承认，我根本不明白计算器上的储存功能有什么用，可是既然计算器上可以有这种功能，那么我的这个小东西上面为什么没有呢？我知道，在我

们国家里，这样的一个计算器肯定会使我的诸亲好友赞叹不已的，可是如果一旦他们知道了居然还有比我这个更好的计算器，他们会怎么想？我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本来嘛，既然买计算器，为什么不买个没有缺陷的呢？

我待不下去了。口袋里装着计算器走到街上，围着那座楼房转了两圈，最后推门进了这家商店。我的朋友——那位黑人带着忧虑的表情向我走来。

“先生！您回来啦？难道遇到什么麻烦了？不管您有什么地方不满意——虽然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都可以给您换。”

“我没有什么不满意。但如果可以，我想换个有储存功能的。”

“请便！如果您再付三美元，您将会得到一个更出色的小机器,它连乘方和开方也会。”

我交了钱，拿了另一个计算器，它比原来的那个略微大一些。大约有约卡伊·莫尔的《新地主》一书那么大。它会开方，也能乘方，当然，有储存功能。在隔壁巴伐利亚人啤酒店的桌上我就做了试验。妙哉！只消按一个键，计算器就把前面运算的结果（包括开方）从忘却中召唤了回来（只以区区三美元的代价）。我踌躇满志，心花怒放，补交一个小数目，使我的一天都闪烁着金光。

然而闪光只在白天。晚上，我妻子不无担忧地说：

“可是怎能把它带过边境呢？这玩意儿是不是大了一点？”

可不?! 原来那个，放在前胸口袋里别人还看不出来，而现在这个，装在上衣的大口袋里还鼓得高高的。会出问题吗？这时，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突然掠过一道光芒。那是我曾在《人民自由报》上读到的消息。说是在海捷什哈洛姆①扣留了一个走私的奥地利旅行者，从他的汽车里搜出十余个单价三万六千福林的计算器。我在这里花十一美元，即二百二十福林买的计算器，在海捷什哈洛姆就值三万六千福林。这听来确实很有吸引力，可是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振奋起来，看来，在走私方面我实在缺乏天赋。我躺下，辗转反侧，做了许多噩梦。我仿佛走进了费里海基机场②的海关，步伐轻松，不紧不慢，面带笑容，怡然自得。可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匈牙利海关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但绝不轻易上当。在这纽约的黑夜里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请那位鼓着口袋的旅客到检查室来一下。"我艰难地入睡，然而清早就大汗淋漓地醒来，我决定再到第八十六街去一次。

店里的人象对待老朋友，我甚至可以说，象对待家人那样迎接了我。"您是我们最可亲的计算器顾客，"胖女人从收款处向我招呼。他们想了解我有什么愿望。我告诉他们，我的愿望是：要一个象第一次买的那样的小计算器，同时又要有储存功能，而且还要会乘方和开方。

"明白了，尊敬的先生，"我的黑人朋友说，"如果您再付

①与奥地利相邻的匈牙利边境城市。

②匈牙利的首都机场。

三美元，那就可以得到正是您要的那种计算器。”

我付了钱，拿了计算器，塞进前胸口袋，在巴伐利亚人的啤酒店坐定。东西不大，只有两个火柴盒那么一点，而且还要薄得多。它能乘，也能除，能乘方，也能开方。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深感此生已无他求。我得到了一个从未梦想过的东西，有了它，无异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把它放进前胸的口袋里，让它在那里待着，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它逃过费里海基机场的海关检查。

它到了匈牙利机场。但是它不来就好了！在从纽约到布达佩斯的途中，我先是泄气，继而恼火，最后简直是痛恨有了它。因为还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在机场上我买了一份《纽约邮报》,信手翻阅,突然一条广告跳入眼帘：

请购新式计算器

HP—32E 型新产品

可储存八个数据

我顿时浑身麻木，象是变成了一块石头。不仅如此，这个 HP—32E 型计算器还可事先编排程序，进行四十二种运算，同时还能解假设题，甚至—— 这是最让人受不了的—— 计算结果不但能显示出来，而且还能记录在事先准备好的纸条上。我折起报纸，问自己：如果真有这样的物件，那么人生在世，还可能有别的追求目标吗？

我猛然省悟：这目标是可以追求得到的。只要再回到第八十六街我的那位黑人朋友那里，回到那家爱我、尊重

我、了解我爱好和要求的那家商店去,就能得到这样的计算器。当然，路费未免贵了些，但如果国内某位好友—— 也许是本文的一位读者 ——肯买下(花三万六千福林)我现有的这个质量精良的计算器，那么我就可以立即乘下一班去纽约的飞机，到第八十六街那家商店，再补交三美元，买一个 HP—32E 型计算器。我可以发誓，此后无论需不需要补交钱，我都不再去更换了。无论比它大还是比它小，无论比它好多少，我都将心满意足地过日子，就象当初没有任何计算器的时候那样。

数　学

他们俩走进“使徒酒家”，因为大物理学家想喝一杯苦艾酒，而西拉基则想来一杯啤酒。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大物理学家还是喝苦艾酒，因为科学和心血来潮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西拉基这个老饕却是一见美食就不能离去了。

起初他心不在焉地吃了五个小油酥饼，后来又吃了一盘核桃奶油蛋糕。吃完蛋糕之后喝啤酒，喝酒时他忽然想，说不定厨房里有干烧鲤鱼，其实这只是一个怪念头。吃完鲤鱼后，可以说，他吃饱了。不料，他又要了一盆面条鱼汤、一盘熏肉配青豆，他说，这只是随意小吃而已。后来，他什么也不要了，他说，家里还等他回去吃晚饭呢。那么我们付钱吧，他这样对大物理学家说，因为母亲象一只钟一样准时，只要他晚五分钟回家，就会急得眼睛光盯住门铃。

西拉基把所吃所喝的一一说给侍者听。他能把五年来吃过的东西倒背如流。侍者算完账，把小条子往桌上一放说：

“十一元二十分。”

大物理学家正想掏钱付款，但手在半路上停住了。

“我不想冒犯您，”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不过我想只

有十一元十分。”

侍者立刻揉掉这张纸条，脸红了一阵，在另一张纸上重新算起来。不一会，他对大物理学家说：

“对不起,确实是十一元二十分。”

说着把这张纸条放到了桌上。

大物理学家对于这张纸当然不屑一顾。他要什么纸和笔?! 连太阳系、银河、宇宙星云在他脑中都一清二楚,然而正因为如此，他才非常谦逊地轻声说，他认为这位侍者先生加错了，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十一元十分，同时脸上又浮现出他惯常的亲切微笑，加了一句：

“请原谅我和您争论。我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侍者似乎僵住了。

“天哪！”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他怎么没想到这点呢？这张脸是全世界都熟悉的呀！他一面鞠躬，一面向身后的一张桌子退去。他的手不住地颤抖着，削尖铅笔，掏出一张大纸，象是参加书法比赛似的，把数字写得异常工整，排得整整齐齐，仔细加起来。再加一遍。加第三遍。汗流浃背。接着他直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进店堂后面，请来另一位侍者和酒家老板弗罗利希先生。他们拿来了大张带格的纸，分别演算这道加法，然后一起对答数，悄悄地说话。

“衷心尊敬的教授,”弗罗利希先生走向前去,“我惧怕向您说出压在心头的话。可是我们鲁钝之才，算出来的结果依然是十一元二十分。请不要误会是小店的吝啬。就小

店而言，如能有幸款待教授这样的世界名人，将是我们的莫大荣幸……然而我们的这位侍者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三十年，而且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认为，这十分钱涉及他的声誉问题。”

爱因斯坦教授理解地点点头。他微闭了一会眼睛，心算了一遍，从苦艾酒到熏肉配青豆，一无遗漏，然后叹了口气。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此刻我坐在这里和当年伽利略在教会法庭面前毫无二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科学不承认声誉问题，我——虽然没有孩子——和这位可敬的侍者先生一样，以自己的失误为耻……就是说，有必要弄清这个问题。”

弗罗利希先生表示赞同。

全店职工也持同一看法。

“也许问题在于……”大物理学家继续发挥着，“我们都被太多的数目字所困扰了，因此，对于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位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没有毕业，只勉强懂得加法的人？小问题只有靠小人物才能解决。”

真运气！店里正好有一个聋哑的量酒工人。他被叫来，坐下，从苦艾酒到熏肉配青豆，一笔一笔地排列清楚。聋哑工人哼哼唧唧，又叹气，又出汗。过了二十分钟，终于算出来了。他把结果交给了弗罗利希先生。

弗罗利希先生看了一眼计算的结果，一言不发地交给了第一位侍者，第一位侍者传给了第二位侍者，第二位侍者

也是什么也没有说，把纸放在大物理学家面前。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站起身来，数好钱，又给了一大笔小费，面带世界上最亲切的笑容说：

“先生们，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错了，上帝保佑你们。”

全店职工站成一行，深情地向这位近代物理学的开拓者致敬。两人走出酒店，到了街上，爱因斯坦此刻已不笑了，而是心情沉重地问西拉基：

“你怎么看这件事，我的朋友？”

“我得赶回家吃晚饭，”西拉基说，“但我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了。”

车 轱 辘 话

雪在他们脚下吱吱作响。

“ 斯泰菲很漂亮，’西拉基说；“ 真漂亮，天赋丽质，光彩照人。 ”

每迈一步，脚都提得很高，似乎脚下是个不熟悉的星球，他一拱一拱地象一只鸟在冰封的原野上觅食。远远看去，他象是能飞，只是不想飞而已。

“ 美倒是美，’西拉基神情恍惚地接着说；“ 可是在她身上似乎缺点什么。”

哈伊马希站住了。西拉基向他敞开心扉，说爱上了斯泰菲，已经有一年零七个月了，在这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西拉基多次坚定地表示过爱斯泰菲，然而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说更多的。就好象这件事里没有“ 为什么 ”，也没有“ 既然 ’和‘ 应该 ”。而现在，这一下子就象一股喷泉，从地下冒出来了。

他追问：

“ 你说什么？她缺点儿什么？”

“ 你没有发现 ？”

“ 我发现了，’哈伊马希说；“ 而且考虑过。可是我没有你那样了解她。那么，她缺点儿什么？ ”

“ 我告诉你，’西拉基说‘‘ 是心灵之火。”

西拉基站住了。他时时需要站住，因为他走路时把装满书本的公文包甩来甩去，有时便免不了挡住大腿。

他们继续踏雪前进，深深地陷入了思索。后来——这时他们已经走在拉科齐大街上了—— 哈伊马希请西拉基说得具体些。哈伊马希说，不妨想一想，想想斯泰菲匀称的身材、秀气的脸庞、热情的目光。他作为第三者，不想在这问题上施加影响，但事实总归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 你说的什么事实 ?’西拉基问‘‘ 你是说斯泰菲很漂亮这个事实吗 ?’

“ 我想说的就是这点，就是没有找到确切的词儿。 ”

哈伊马希实在拙于言辞。他感受到一点什么，而且自认为是对的，但总是说，不清楚。西拉基可不这样！想到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来。每一句话都能确切地表达清楚他所想的事情 ,如‘ 斯泰菲很漂亮 ’就是一例。

西拉基亢奋起来了，激动的心情使他的步伐随而加快，虽然公文包依然妨碍着他。但是—— 这时已经到了圣基拉伊街的拐角上—— 他忽然又沉思起来 ,他说 ,他有一句心里话 ,可千万不能外传。

“ 我将守口如瓶， ”哈伊马希保证说。“ 你想说的是什么？ ”

“ 我担心 ,’西拉基轻声说道‘‘ 斯泰菲虽然堪称尤物 ,却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有时我一见到她，便产生某种怀疑。我不清楚在美貌后面的是什么？或者美貌后面只是一片空

白？请把你的想法如实告诉我，好吗？”

“你会不会因此恨我？你不会感到似乎受了侮辱吗？”

西拉基表示，他不会。

“那么我就告诉你，我说的是心里话。斯泰菲没有心灵之火…… 至于我，现在悉听尊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但是西拉基暂时还没有把哈伊马希怎么样，这只公文包实在太碍事了。过了好半天，到了罗库什医院附近，西拉基才痛心地承认，哈伊马希说得对。

“当然，”他说，似乎想减轻这个论断的残酷性，“还应该补充一点。”

“补充什么？”哈伊马希好奇地问。

“就是她很漂亮。天赋丽质。也许这里有点主观成分。请如实说说你的看法，亲爱的朋友！”

“没有主观成分，”哈伊马希承认，“她身材修长，线条优美，脸色红润，举止娴雅，堪称无懈可击……可是有一点，恕我直言，在她身上似乎缺少某种东西。”

“心灵之火！”西拉基叹了口气，“我们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谢谢你的坦率。”

“光看这点未免失之偏颇，”哈伊马希安慰着痛苦的朋友，“因为斯泰菲有着明显的优点。”

“你是指她很漂亮？”西拉基问。

“我是指她很漂亮。”哈伊马希点点头。

又下起雪来了。西拉基把公文包夹在胳肢窝低下，哈

伊马希把大衣的毛皮领子翻了起来。他们的谈话看来短不了。

法 国 眼 光

“对不起,冒昧地在用餐的时候打扰你们……我想你们是土耳其人，对吗？”

“不,我们是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啊，真是太巧了。我也有一位匈牙利朋友，我们常在这家餐厅里下一盘棋……说不定你们认识。他叫扬·斯拉沃米尔·斯特哈奇。”

“可惜，我们不认识他。不过从名字来看，他不是匈牙利人。”

“那么匈牙利人生活在哪个国家？”

“在匈牙利。”

“首都是布加勒斯特的那个国家？”

“不,不。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佩斯。”

“对,当然 喔,打扰你们了,实在对不起。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两 位 专 家

在布达失守前两天，两位伯爵在泥泞的瓦尔福克街相见了。

“你带的是什么，安德烈仁兄？”穿着波兰式毛皮大衣、细羊皮软高统靴、头戴饰有羚羊蹄壳的软帽的这位问。

“我带的是我儿子泰迪的童子军刀。”穿着水獭大衣、头戴艾登式礼帽的那位答，“卡罗伊贤弟，你呢？”

“我带的是猎刀。”卡罗伊伯爵拔出芬兰猎刀。

他们围着死马走了一圈。远处传来三阵清脆的机枪射击声。五发，五发，再五发。他们在死马的头旁边站住了。

“混血基特兰种，”穿水獭大衣的说。他是本市有名的饲养赛马的财主。

“白蹄，”穿波兰式毛皮大衣的骑术高手指指长着白毛的马脚腕子。

“漂亮、结实的挽炮马，”穿水獭大衣的说。

“它的肉倒是很容易煮烂的，”穿波兰式毛皮大衣的说。

“但愿如此，”穿水獭大衣的说。

“肯定无疑，安德烈仁兄。这匹基特兰充其量不过五岁口。”

“何以见得，卡罗伊贤弟？”

穿波兰式毛皮大衣的用刀尖在马的牙齿上象弹钢琴似的划了一道。

“实际情况是，一匹马如果连一颗乳牙也没有了，那么它就不会小于四岁或四岁半。另一方面，如果牙冠都没有磨平，那它肯定不到六岁。”卡罗伊伯爵这样解释给安德烈伯爵听，接着叹气道：

“应该找到腰里脊才好,安德烈仁兄。”

“我也这样想,卡罗伊贤弟。”

“外面酥。”

“里面嫩。”

“天知道,”穿波兰式大衣的说,他们又围着死马走了一圈,“这腰里脊在哪里?”

从这里数过去的第三间屋子中了一发迫击炮弹，沙石和碎玻璃散落的声音持续了好久。他们毫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地围着这匹死马转圈。最后，穿水獭皮大衣的站住了，用猎刀刺着马的胯部。

“这里,”他以肯定的语气说。

“如果从这里下刀,”他解释道,“那么从肋骨往上,在脊椎以下几指就应该是腰里脊。”

“精辟之至。你是从何处知道的,安德烈仁兄?”穿波兰式大衣的不胜钦佩地问。

“在法国狩猎时我曾经多次解剖过鹿。”穿水獭大衣的轻松地回答。

“那么,请吧,安德烈仁兄。”

“请!卡罗伊贤弟。”

“智者先,兄长请。”

“少壮者当仁不让,不必过谦。”

“愚弟岂敢僭越。”

在推让一阵之后，二人商定，卡罗伊伯爵自腰部脊椎向下，安德烈伯爵从胯部向上，一起动手。他们互相钢了钢刀。

“那么,开始吧,安德烈仁兄,”卡罗伊伯爵兴冲冲地说。

“妙哉,卡罗伊贤弟,”安德烈伯爵兴奋地说。

他们扑向死马。

安德烈伯爵时年五旬，卡罗伊伯爵年方四十岁。此举是二人有生以来第一个有用处的行动，而且——出于命运的特殊恩典——正好用上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伟大的时代即将来到。

煤

星期三。

这天三楼五号的韦尔麦什先生从地下室往家里搬煤。

公寓管理员基拉伊先生也搬煤。

时间是统一规定的，因为整个公寓只剩下两个柳条煤筐。韦尔麦什和基拉伊两家被分配在星期三下午搬运整个星期的用煤。

他们默默地铲着煤，喘着气把筐朝楼梯搬去。战争结束已经有一年半了，可是楼梯破败如故。每逢断级，就得气喘吁吁而艰难地找好平衡才能继续走。他们谁也不帮谁，也不互相招呼。仇恨达到顶端时表现为无声。

韦尔麦什先生战前开一家乐器店，在全市推行分期付款购买乐器的办法。“让钢琴进入每个家庭”这个口号就是他发明的。当年韦尔麦什先生可以算得上是这个公寓里的首富，可是他就是不乐意给小费，他总是设法赶在晚上关大门前回家。

基拉伊先生对此耿耿于怀，因此在战火方酣时告发了韦尔麦什先生。应该说，他没有制造伪证诬告韦尔麦什先生是犹太人，而是检举韦尔麦什藏匿了十五公斤猪油。

基拉伊先生因为告发有功，领了一公斤半猪油的奖，可

是韦尔麦什家除了这十五公斤猪油外，连地毯和首饰也被当局抄走了，幸而韦尔麦什太太机智过人，应对得体，全家总算没有身陷囹圄。

战争刚结束，韦尔麦什先生告发了告发者。基拉伊先生因此在拘留营蹲了八个月，在那里得了胡毒（学名：脓疱疮),落得满脸坑洼,看上去有点吓人,如今晚上有人叫门都是他妻子去开了。

当年号称乐器大王的韦尔麦什先生现在上门给人家的钢琴调音，过着清寒然而是平静的生活，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告发的东西了。基拉伊所能报复的仅仅是经常不给韦尔麦什家倒净脏土箱以及见面不理睬而已。

韦尔麦什先生也不理睬他。此刻基拉伊搬着沉重的煤筐跌跌撞撞地从地下室走上来。基拉伊先生有三节脊椎患骨质增生，他不是喘气而是呻吟。他不用爬楼，可是得把煤搬到院子的另一边。

这是第四个来回了。第四筐煤比第一筐好象重了四倍。韦尔麦什的气力实在难以为继，只得把煤放在楼梯上坐着喘气，看着基拉伊先生毫无希望地试图把那筐煤扛在肩上。

韦尔麦什先生感到，时至今日，一切已经都无所谓了，便开口道：

“哼,基拉伊先生,”他嘟囔着说,“现在看见了吧?”

“看见什么了,请问?”

“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我看到了，”公寓管理员想了想说，“可是这是您干的好事。”

“您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希望这样。”

“那么是谁希望这样？”管理员问。

“谁？”韦尔麦什先生想了半天说，“也许谁也不希望这样。”

他们又歇了一会，接着又扛起筐子搬煤。

品 德 考 验

我在大水井附近下车，那里离工厂的大门只有百十来步远了。工厂位于群峦之中，山上到处是葡萄和树木，不少地方已被砍伐干净，架上了高压线。

在山区，工厂大门和土豆地一样，都是让狗看守的。一看见我，狗就从传达室的小屋里一跃而出，怒气冲冲地向我飞奔而来，狺狺吠叫着，满嘴白沫，露出尖利的牙。跑到半路,它停住了,歪着头观察着,考虑咬我的什么地方。

我是挨过狗咬的，咬我的是我朋友的一条纯种狗。看见这条狗向我扑来，我站住了；我在想，一条这样不起眼的狗会怎样咬人。这是一条小小的杂种哈巴狗，不同于那种残忍、凶狠、喜欢突然进攻和追袭的大狗。然而我还是后退了。

我坐上汽车。当我再下车时，这狗又来了，它朝我摇尾巴，双膝跪着，以景仰不已的神情望着我。它看到，我是乘小卧车来的。狗伸直脖子，要我挠痒。

我挠着它的耳朵。

“卑鄙的势利之徒。”我心中想。

“卑鄙的势利之徒。”狗想。

老人和汽车

要说的这件事大概不是真的。但不光是真事才值得我们去注意；去听听人们是怎样叙说一件不是真的事，也是挺有趣的。

如果在五年以前，我们听到的故事会是这样：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赤脚行走在巴拉顿湖附近的公路上。他忽然招起手来，原来过来了一辆很大很大的汽车。汽车停了，司机打开车门：

“您为什么招手,同志？”司机问。

“你们到哪里去？”

“去布达佩斯,同志。”

“可以带上我吗？”老人问。

“车上没有地方,同志！”司机回答道。

关上门，车开走了。

眼下，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波光粼粼的湖畔，相互叙说着有趣的故事。人们是这样说这件事的：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赤脚行走在巴拉顿湖附近的公路上，忽然开过来一辆很大很大的汽车。车停了，司机开门问：

“您去布达佩斯吗,老头？”

“ 是的 ,是去那里。’老人说。

“ 那就上车吧 ,老头 ,我们带您走。’司机热情地说。

老人走了过来，把头伸进汽车看看，然后问:

“ 车上有没有收音机 ?”

两个故事都很动人，但一个也不是真的。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公路上行走。开过来一辆很大很大的汽车，但老人没有想到招手，司机也没有想到要停。

五 十 年 代

“爸爸,你信不信我知道世界上最美的名字?”

“是哪个名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谁告诉你的?”

“是老师说的。怎么,不美吗?”

“不,很美。”

“瞧,你也这么想。那我可以去做弥撒了吗?”

“可以。”

“再见,爸爸。”

“再见。”

家

小姑娘当时还只有四岁。过去的事好象都忘了。母亲为了加深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印象，特意把她领到铁丝网旁边，指着远处的火车说：

“孩子,我们就要乘着它离开这里了,你高兴吗?”

“那么以后呢?”

“以后我们就回家了。”

“家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前住过的地方。”

“那里有什么?”

“你还记得绒做的小狗熊吗？说不定你的玩具都还在呢。”

“妈妈,”孩子问,“家里也有看守吗?”

“那里没有看守。”

“那么,”孩子问,“我们可以从那里逃走吗?”

何谓艺术？

莫里哀的剧本一般都以请来证人和文书制订婚约或口授遗嘱而结束。

正因为托了这个福，O.F在试排中就在舞台上占据了固定的位置。当一些主要演员还只能在象征性的道具中走来走去的时候，那张在莫里哀剧中多次用过的文书案子已经给他放好了。小桌子虽然被病床遮了一半，不过纸和墨水瓶却是放得好好的，墨水瓶旁边还有两支鹅毛笔。

“费里凯，劳驾，回头可别折腾！”导演对O.F说。

“你说什么？”他问。

O.F在剧院已经度过二十六个春秋了。去年是“逢五”的周年，剧院领导给他发了一张纪念奖状、一瓶香槟酒和一封贺信。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舞台生涯中，他的最大业绩是当过几次只说一两句话的小龙套。由于不甘寂寞，他总是在演出中试图给剧本增添点东西，可是他的努力无一不以碰壁而告终。

这次他记住了导演提醒他的话，在小桌旁边坐下，谦逊地、不声不响地记录着垂死老人的遗嘱。

但是在第六次排练时他打起喷嚏来了，而且还伴有咳嗽。他放下笔，掏出一条巨大的红格子手帕，大声地擤起鼻

子来。他想，这点情节总是可以加进去的。

可是当他擤到第三下时，导演就注意到了。

“ 你感冒了 ?”导演问。

“ 也许，”他说，“ 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冻着了。”

他两夜没有睡着，深悔自己在象擤鼻子这类表面手法上动脑筋，他觉得应该从内心来塑造这个文书。

皇天不负有心人。

第三天，他把小桌子往台中央推了推，不过还是被床帘遮住半张脸。他从自己的位置上向垂死的老人始而投以讥讽的、继而是鄙视的、最后则是仇恨的目光。在两个不眠之夜里他悟出来的是：这个文书从小被躺在床上的那位父亲遗弃他乡，是孤苦伶仃地独自成长起来的，因此他总是妒忌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今天他是第一次面对即将咽气的父亲，但这个没心肝的人连在遗嘱里还不承认这个儿子。

他记录不下去了，不断地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

扮演咽气老人的那个演员烦躁起来。

“ 你老瞪我干吗 ?”

导演也过来了。

“ 你又折腾啦，费里凯 ?!”

“ 我只是对这个坏父亲作出反应，” 他深感委屈地解释。

“ 人家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导演向他吼道，“ 你什么反应也用不着做。 ”

他咽了口唾沫，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继续写起来。一

连几天，脑子都是空白。后来，有东西在脑子里开始出现，最后,这东西成形了。

起初他只是木然坐着，记下病人口授的话。可是他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对这种动作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老式鹅毛笔书写不畅是常事。他甩了甩笔，然后放进嘴里，把它舔干净，可是纸上还是留下了墨渍。他恼火地摇摇头，拿过第二支笔，可是那支也不顺手。坐在观众席里的那几个行家都兴趣十足地看他怎样对付鹅毛笔。后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削了削笔，正想拿起来试一试的时候，咽了气的父亲坐起来了。

排练中断。尖刻、无情和粗暴的指责声四起。唉，让我们忘了这充满屈辱的时刻吧！

O.F 消沉了，一连几天，他象一架机器一样只是呆板地记录。但他只能憋到公演那天。就在开幕前几分钟，在化妆室里，他脑子里闪耀着对角色完全崭新的理解。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大胆，但谁也无法指责。他要一块黑绸，哪怕一块黑纱也行。

在首场演出中这位文书臂缠黑纱登上舞台。文书是穿黑衣服的，所以袖子上的黑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他沉着的表情中没有人看得出来他刚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慰藉——爱女珍妮。他坐下来，写着，但在他心中，痛楚象海浪一样汹涌澎湃，因为垂死的老人唤醒了他对已故女儿的记忆。这位父亲弥留之际的痛苦使他差一点就要放声大哭。然而他以铁的意志控制住了自己。谁也没有看出他的

这场内心搏斗。

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评论家纷纷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分析。可是以这些人的才气只能论及那些表面的、易于讨好的角色。对于文书一角居然只字未提。他挥挥手。这些人根本不懂何谓艺术！鲜为人知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这样做值得吗？值得，他想。

洗衣女工之梦

巴利什科·亚诺什一下班就乘上电车前往市中心。四个月以前报上刊登消息，说是不久将有一批小型洗衣机投放市场。从那天以来，巴利什科就一直等待着。他把一百福林面值的钞票一张张插在大头针上攒起来，然后包好塞在女人们看不到的角落里。下车后到家用电器商店的最后一百米，他是跑着去的，生怕就在这胜利在望的几分钟里被别人把洗衣机买走。巴利什科多年来的心愿是实现家务劳动机械化。

他把白搪瓷的洗衣机装上出租汽车，带回了拉约什国王街的家里。

洗衣机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巴利什科一个月的工资。他们夫妻二人都工作，虽说并不富裕，由于没有孩子，在用钱上倒也并不锱铢必较。不过当岳母谢维特妮问到价钱时，不知怎的，巴利什科只敢说，洗衣机值半个月的工资。

幸好母女两人都没有嫌贵。机器刚到家，她们如获至宝，激动之余，几乎说不出话来，连手指也不敢去碰一下。直到巴利什科对机器的各部分的性能逐一作了解释，并且打开盖子让她们看看内部结构时，谢维特妮疑惑地提出了问题：

“匈牙利货？”

“匈牙利货，”巴利什科回答。

“去它的！”谢维特妮说。

“为什么去它的，妈妈？”

“那肯定是你又上当买贵了。”

“只要东西好，就不能叫贵，妈妈，”巴利什科发表看法。

“东西好不好，谁也不知道。上次买的那个捣咖啡豆的机器不是很快就烧坏了？”

咖啡豆粉碎机确实寿命很短，但这次洗衣机没有出毛病。它嗡嗡地响着，敏捷地工作着，甚至象在做游戏似的，如清风拂面、小溪流水般地轻松和自在。巴利什科全家兴奋地洗开了。他们狂热地洗着，象是着了魔似的，停不下来。当天晚饭吃的是中午的剩菜，不但是站着吃凉的，而且还是急急忙忙地吃。

机器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用过的床单、枕套一无遗漏。九点半，巴利什科和妻子睡觉去了，因为他俩清早六点就得起床。谢维特妮说，她到阁楼上去晾衣服。

晾完衣服回来，老太太看着洗衣机，觉得自己心情非常好，精神特别足，一点也不想睡。她拖过一把椅子，高兴地端详着这位新朋友。后来她在衣柜角落里找到一堆要补的以及准备用来作补丁的旧衣服，这些很快就洗完了。下一批是厨房里和其他屋子里的各种用途的抹布，也很快就洗完了。于是她去敲邻居霍夫曼家的门。霍夫曼家有三个孩

子，脏衣服不少，老太太都要过来了。洗完这些物件的时候是十二点一刻。

此刻拉约什国王街的居民都入睡了，只有洗衣机毫无倦意，谢维特妮同样毫无倦意。她把梯子拉进屋里，靠在墙上，拖着胖胖的身体爬到顶上，颤巍巍地把窗帘摘下来，喂了洗衣机。但是到午夜一点一刻，这事也干完了。现在在屋里连一小块脏布也没有了。她走到楼下叫醒了巴沙·盖扎。

巴沙·盖扎是单身汉，上中班，睡得糊里糊涂。好半天才弄清楚老太太的来意，于是找出两抱脏衣物交给她。等谢维特妮把这批东西也解决了，这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色。她和衣倒在床上，连鞋也不脱，身上还系着潮湿的围裙。头发上挂着热气凝成的水珠。

然而还没来得及盖上毯子，谢维特妮又洗了起来。她洗净了女婿的风衣，奇怪的是刚才怎么把这件漏掉了。接着——花了好大工夫才想起来——洗净了去年秋天她关节炎发作躺在科尔托伊·安娜医院时六个星期积压下来的大堆大堆的衣服。后来她又想起那条针勾的线裤也早该洗了，最后一次穿这条裤子的时候她们还住在费里·奥斯卡路上一家别墅的地下室里，她摔了一跤，后来流产了。这条线裤也洗干净了。后来老太太把夭折的女儿尤莉什卡的内衣扔进了洗衣机，接着洗的是在皮亚韦①大桥畔英勇死去

①意大利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联军曾大败于此。

的丈夫的衬衣和内裤。谢维特妮还记得韦拉瓦太太对她说的话："我倒是不在乎，不过上次熨衣服的时候少了七条麻纱手绢。"这七条手绢现在也洗了。谢维特妮现在看也不看她在洗什么，她只是把过去的年月、把迷漫着水蒸汽的地下室、把溅满泥浆的水泥地、把清水煮的白菜，一一扔进洗衣机。她把手上因浸泡过度无法治愈的红皮肤、把那每当疲劳就从脚向膝盖蔓延的可恶的寒气，一并塞进机器。她把多少年来她应该泡湿、搓净、清洗和晾晒的成筐、成堆、成山的脏衣服，一一送进机器。

她的女儿和女婿六点钟起来了。谢维特妮张着嘴、喘着气在睡觉。她几乎是贪婪地在抓紧时间睡觉，象是生怕好梦从眼前消逝。他们给老太太盖上一条被子，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今天早晨家里连一滴牛奶也没有。

身 不 由 己

科普·卢卡奇的妻子患流行性感冒已经卧床两天了。第三天中午，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一位叫切泰妮，也许叫切凯妮的人给他打电话。这人说自己是科普家旁边那家舞蹈学校看衣帽的。她说，科普的妻子好一些了，可是依然发烧，所以没法亲自打电话，要她转告科普，下班后买一千克面包，二百克香肠，别的东西家里都有。

这个托付使卢卡奇感到一阵兴奋。他的妻子尤特卡从来不叫他做这种事。尤特卡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采购，烹饪，浆洗，打扫，照顾两个孩子，还要服侍卢卡奇年老多病的母亲。每当卢卡奇感动之余提出要帮一把的时候，总是被她婉言拒绝了。

这样，多年没有采购过东西的卢卡奇愉快地计划起来了。那天正好发半个月工资，他决定不买香肠而买火腿，不买普通面包而是买精制的小圆面包或夹果仁的点心面包或者别的高级主食。他走到计划处问一个朋友。

“你说，”他打听说，“哪里卖火腿？”

朋友不解地望着他。

“差不多每个食品店都有。譬如这里转弯角上那家就常有。”

“ 仅仅是常有？，卢卡奇问。他不无心事地回到自己的保险处。

买火腿既然这么不容易，那么在机关附近的小街道上去寻找也许更费时间。还不如直接到市中心去买，从那里中途换一次车就可以到家了。由于不知道商店何时关门，他以尤特卡有病为由，早退了一小时。

卢卡奇在圣芳济教堂附近下车。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食品店。一见这神气的、明亮的大商店，他的心里升起了节日般的崇高情感，就象一个人踏进灯光璀璨的大教堂一样。

这里肯定有火腿，他满意地想。在柜台前排队的时候，他不但看到了一盘淡玫瑰色的火腿，而且还在火腿旁边另一个盘子里发现了切得和火腿一样薄的沙拉米香肠。他决定，火腿和沙拉米香肠各买一百克，售货员客气地把两包东西递到他手里。

“ 您不想再要点什么吗 ?”售货员接着问。

“ 我什么也不想要了， ” 卢卡奇答，然而他瞥了一眼货架;“ 那是什么 ?”

“ 香肠膏，”售货员回答。

卢卡奇一听到这个答复，不知怎么搞的，满嘴都是唾液。特别是这香肠膏是装在管里的，和牙膏一样。而用管儿包装的食品卢卡奇从来也没有尝过。

“ 我要一管。 ”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 我们还有挺好的象牙干酪 ” 售货员说。

这句话正中卢卡奇下怀。他爱干酪如命，尤其把象牙

干酪看成命根子。尤特卡是知道这点的，可是好象家里已经多年没吃干酪了。这点他从来也没有提起过；他以为根本不卖象牙干酪了。可是这儿，眼看这磨盘大小对半切开的干酪,他不由得感到一阵冲动,便说：

“我要二百五十克。”

售货员切下干酪，称好分量。其间卢卡奇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一丝悔恨占领了由于怒气消失而腾出来的地方。他想，既然给自己买了这么一大块干酪，那么给尤特卡也得买点东西。

“有什么鱼？”

在售货员的建议下，他买了两盒挪威沙丁鱼罐头和两片冻鲈鱼。这时他感到头晕，不是那种贫血或乘船时的晕眩，而是当自己陷进深深的爱情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或当接连喝下两杯葡萄酒以后出现的那种快感。当售货员——已经全然有把握地——举着一个椭圆形的蘑菇鹅肝酱时，卢卡奇只有点头的份儿，发不出声音了。

他接过交款单，向收款处走去，快到的时候，看见另一个柜台上陈列着橙子。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蹒跚地向女售货员走去。

科普家严格地量入为出，每个福林都有各自的用处，就象统计表上的每一个数字一样。他们的食谱是单调的，但是在尤特卡管理下，月底的饭菜和刚发薪的那几天比起来，也只有些微的差别。卢卡奇此刻捏在手里的交款单上的数目和每天平均伙食开支是个什么关系,不用数学家演算,也

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时候的卢卡奇已经失去控制了。他皮肤发痒，浑身奔腾着热流。他已经不想尤特卡，一切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眼睛发亮，轻松地踏着，脑子里冒出来恰尔达什舞曲的旋律。

“我还要柠檬，”当女售货员称好橙子后，他说。

“那是什么，可爱的小姐？”他又转身问女售货员，“是不是无花果？”

买了无花果，又买了葡萄干。买了速冻桃，又买了草莓汁。他陶醉了。大声哼着歌曲，等着售货员过秤、包裹、计算。然后他又买了葱头和一把暖房里长的小萝卜。他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买下来。他踩着舞步飘到收款处，友好地朝穿着白大褂、花白头发的出纳挤挤眼。卢卡奇满载而归，扔掉了预售的电车票，雇了出租汽车回家。

他把战利品卸在厨房，已经不哼歌曲了。

“你没有忘记香肠吧，亲爱的？”妻子问。

尤特卡走进厨房，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她瞪着眼看着丈夫。

“你怎么啦，亲爱的？”她惊恐地问。

“我头晕，”卢卡奇说。

尤特卡再也没有说话。给他铺好床，扶他躺下，在脑门上敷上湿毛巾，还喂他服了两片阿斯匹林，因为尤特卡记得，当卢卡奇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每逢喝醉，总是这么做的。

卢卡奇昏昏睡去。第二天上班时眼圈发黑，头痛如裂。

大家都以为他胡闹去了，他自己的感觉也象是好久以来第一次痛痛快快地娱乐了一通似的。

新　住　户

“你原来是这种人！我真后悔嫁给了你。”

邻居——好象姓罗曼或者雷维斯——搬来还不到一星期，使我感到幸运的是：这家没有孩子，没有吸尘器，也没有地板打蜡机，甚至连门上也没有钉姓名牌。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

“亏你说得出口！人家说你曾经和德国军官打得火热。”

他们平日傍晚六点左右到家，今天也是这时候。他们一进屋子就打开电视。我的厨房和他们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我用慢火炖着土豆泥。

“谁都知道，箭十字党①头目在我的门上用粉笔画过三个十字！”

我慢慢地搅着土豆泥。

帮我照料家务的贝尔塔大娘一星期来两次，给我做出三天的饭。每次临走都要象对待小孩子似的仔细交待一遍：冻肉做好了，作家先生，您这么拿来吃就行；酸菜在这里，也不用做什么；就是这个土豆泥，吃时得加热……请作

①箭十字党，匈牙利解放前的法西斯政党。

家先生说一遍给我听，要不然您全都会忘了。贝尔塔大娘，别担心，我不会忘的。热土豆得用慢火。对，用慢火，贝尔塔大娘。别忘了，一面热，一面搅。我会搅的。用什么搅？用勺。什么勺？木勺。用慢火，作家先生。用慢火，贝尔塔大娘，谢谢您。上帝保佑您。

“你撒了二十年谎！”

“小心,要是把弦绷得太紧,你自己会后悔的。”

这种反法西斯爱情片看看也许不错，不过在隔壁的厨房里听起来却象在吵架。可惜，没法把土豆泥放在这里不管。要搅,越热,冒的泡越多,就越好吃。

“你用不着在这里充英雄好汉！你自己清楚你的教女是谁告发的!”

“好吧,我洗耳恭听。”

土豆泥马上就要得了，它现在不仅是冒泡，都可以说是在放炮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拿出证据来。”

“纯属耸人听闻。”

“那么,请看……”

隔壁有东西哐啷哐啷地响了几声，象是在拉抽屉。接着是跺脚、搏斗、呻吟。一个女人的惨叫声，显然是那个德国军官情妇的声音：

“救命!他要杀人啦！”

一声枪响。身体倒地之声。再一枪，接着是一片沉寂。土豆泥得了。

我的邻居一直没有在门上钉姓名牌。第二天，第三天，凡是找他们的人都错按了我的门铃。警察、法医、记者、摄影师…… 原来他们并没有电视机。那个男的—— 既不姓罗曼，也不姓雷维斯，而是姓罗瑙伊——因故从轻发落，只判了八年徒刑。

眼下隔壁很安静。

在化妆室里

“他们大家好，”男高音演员用拼凑起来的匈牙利词汇说话，“他们很好，他们特别好。他们带来好多话问大家好，他们带来好多吻。”

“感谢上帝，”爷爷说。

“感谢上帝，”奶奶说，“安努什卡她好吗？她是不是瘦了？”

“她不特别瘦，也不特别胖，”男高音演员说，“她正好。”

“她身体好吗？”奶奶问。

“她身体好，”男高音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她有点头痛。因为从热那亚到米兰要一年，啊，我想，那是，叫做一夜吧？”

“我可怜的孩子！”爷爷轻轻地叹口气说，“应该叫做一夜。”

“不叫一年？”

“不，”爷爷说，“年和夜完全是两回事。”

“你别在这里教艺术家先生，”奶奶说，“那我的小星星怎么样？您看见他了？”

“看见了，而且特别仔细地看见了。”男高音回答道。这时女化妆师递过来一条花边硬领。“娘儿们把小娃娃放在

我桌上。她打开包,要我拧拧娃娃的肉。”

“那您拧了?”

“特别地拧了。”男高音说。

“您拧他哪儿了?”奶奶问。

“大腿。”

“别的地方呢?”奶奶问。

“还有小胳臂。”

“还有呢?”奶奶问。

“小小的屁股。”

“我的上帝,”奶奶叹了口气,眼睛看着远处。

爷爷轻声地咳嗽着，看着地板。化妆师给男高音系上宝剑，腰里别了两把手枪。

“那后来呢?”奶奶问。

男高音想了一会儿。

“后来亲爱的娘儿们把小娃娃包起来了，回到热那亚去了。我应该说娘儿们还是说姑娘？”

“应该说姑娘。”爷爷说。

“不是娘儿们?”男高音问。

“不,那不是这个意思。”爷爷说。

“你别在这里教艺术家先生,”奶奶提醒爷爷说,“你最好谢谢艺术家先生对我们这么客气。”

“我一直把自己当匈牙利人,”男高音说,“可惜匈牙利话忘了很多。”

“您的匈牙利话说得很好,”奶奶说,“请您告诉我,我的

小星星长得怎么样？’

男高音思索着。女化妆师端着发套站在旁边等着。奶奶也在等，爷爷也在等。男高音仍在思索。

“很漂亮，’他最后说。

“眼睛是什么颜色？’

“也很漂亮，’男高音说。

“头发是什么颜色？’

“也很漂亮，’男高音说。

“那么小脸蛋呢？’

“也很漂亮，’男高音说；“都很漂亮。”

“我的上帝，’奶奶叹了口气,眼睛看着远方。

铃声响了。男高音把金黄色的发套按在头上，向客人告别，快步走出化妆室，腰间的宝剑、靴子上的马刺不断作响。奶奶也跟了出去，好象还想问什么，但后来还是回到老伴身边。爷爷看着地板，咳嗽着。

广播喇叭在说什么？

更衣室的四壁从上到下密密地排着小小的存衣柜。所有的柜子都用同一把钥匙。管理员拿着钥匙走来走去；看见有人换好游泳衣，就把柜子锁好，有人想换衣服，就把柜子打开。他在这些柜子中间走来走去，已经有三十五个年头了，闭着眼睛也能找到任何一个柜子。

客人不多的时候，他就坐着休息，听着广播喇叭播送的节目。也有的时候来到的和想走的客人挤到了一块儿，他把这叫做“高峰”。一到这时，他就忙碌起来。除去这样的高峰，在游泳池里管理柜子不会发生什么惊人的事，这是个简单的、舒服的却又是不见得谁都能干得了的行当。

“又一个高峰过去了，”他说。

“我注意到了，舒勒先生，可以说您没有让谁在等。”

“这里也有窍门。这里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管理员，他们要是碰上这个乱劲早就没辙了。”

“您是说，光凭经验还不行？”

“有些时候是不行。我认为，看好柜子要有一点能力。”

“这点您自己最清楚了，舒勒先生。”

“我甚至还可以说，光凭能力也不够。要在最挤的高潮中能招架得住，需要一点特殊的天分。”

“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天分，舒勒先生？”

“沉着的神态,洪亮的嗓音,有力的、坚决的指挥能力,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很少有机会要这样做。”

“我想,舒勒先生,您有过这样的机会。”

“只有过一次。那次高峰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在这里，客人们恐怕都要挤坏了。”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是那次喇叭里广播宣战的消息。那天太阳特别好，游泳池里挤得游不开。”

更衣室的窗户射进灿烂的阳光。今天也是个好天气，游泳池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广播喇叭也在广播新闻。

舒勒先生走到窗口，侧耳听着。我疑惑地望着他。

“没事,”他挥挥手,“在什么孟加拉。”

行 业 尖 子

姓名：埃派连希。

国籍：匈牙利。

职业：有专业修养的装病者。

您笑了？您笑得太早了！我承认，装病是每个人都会的，每个人都会的事谈不上叫做专业修养，这不错。可是我和那种临时客串病人的票友不同，他们只会装头痛、感冒，至多达到胆痉挛的水平，实在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哪能与我的上乘学识同日而语？我是奉天承运的装病者，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就象—— 比方说—— 青年莫扎特生来就是个音乐家一样。

我的上代？父亲和母亲都患有疑难病症，并且遗传给了我，因此我的条件（我认为应该叫做天赋）注定了我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然而，要想有所作为，单靠条件（也许应该叫做天赋）是远远不够的。您可以看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几个疑难病症患者混得不错？百里挑一！谁想站得住，他必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来学习业务。

什么时候？学什么？小学和中学我经常去上课，成绩很好。

是不是有意识的？不错，是有意识的。一个人想有所

作为，大展鸿图，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可不行。而我是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有所作为的。在中学毕业前夕，发给我们一张表（也和您这个社会调查表差不多），填三个愿意从事的职业,我写的是：

1. 装病者
2. 装病者
3. 装病者

起步？和别人一样，一种使命感。当拿到中学文凭，我立即前往一个神气的大工厂报名，录取后被分配到水压二车间。天哪，真是光阴似箭。荏苒三十四年，我还没有去过这车间，不过据说它的设备已经更新好几代了。其实我是很想和那里的人认识认识，了解了解他们的。有几次我都决定要这样做了，可是总是因故未能如愿以偿，请注明：这个职业的唯一缺点是时间太紧张。

为什么会感到时间太紧张？很多人都认为—— 多么幼稚！——只要了解《劳动法》和与此有关的规定以及法院的裁决就够了。不错，那些东西是需要了解的，但那些东西只是这个行业的皮毛，想要混出名堂，干得得心应手，光凭那些可不行。在这个行业中谁不想被碾得粉碎，他就得了解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我没有这个奢望，能使自己从解剖到诊断、从诊断到治疗这些方面与疾病有关的知识，做到和科学的发展齐头并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怎么想到干这行业的？很运气，接到劳动本子①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二。（我们这个神气的大工厂星期二和

星期五厂医看病。)这样,我的腿没有迈向水压二车间,而是径直进了厂里的诊疗所。我只说了些关节方面的病。离开那里后——口袋里装着治疗关节炎的住院证明——前往布达佩斯医科大学图书馆（于洛伊大街二十八号）。关于这家图书馆，我能说的只是：科学研究人员的天堂！在那里有装病所需要的一切专业书籍和世界五大洲的杂志。

关于对医学科学的看法吗？我认为——比如和化学相比较——它是非常不稳定的。我的经验是：没有最终的诊断，也没有无可争议的治疗。（这对于一个外行来说是灾难，对于一个有素养和勤奋的装病者来说却是福音。）您要我举个例子？俯拾皆是。斯德金氏病的各种症状（晕眩、呕吐、口渴）用瑞士制的肾盂肾注射液可以进行有效治疗。我的基本原则是：不光要向医生诉说病情，有的时候应该向他们提供一点其他东西。好比我装这病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下床行走，也不渴，这当然使每个人都很高兴。这固然不错！可是我还知道在治疗这种病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肾功能障碍现象。这现象在我身上果然出现了（腰痛、尿感），对此，医生们当然更是高兴，因为他们喜欢一些冷门的东西。就这样，我作为医院宠爱的病人，得到十一个月的病假，仅仅因为我精心地选择了一个合适的病症。

您还要我举个例子吗？考虑到您是个门外汉，不必向您详细介绍可供我选择的各类疾病的医学部分，因为您反

①记载职工专业能力、劳动关系和工龄等基本情况的小本子，由使用单位填写。

正弄不明白。只要告诉您我从来也没有干过活这一情况就够了，因为我严格地遵循我前面提到的基本原则。您知道那些低水平的装病者是怎么失败的吗？告诉您，他们总是唠唠叨叨地、没完没了地诉说自己有病，其实这些话是谁也不爱听的。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下，病在一定时期以后是需要治好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为卫生事业作出一些贡献,那么医生——如果来了新病人——会对我们麻木不仁，哼哼哈哈地糊弄我们，甚至——很可能！— 彻底地把我们打发走，那么我们就得上班去了，但我从来也没有落到这个下场，不但如此，在我的人生哲学指导下，我达到了世界装病史从未有过的高度。

我的未来吗？您瞧这！前年当我步入五十岁时，我得考虑一个进程缓慢同时又难于医治的病，为的是能拖到退休。哮喘？眼球突出症？好象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不行！于是我又钻进图书馆，经过认真研究，我决定得个密路利蒂氏综合症。它的症状是风痛、前胸出现红疹、尿酸猛增。

您说不可能？对于一个优秀的装病者来说，不存在不可能这个概念。装风痛只能算是小游戏。红疹——以我坚强的意志——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显示出来。那个尿酸？对了，这是个拦路虎，不好办。

可是，感谢上帝，感谢图书馆！我以钢铁的意志、坚韧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在一期布满尘埃的巴塞尔医院公报里找到一段当时认为是异常现象的话，就是当病人——好比说不慎和盐弄混了— 服了尿素，就排出过量

的尿酸来。您对服用的量感兴趣？只消刀尖那么多的尿素，一天三次，保证出现上面提到的症状。请看，万事皆备！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西尔瓦希大夫和列勃马耶尔教授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他们给过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用许多进口药在我身上进行试验，给我做泥疗，规定长期卧床，开低油脂、低蛋白的医疗饮食，不消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效果。一年之后，我五十周岁生日那天，当我发现他们开始失去耐心，我也对无休止的麦片和土豆泥感到厌倦的时候，便打发一个病友到附近的小饭店，买来猪蹄大豆汤、烤鸭、两种煎饼……

您问得好。一个医院没有秘密。教授第二天把我痛骂一顿，并且威胁要把我撵出去，但一当发现我的尿酸少了，于是他们便着忙了，跑来跑去，商量，会诊！当着七个医生和二十二个实习生的面要我吃一盆骨髓汤，紧张地等着看有什么效果。您当然会猜到，我的尿酸并没有高起来，因此我的病是“对抗现象”。医生们对此是非常兴奋的。

后来吗？我一直生活得很舒服。专家们写了不少关于我的论文，在外国学术会议上报告我的情况，在医学界我算小有名气了。“埃派连希综合症”使列勃马耶尔教授大出风头，我当然备受保护。他们怎么会放弃我呢。只要世上能弄得到的好东西，只要我欢迎，都行。对，您猜对了，我爱吃肥肉。

您问我幸福吗？幸福，也不幸福。固然——经过不断努力——关于前途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一想到水压

二车间，心里便不由得难过起来。那些年轻人哪！我没有一小时空闲的时间，总是要准备着，有什么办法呢，命里注定啊！而他们一天干完八小时就没事了。每当夜晚，我常想，车间里灯火通明，轰隆作响，蓝色的灯光射进黑暗的夜空，我应该站在他们面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喔，对不起，这和您的调查没有关系！

不良嗜好：无

家庭情况：妻子，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

我的愿望吗？唯一的愿望是：两个儿子比他们的父亲活干得更少些，成就更大些。

人们向往温暖

上午的查病房结束了，格罗大夫正往外走的时候发现一个病人正在向他急切地招手。

格罗大夫走了过去。

“您别见怪，”病人抱歉地说。这个人进院躺了两个星期，头发长得快够得着肩膀了。一头长发加上那双虔诚的蓝眼睛和香槟酒瓶塞模样的直鼻子，使他活象一个使徒。“我只想问问大夫,您是用什么取暖的?”

“您是砌炉子的吗,克莱比奇大叔?”大夫问。

“是的。您家是瓷砖炉吗?”

格罗大夫没有立即回答，他想了一分钟。一来因为此刻正值夏天，谁也不去想炉子；二来格罗大夫历来对物质文明并不过分倾倒，对生活上的一些不如人意处安之若素。他既不畏惧酷暑，也能忍受严寒，有什么就吃什么，也从来没有花钱去改善居住条件。屋里没有地毯，也没有油画，甚至没有一盆仙人掌。就是连抽烟也不认准一个固定的牌子，抽完了，店里有什么烟，他就买什么。

“我只有一个普通的铁炉子,克莱比奇大叔。”

病人眼睛一亮。

“要是我给您砌上一个战前那样的焦炭壁炉，大夫您要

不要？”

“我现在那个也挺不错的，”医生对病人笑笑，走出了病房。

对于格罗大夫来说，病人表示感激早已习以为常了。手术以后，有人送过他肥鹅，有人送过他沙发靠垫，有人送可可，也有人送手勾的袜子，有一次，一个病人还送了他一对信鸽。还有一次，一个病人给他写了一首诗，每句诗的第一字从上往下念拼成了“上帝保佑格罗大夫”这句话。

医院里的大夫收入菲薄。因此每当比较富裕的病人偷偷地塞给他一个信封时，格罗大夫也并不十分反感。可是对于“实物”报答，他委实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当听到克莱比奇大叔再一次暗示焦炭壁炉时，格罗大夫毫不含糊地说：

“谢谢您，克莱比奇大叔，一则是我不需要您说的那个什么炭炉，二则是我不愿您为这事破费。”

老工人激动得从床上坐起来，长着老大孤拐的脚伸到了被子外面。

“您误会了，大夫，”他说，“一个说得过去的焦炭壁炉起码要八千福林。我想的不是送您一个壁炉，而是只收材料费给您砌一个。”

“您就别费心了，克莱比奇大叔，”格罗大夫笑咪咪地说，“我回家只是睡睡觉，要这么贵的炉子干什么？”

“大夫，您知道什么叫焦炭壁炉吗？”

“不知道。”

听了这话，克莱比奇大叔瘦骨嶙峋的脚丫子开始摆动起来。

“您也许还没见过？”

“还没见过。”

格罗大夫从克莱比奇大叔的肚子里取出一米半小肠，于是他继续躺了三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他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粉碎了格罗大夫的抵抗。克莱比奇大叔并没有说服这位医生，当格罗大夫决定砌焦炭壁炉时，仍然认为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才把钱花在这没用的东西上。克莱比奇大叔不是用论点，而是以激情取得了胜利。这位大叔一提起焦炭壁炉就热情奔放。

给布达佩斯的多少家庭砌过壁炉他记得清清楚楚，和这些家庭多年来保持着联系。炉子对他来说，好象一个父亲嫁女儿时送的一份厚嫁妆一样。他不时到这些人家走走，轻轻地拨拨火，拍拍壁炉上的瓷砖，向主妇高兴地挤挤眼。他到哪里都挺受欢迎。在克莱比奇大叔的要求下，好几个人(一个邮局职工、一名世界冠军、一位歌剧女演员)给格罗大夫打电话，祝贺他决定砌焦炭壁炉，并且邀请大夫亲自前往参观他们家的炉子。格罗感到，如果再坚持己见，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名流的公愤。这也成为促使格罗大夫砌壁炉的一个原因。

格罗大夫的住所在盖勒特山①的北坡，因为砌壁炉，他

①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一个小山丘。

两个月没有去住。克莱比奇大叔在那里堆满了瓷砖、铸铁零件、小推车、沙子以及各色脏土。住所在格罗大夫的生活中不起重要作用。他喜欢自己的职业，往往在科里工作到晚饭时分。每隔一天在瓦尔加副主任大夫那里过夜。瓦尔加也是单身汉，住在医院的职工住宅区。另一夜他或是值个大夜班，或是在某个女朋友的住处过。

取暖季节开始以后，在格罗大夫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晚上瓦尔加副主任发现他不断看表。

“怎么啦？有约会？”副主任大夫问。

“哪里！”格罗挥挥手，“该添炉子了。”

副主任大夫吃惊地瞪着格罗，而格罗却飞也似的跑去打电话。当回来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大骂女邻居，说他按月给这位女邻居付钱，唯一的条件是每晚请她给炉子添半桶焦炭。

“如果刚才不打电话去，”医生气冲冲地说，“这个老巫婆又忘了。”

“那又怎么啦？”瓦尔加副主任大夫奇怪地问，“你今晚不在这里睡？”

“这你不懂，”格罗大夫充满优越感地笑了笑，“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焦炭壁炉。”

格罗大夫逐渐和这位好朋友疏远了，来访次数越来越少，后来一次也不来了。外科的人注意到格罗大夫开始把病人送给他的绣花沙发靠垫往家里拿。他还买了一些铜版画，后来居然省钱买了一块地毯。现在差不多每个傍晚都

在家里度过了 静坐、看书、听收音机或是背贴壁炉取暖。

对女朋友们也开始冷淡了。有一次医生实在难于谢绝对方的热情，请姑娘来到家里。刚一迈进屋里，女朋友一声欢呼：

“ 你这里真暖和 !”

“ 我不否认 , ”格罗骄傲地说 ;“ 你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炉子 !”

医生挽着姑娘的胳膊，把她拉到壁炉面前，详细地告诉她，只要在秋天把焦炭备足，可以一直烧到春天。“ 你知道它消耗多少 ?”医生问 ;“ 从秋到春一共一千八百公斤。”

“ 这算多 ,还是算少 ?”女客人问。

格罗放开手，整个晚上对姑娘一直是冷冰冰的。这姑娘既美丽又聪明，可是医生就是提不起兴致来。后来他决定，和其他女朋友也一刀两断。格罗大夫从此深居简出，尽可能不和人们来往。

他把歌剧院的长期票送人了。只要有可能，就不值大夜班。一下班直奔家。有时在中午雇一辆出租汽车，为的是赶回家在炉子上靠一会儿，然后就心情愉快地回到医院 。

壁炉无懈可击地工作着，消耗很少，供热均匀，火从来也不灭。总之，它尽善尽美，尽善尽美到了使格罗大夫有时不免产生一些怪念头。好比说，他想，任何生物——包括他自己—— 都没有这个焦炭壁炉这么完美无缺。

对于壁炉的机关奥妙、细微末节，格罗大夫可谓了如指

掌。比如他知道，过堂风增加到什么程度，炉子的哪一部分会首先增加热量。他不时探看探看炉膛，欣赏着烧成樱桃红色的焦炭慢慢地向下陷去，发出轻轻的、悦耳的吱吱声……妙极了！——格罗大夫想——里面炽烈，外面温热，就象一个女人的身体。每当一念及此，他就情不自禁地吻吻这壁炉。

二月底，格罗大夫说他病了。从此他有时去医院，有时在家。其实他没有任何病，只是不想离开那温暖的屋子。有一天，他给克莱比奇大叔发了一份电报，请大叔第二天下午去找他。

克莱比奇大叔来了。拨拨火，拍拍炉壁，还把耳朵贴在上面，好象医生在听病人的肺似的。

“它还不错吧，大夫？”待了一会，他问。

“妙不可言，”格罗说，“但是我请您来是别的原因。克莱比奇大叔，我有个想法。”

砌炉师傅好奇地等待着。格罗大夫靠在壁炉上，让热气传遍全身。

“迄今为止，”医生慢慢地说，“人们造大房子，在房子里砌上炉子。那么，可不可以反过来做呢？”

“怎么反法？”砌炉师傅问。

“砌大炉子，”格罗出神地说。“在大炉子里盖小房子……您意下如何，克莱比奇大叔？”

“这乍一听有些特别。”砌炉师傅想了想以后这样回答。医生希望他多留一会儿，但他很快就告别了。

第二天，格罗大夫从外科被送进了精神病科，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格罗大夫从不惹人，别人也不惹他。他总是独自靠着墙，带着一丝微笑仰望着天空。

人道主义，一九七五

一　虐待动物

1. 各种残暴动作，伤害，烤炙，捆绑。

2. 粗暴的刺激，殴打，恫吓。

3. 役使有病的牲畜，迫使牲畜进行超体力的劳动，不及时喂食、饮水及治疗。

4. 驱逐、击毙或吊死老的牲畜。

5. 对痛苦挣扎而又无法治愈的动物不以医学手段使其死亡。

6. 为达到表演目的的肉体折磨和残暴的驯养。

7. 负担过重的运输。

8. 屠宰肉用牲畜事先未能使其失去知觉。

（摘自《动物保护协会基本章程》）

二　人身伤害罪行

共计	26,742起
其中	
杀人	116起

企图杀人	213起
人身伤害	6,940起
责任事故	450起
交通肇事	14,612起
流氓行为	3,156起
侵犯公职人员	1,255起

（摘自1975年《统计手册》）

三　救命！

迅速是急救的首要条件。

驱散现场围观群众，可留下个别沉着的人以帮助救护工作。

在着手急救前应断定该人是否仍然活着，即是否还需进行急救。为了求得正确结论，要弄清生命和死亡的标志是什么。

生命的标志：

生命最明显的标志是动作、呼吸和心脏的跳动。在通常的情况下，心脏跳动为每分钟七十——七十四下之间。

死亡的标志：

肯定的死亡标志：

1. 尸斑，
2. 尸僵，
3. 躯体腐败，

4. 肯定致死的外伤，如身首异处。

如没有上述诸项之一，则应把脸色苍白的受伤者平放，但

脸色紫红的受伤者应半坐。

在此以后即可着手急救。

（摘自《急救教材》）

匈牙利发明家们，
你们的命运如何？

一

著名机械工程师克列格尔①有个新发明，是个意义重大、绝妙的发明。昨天，他在俱乐部展示给大家看。他的发明是一条非常完善的铁道，可以翻山越岭，而造价只是现有铁道的一半，因此旅费也将减半。按照计划，匈牙利全境的铁路如全部建成，将需一亿六千万本戈，而克列格尔则认为八千万即绰绰有余，可以节省多少钱呀！

克列格尔持新发明前往谒见交通部长。而交通部长是塞切尼·伊斯特万！

欲知新发明之命运如何，只要了解一下部长是何许人即可知道。塞切尼连剔牙也要用进口的英国牙签。此公一贯认为，在技术这类问题上，匈牙利人最为愚蠢。部长对克列格尔的发明连看都没看，就把他打发去找某甲和某乙。当然，我们不能对大人物吹毛求疵，而且塞切尼没有错，错的是克列格尔先生自己，他为什么幼稚到要选择匈牙利作为

① 克列格尔·约瑟夫（1795—1870），匈牙利数学家，发明家。

自己的出生地？如果他降生在好比说博罗布列吉①，同时他的名字又叫做贝希·比斯纳·克罗克森布罗克森，那么塞切尼一定会另眼相看的。

（摘自《裴多菲散文及通信集》）

二

发明者盖勒特·卡罗伊在专利申请表上填写自己的职业是“钳工”，因此当他和一家全国性大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争论时处境特别不利。然而米什科尔茨重工业大学却支持这项发明，协助研究加工多角工具的车床，并将盖勒特车床列为大学教材。可是没有任何单位肯承担这类车床的批量生产。在此之前，米什科尔茨农机修配厂曾表示过这方面的意向，但旋即被上级取消。

事情至此结束。

（摘自 1976 年《新镜》杂志）

三

“先生们，我走了，”爱因斯坦向西拉德·莱奥、纽曼·亚诺什、维格纳·耶诺和泰莱·埃戴告别道，“剩下的部分你们用匈牙利语讨论吧！”

（摘自《轶事集》）

①英国中部的一个小镇。

几首散文诗

关于布达佩斯被轰炸的悲歌

“真可怕，我把皮箱存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可是到我回去时,皮箱不见了。”

“那算什么！我也把皮箱存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可是到我回去时,火车站不见了。”

（当时的一则笑话，1944年）

关于流亡者的悲歌

在教堂里，站在安德拉斯国王① 遗骨的面前，我感到轻松了些。这位先王是我在那不勒斯唯一熟悉的匈牙利人。

（摘自马拉伊·山多尔的《日记》，1948 年）

①这里指的是十三世纪初在位的安德烈二世。

关于不眠之夜的悲歌

同时，我们不止一次地原谅了拉伊克① 及其同伙的‘ 党性不强 ’和‘ 错误行为 ”。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是敌人，而只认为是他们没有经验、幼稚、缺乏必要的修养。我们对他们表现了过度的耐心，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面前的人是叛徒，我们想教育他们，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同时，在拉伊克案被揭露之前，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同志们可以想象，当看到这无比卑鄙的背叛行为时，我们有多么吃惊。对于揭露这样的案件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决不能草率从事。要制订揭露的计划是不容易的，我承认，为了订出具体的执行计划，我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

（摘自《拉科西・马加什②言论选》，1949 年）

关于真理的悲歌

审判长：后来你是怎样和姆拉佐维奇见面的？他在什

① 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曾任匈牙利共产党副总书记，一九四九年因冤案被处决。

② 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曾任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因违反法制，于一九六二年被开除出党。

么情况下要求你在比里湖滨自己的庄园里安排这次狩猎？

克莱因：我前面已经说过，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后直到秋天，我很少见到南斯拉夫姆拉佐维奇大使。一九四八年九月底，有一次我到帕克什去，在那里遇见塔丽斯妮娅什·吉尔季，她说，姆拉佐维奇大使想和一两个人到我的庄园去打猎，希望我同意。我说，我衷心欢迎。后来姆拉佐维奇对我说，由于他和那几位朋友是乘汽车前来，希望我能赶一辆马车到从布达佩斯到塞克萨德的六号公路去接他们，因为从我的庄园有一条土路在六号公路的一一六公里里程碑处与公路相交，那里还有一个铁路站。他要我在那里等他们，然后他们乘马车前往我的庄园，因为汽车没法在土路上行驶。他还希望我自己赶车，因为这是一次私人狩猎，他不愿意张扬。我同意了。第二天，我赶车前往六号公路，在公路和土路相交的地方等候。在我到达以前，塔丽斯妮娅什·吉尔季已经在那里了，她说，姆拉佐维奇也邀请了她。大约半小时以后，姆拉佐维奇大使到达。同大使一起乘汽车前来的还有一个穿绿色粗呢大衣、戴墨镜的男人，这个人我不认识。相互简单寒暄之后，他们上了我的马车。我一直把车赶到比里湖滨的庄园。离开房屋还很远的时候，他们和塔丽斯妮娅什·吉尔季就下车了，把塔丽斯妮娅什·吉尔季带来的食物和两支猎枪随身拿走。后来他们三人就走进了猎区，要我等他们。约摸过了两个半小时，他们回来了，我又赶车把他们送到公路旁。两人坐进了在公路上等他们的汽车，然后我赶车把塔丽斯妮娅什·吉尔季送回帕克

什。

审判长：拉伊克·拉斯洛在这场所谓狩猎中是什么角色？

克莱因：我不认识拉伊克·拉斯洛，过去也没有见过。当法庭叫我与他对质时我才认出他就是和姆拉佐维奇同去的那个穿绿色粗呢大衣、戴墨镜的男人。

审判长 就是他？

克莱因（长久地凝视拉伊克·拉斯洛)就是他！

（摘自《在人民法庭前的拉伊克·拉斯洛及其同伙》，星火出版社1949年版）

关于何谓怪诞作品

请你叉开两腿,使劲向前弯腰,就这样,呆着不要动,在两腿中间向后瞧,对,谢谢。

请你左右瞧瞧，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什么？

世界颠倒过来了。男人们的腿在空中晃来晃去，裤脚滑下来了。那么姑娘们呢？啊，姑娘们在慌张地按裙子。

那面有辆汽车：四个轮子在空中转，好象一条狗想挠肚子。一盆菊花，象是一个不倒翁，细细的花瓣伸向天空，宛如倒立在那里找平衡。一列特快火车，在自己喷出的烟上飞驶而过。

大教堂靠两个钟楼尖顶十字架上的避雷针支撑着。再过去一点是一个酒店，窗口挂着一块牌子：

供应新鲜啤酒！

酒店里的顾客—— 头朝下—— 从柜台上端着酒过来。次序:下面是泡沫,上面是啤酒,顶上是酒杯的底。一滴酒不算多，但是一滴也没有流出来。

现在是冬天吗？噢，当然！不是到处在飘着雪花吗？那一平如镜的冰场和天空浑然一体，多少倩影双双有若游龙飞凤。这运动真不容易！

让我们找些愉快的东西瞧瞧吧！看！那面正在举行安葬仪式！让我们的眼光穿过密密的雪花、透过如雨的泪水，那是什么？是挖墓地的人用两条粗粗的绳子把棺材举起来。生前友好、远亲近邻、未亡人和三个孤儿捡起土块向棺材抛去。你还记得，每逢葬礼，当掩埋墓穴的土块触及棺木时发出的橐橐声以及寡妇和孩子们呼天抢地的哭声吗？……但是当土块向上抛去时，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了。这时土块要掷中棺木就要难得多了。首先，土块要结实，那种松松的土块不到半途自己就散了。所以要找硬土块，动作要快，要会跑，会挤，会抡。而且光是硬土块还不行，瞄得不准，它就会掉下来，掉在某一个人的脑袋上，特别要是掉在一个阔亲戚的脑袋上的时候，就会引起哄堂大笑——幸灾乐祸的健康的笑。但如果一切顺利——土块结实，瞄准无误，正好命中棺材，那么大家就会向这位投手鼓掌，大家就会高高兴兴地回家，甚至好久以后还会回味无穷地想起这次命中的一掷，会津津乐道地谈起这位可爱的死者和这次挺不错的、精彩的，没有一点装腔作势，毫无虚伪难过的葬礼。

现在请你直起腰来。你看，世界又是老样子了：大家抬着头，伤心地为死者痛哭。

没有什么新鲜事

一天下午，布达佩斯公墓第二十七区十四号墓穴上近三百公斤的墓碑轰然一声倒塌在地。接着墓穴豁然裂开，原来是躺在里面的哈伊杜什卡·米哈伊夫人——诺贝尔·斯蒂芬妮亚(1827—1848)复活了。

尽管由于风吹雨淋，墓碑上的字迹多少有些剥落，但她丈夫的名字也还是可以看得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复活。

因为天气不好，公墓里人不多。但凡是听到声音的人都过来了。这时，这位少妇已经掸去身上的尘土，向人借了一把梳子正在梳头。

一位戴黑面纱的老太太问她":你好吗？"

"谢谢,很好。"哈伊杜什卡夫人说。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渴不渴。

这位刚活过来的死人说，她现在不想喝什么。

确实，布达佩斯的水其味道实在无法恭维，他本人也不爱喝,——司机发表看法。

哈伊杜什卡夫人问司机，他对布达佩斯的水为什么不满意？

因为是用氯消毒的。

“用氯消毒的。”花匠阿波斯托尔·巴朗尼科夫点点头（他是在公墓大门口卖花的），所以他那几种高级花只好用雨水来浇。

这时有人说，现在全世界的水都用氯消毒。

说到这里，没人接碴儿了。

那么有什么新鲜事？少妇问。

没有什么新鲜事，人们说。

又沉默了，这时下起雨来。

“您不怕淋湿吗？”做钓鱼竿的个体户德乌契·德若问这位复活者。

不要紧，她还爱下雨天呢。

老太太说，不过，也得看下什么样的雨。

哈伊杜什卡夫人说，她喜欢的是夏天那种凉丝丝的雨。

但是阿波斯托尔·巴朗尼科夫说，他什么雨也不喜欢，因为一下雨，公墓就没人来了。

做钓鱼竿的个体户说，他非常能理解这一点。

现在谈话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们说点什么吧。”新复活的少妇向四周看了看说。

“说些什么？”老太太说，“没什么好说的。”

“自由战争①以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吗？”

“要说，也有一两件，”个体户挥挥手，“但就象德国人说

①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为反对奥地利统治而进行的战争。

的那样“：比这有意思的事也不多。”

“不错，说得对。”出租汽车司机说。大概为了招徕顾客，他回到自己的汽车那里去了。

人们沉默着。复活者看看自己刚出来的土坑，它还没有合上。她又等了一会儿，但看来实在没有人想说话，于是就向周围的人说“：再见。”然后又回到土坑里去了。

做鱼竿的个体户怕她绊倒，伸手扶了她一把。

“祝你一切如意，”个体户说。

“怎么啦？”出租汽车司机在大门口问大家“；她莫非又爬回去了？”

“爬回去了，”老太太摇摇头“。其实我们谈得多么投机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J先生（一家正派人家）希望不要公开他们的姓名，作为交换，他们不加掩饰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请读者帮助。

经过多年含辛茹苦，J家终于在第一百二十七街(现在叫做里瓦达街）那块继承的地皮上建起了四间房的住宅，并且在去年的“圣女节”（这点并无特殊意义）实现了乔迁之喜。

他们原先住在一间地下室里，不错，那里有点潮，幸而没有生什么病。现在这个里瓦达街是个绿化区，J家的住宅又是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打开箱笼，他们的皮肤便开始发起痒来。

在刚刚迎来的欢乐气氛里谁也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总算一切如愿了 房子、淋浴热水器、电视机、吸尘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那么现在这点事算得了什么？他们互相安慰，说这是过度疲劳后的神经性疾病。这说法显然是可信的，因为可以说，这所房子是全家血汗劳动建造起来的。

J先生自己是个工程师，为了这房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揽了许多业余活，现在已经到了离不开咖啡因的地步。J夫人负责各类交涉、找工人、借钱、弄木材……如今精神失去

平衡，不管墙上有没有苍蝇，总爱去拍几下。

女儿原本有心上人，可是父母强迫她嫁给了一个外地兽医的儿子，因为婆家借给了他们许多钱。独生儿子本想去念医科，但他不得不在房顶干木工活还是要文凭二者之间进行选择。

可怜的年轻人得了忧郁症，不停地挤眼，虽然他不吃肉，干酪和牛奶在他就算大荤了。但是这皮肤搔痒在他身上施虐最为厉害。医院皮肤科已经给他作了两个月的治疗,但毫无效果。

在别人身上也同样没有效果。这家人身上不是个别的地方发痒，而是全身症状。搔止不了痒，热敷也解决不了问题，爽身粉更是不起作用。上午还勉强熬得过去，可是一到傍晚，尤其到了夜里，真是无法忍受。

究竟是什么原因？J家如陷进了地狱一般。他们来回乱走，急急地走出去，又忙着走回来。他们只能站着吃饭。坐也坐不下来,只要一坐,臀部、鼻尖、腘窝乃至在地下室时从来也没有痒过的地方都痒了起来。更糟糕的是不光是痒的地方——譬如说,耳朵—— 发痒，而且用来挠痒的手指也痒了起来。真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采取了些什么措施。

他们试用过说得出名字的一切药膏，

不停地进行理疗，

屋里消过毒，

所有的衣服都已经煮过。

他们还请K.E大夫（也希望不公开他的姓名）用魔杖测定，无论是屋内还是屋外，都没有有害的磁场。

他们最近听说约旦河河水可以止痒。

他们希望能弄到约旦河河水的人给他们鼎力协助，与他们联系，

也希望虽然不能弄来约旦河河水，但得过此病业已痊愈的人能和他们联系，

也希望没有治愈的病友和他们联系。

他们希望每个人都与他们联系，告诉他们有何高见，因为现在这样实在没法活下去。

我们老了

我问,有没有单人房间。

“我们只有六人一间的,”管理员说“不过有一间倒是空着。”

他答应,不让别人住进来,还对我解释 其实也不可能有人来。这里是酒乡，现在季节不对。

管理员带我沿着充满过堂风和霉味的楼梯走到楼上。屋里六张床、六个脸盆、六把椅子、六个床头柜,一个光秃秃的发着昏黄灯光的电灯。

“房间不算好,”管理员说“不过一个有一百张床位的现代化旅馆正在建设之中。”

我脱下衣服,正想关电灯,进来了一位戴眼镜、提公文包的男人。我们都以不是很乐意的神气打量对方。

“管理员刚才说只有我一个人住。”

“他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

我们脸上没有什么笑容，但还是有礼貌地互相作了自我介绍。他到山上酒窖去，是为了替秋天举行的国际酒类比赛做些筹备工作，没想到他的汽车在旅馆附近出了点事故。司机过五分钟就来。他说完洗手、洗脸,拿一把小刀的刀背在头上按来按去。头上被汽车的挡风玻璃撞起了老大

一个疙瘩。

我们是三个人了。第四位是一个警察。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只是随便点了点头，我们也什么都没有说。谁也不想和警察去争论什么事。后来是一个老头，完全是精疲力尽的样子，一见有空床，就几乎是瘫倒在那里了，而且还不断地喘气。对他，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门又开了，拥进来二十个人，也许是二十五个人。戴眼镜的品酒专家叫起来了。

“怎么回事？这里不是集体宿舍，这是旅馆。”

然而事实是这一大批人只是一列客车的部分旅客。火车在半路出了问题，他们沿着轨道来到这里，大部分人在一家建筑公司的男宿舍过夜，剩下的人到了这旅馆。正当我们开始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门不停地又开又关。屋里挤满了人，我甚至无法弄清楚是有人进来还是离开，我感到只是人越来越多。一张床原来是两人或三人躺着，现在客人们只好都站起来。我原先是挑了最好的靠窗的那张床，现在被挤到屋角里。

“让我出去，”我对品酒专家说，“我宁可在街上过夜。”

“您好象能干得很，”他挖苦说，“那好吧，您试试看。”

他说得对，我们根本动不了。同时这位品酒专家也使我很失望，原来他并不象互相自我介绍时那样有礼貌。我们被挤得直挺挺地站着，过一阵以后我请他不要侧着身子站，而是让我们俩面对面地站着。我还热情地表示，为了帮助他转过来，我可以努力把肚子吸一吸。可是他表现不太

友好，他说，如果这样，那么警察瘦骨嶙峋的肘就会顶他的背了。他还很生气地要我把口袋里的钥匙圈换个地方，他说钥匙圈硌了他的腰。我费尽力气把手伸进口袋，然而钥匙也好，手也好，都在口袋里拔不出来了。

品酒专家个子比我小得多，他的肩膀正好顶着我的心窝。我们就这么呆着，也不再争吵了。我们都小口小口地呼吸，因为客人还在不停地到来，只要一开门，我们就要努力再缩一下。

现　　象

一个软木塞，这是一个和其他软木塞没有任何区别的软木塞。（它说它的名字叫希尔特·G·山多尔，可是光一个名字能说明什么呢？一个名字什么也说明不了！）它掉进水里了。

起初，和通常情况一样，它在水面上漂着，可是后来发生了奇怪的事。它慢慢地往下沉了，一直沉到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怪哉！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亲爱的费里,那第三只狗拉得不使劲。”

“可惜,我的鞭子够不着它。”

“我甚至觉得这条狗好象还是瘸的。”

“怎么会不瘸?它只有三条腿。”

“哟,可不是……你怎么套一条残废的狗来拉车呢?”

“你仔细看看,亲爱的伊隆卡,这十二只狗都是三条腿的。”

“唉,真怪可怜的。”

“你还不如可怜可怜我,伊隆卡!所有捉野狗的人我都找遍了,费了多大工夫才弄到了这十二只狗。”

“也许我不懂,但我想,正常的狗总要拉得快些,还可以多拉一会儿。”

“这点我不反对。可是我是个道道地地的城里人。十二只四条腿的狗我怎么对付得了?”

“难道你怕狗,费里?”

“我连蚊子也怕。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力量都应该诚惶诚恐才行。比如说,如果这些狗都是四条腿;比如说,万一由于某种原因它们一下子都撒起野来;比如说,它们挣脱了

缰绳…… 伊隆卡,我连想也不敢想!”

“我还是不懂，你既然怕狗，为什么又套它们拉这汽车?”

“因为我车开得不好。”

“驾驶汽车是可以学得会的。”

“我多少也会一点,伊隆卡…… 但是人和汽车毕竟不是平等的双方。”

“你看看周围,没有一辆汽车是用狗拉的。”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好象有点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到处都在享受技术发展的成果，实际上人们却是对它怕得要命。”

“我可不怕汽车。”

“但是你知道，这辆西姆卡每小时可以开一百五十公里。”

“你别让我遗憾了,费里…… 我实在喜欢那风驰电掣的高速度。

“你这个人有点太不知足。我们离开布达佩斯刚十天，你看,已经到达西欧福克①了。”

“用十二只狗拉，刚到这里，也算不了什么惊人的业绩。”

“当然不算快，因为在布达佩斯启程的时候我就拉上手闸了。”

①西欧福克离布达佩斯一百二十公里。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小心了？”

“这个速度对我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你看，多少人在看着我们。”

“他们在嫉妒我们。”

“他们瞪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因为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匈牙利先贤祠

“我们已经登了报,停止开放两星期,”博物馆的管理员在电话里回答,“《自由战争①片断》已经结束,《李斯特·费伦茨书信展览》刚着手收集材料。”

“那怎么办?原定下午的日程就是参观先贤祠。”

“您可以把学生们带到美术博物馆去。”

“那里我们已经参观过了。请您想一想:这些都是十五六岁的外地女孩子,对她们来说,实物比世界上最美丽的画还要说明问题。”

“叫我怎么变个展览出来呢?”管理员反问道,“何况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女教师的声音里含着深深的失望,使得管理员说,让他想一想,后来他说,可以设法凑些材料请学生们来参观,当然由于匆忙,展览可能会显得比较单薄,此外,没有说明书,只好由他来口头讲解。

前厅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巴埃·山多尔纪念展览》。

第一个展室里陈列着他父亲老胡巴埃·山多尔从第一

①指一八四八年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革命。

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带回来的刺刀，可是这类东西姑娘们不太爱看。他母亲老胡巴埃·山多尔妮一絮莱·玛丽亚的祈祷书也没有引起姑娘们的兴趣，真可惜，其实书里写满了各种菜肴的做法。然而，胡巴埃·山多尔本人八个月时光着身子的照片就比较受欢迎了。

“真好玩，”一个姑娘叹息着说。显然，母性已经在她身上萌芽了。

这里陈列着胡巴埃·山多尔孩提时玩过的小铅桶、小铲子和小推车。这里是他的一个乳牙，牛痘注射证明，一副没了玻璃的眼镜。(众所周知，胡巴埃·山多尔十五岁以前患有近视，后来痊愈了。)

“姑娘们，”女教师说，“你们也应该按时到医生那里检查视力。”

下面一个玻璃柜里放着一个破旧的小本子。

“胡巴埃·山多尔小的时候连几分钱的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绣花机……”

虽然这是架老式的欧玛格牌脚踩绣花机，但姑娘们兴趣大增。

“当胡巴埃为自己难以实现的宏大计划埋头苦干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用这机器从早到晚给人家在衣服上或手帕上绣字来贴补家用……真是架值得纪念的机器！没有它，胡巴埃光靠当邮差的收入是养活不了这四口之家的。”

“那他的宏大计划是什么？”一个好奇的女学生问。

“分门别类，”博物馆管理员答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

类 经济的、政治的和科研的。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只能作非常粗略的介绍。胡巴埃的利学研究材料还没有整理出来,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就是早在俄国人以前胡巴埃就考虑怎样利用太阳能发射登月火箭了。他想用巨大的锡箔袋来储藏太阳的能量，就象炒栗子能储藏热量一样。关于胡巴埃的政治观点,没有传下什么文字材料,同时,他和别人谈话时表达出来的思想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太可惜了 那么他主要有些什么观点呢 ?”女教师问。女孩子们开始闲谈了，她得抓住她们的注意力。

“大家都知道,胡巴埃是位勇敢的和平战士。有一次他远远地向进驻的德军挥拳头，吓得他妻子魂魄飞散。他逃避兵役,拿了张假证件到处躲藏。请看,这七号玻璃柜里陈列的就是这张‘特别通行证’，上面的签字是他妻子胡巴埃妮模仿的。胡巴埃的无畏是可歌可泣的，当战争快结束时，他身上装着假证件走进了一家由特务严密监视的露天餐厅,在那里高声说：‘希特勒的日子不长了!’旁边桌上就有人回头看他。”

“回头看他的人是特务 ?”一个女学生问。

“幸好是熟人。可是即使旁边桌上坐了特务,胡巴埃也是敢说的。”

姑娘们不免肃然起敬。下一个陈列品是一节玩具机车。

“这是‘坚贞不移忠于祖国’组合储蓄箱。”管理员带着苦笑解释道“一位想有所作为的人物尽管心比天高,但到

头来只实现了一个用来消遣解闷的小玩意儿……就连这个也遭到专利局的拒绝!”

“为什么叫做组合储蓄箱?”女教师不解地问。

“如果把硬币扔进去，这小机器就奏出‘坚贞不移忠于祖国’这段歌词的音乐。”

一个姑娘投了一枚硬币。等了一会，但机器没有出声。

“它坏了。”博物馆管理员说。

“那没关系，”女教师补充道，“这个发明不光是希望培养人们节约的习惯，而且还教育大家要热爱祖国。”

“难道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吗？”一个女学生问。

“谁也不支持他。他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在寂寞中度过晚年。”

“难道他连一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吗？”

“在这样的国家里?”管理员挥挥手，“在我们这里，人们都是无声无息地度过一辈子。”

没有人出声。整个民族的悲剧压得大家沉默了。

“这是加加林少校！”管理员指着一张彩色照片说。

“他们互相认识?”

“可惜，不认识。”

“为什么?”

“因为没有能见面。”管理员没有正面回答。

现在是最后一个玻璃柜了。

“这是他上班乘车的月票……胡巴埃·山多尔生活简朴，不尚奢华。他无求于世人，从不要求特权。他的早餐是

半升牛奶,一百克小香肠加面包。”

参观的人围着牛奶、小香肠和面包转了一圈，有人眼睛湿润了。

师生向管理员告别，排好队，走了。一星期以后老师授题《布达佩斯所见所闻》，要大家写作文。看来学生们喜欢热闹和堂皇，成篇累牍地写马加什教堂、写自助餐厅、写国旗……绝少提及《胡巴埃·山多尔纪念展览》。当今的青少年就是这样！

不过不要紧。以后，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是四十年以后，他们会想起胡巴埃·山多尔来的！

纪念K.H.G 博士

“您熟悉荷尔德林吗？”[1] K.H.G博士问，一面给死马挖坑。

“他是什么人？”德国看守问。

“就是写《许佩里昂》的，” K.H.G 博士解释道。博士很爱解释。“他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那么海涅呢？”

“这些都是什么人？”看守问。

“诗人，”K.H.G 博士说。“那么席勒您也不知道吗？”

“不，我知道，”德国看守说。

“那么里尔克[2]呢？”

“他我也知道，”德国看守说，满脸通红，然后朝K.H.G博士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①原文系德文。

②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女诗人。

罪　　愆

我给了两个男看护二十福林，他们把他抬上担架，送进了救护车。到了医院我又给日班和夜班女护士各二十福林，请她们小心护理。她们请我尽管放心，她们每隔一小时都会去病房察看的，如果病人神志清楚的话。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去探望，他的神志仍然是清楚的，但不爱说话。我只是从邻床的病人那里知道，女护士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其实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两个护士要照看一百七十个病人。医生也没有理他，说是等星期一仔细检查一下。邻床病人说，对星期六上午送进院的病人都是这个待遇。

我到走廊去找护士，但昨天的那几位一个也不在。最后总算找到了星期日值班护士，也给了她二十福林，请她不时去看看我父亲。我本来想找医生，因为在家里我还事先装了一百福林在信封里，是打算借机给他的。但是护士说，医生被请到女病房里输血去了。她请我放心，她会跟医生打招呼的。我又回到病房，邻床的病人告诉我，值班医生今天反正不会有工夫检查病人了，所以我没有把钱给他，看来也不妨事，明天各科医生都来上班，会有人来照料他的。

“你需要什么吗?”我问。

“谢谢你,我什么也不需要。”

“ 我带来了几个苹果。”

“ 谢谢你,我不饿。”

我在床边又坐了一个小时，想和他说说话，可是要说的都说过了。待了一会我问，是不是哪里痛。他说，哪里也不痛。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们沉默着。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很拘谨，总是说些事务性的事。往往昨天可作话题的，一到今天就谈不起来了。至于感情方面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触及过。

“ 那我走了。’又待了一会我说。

“ 你走吧,孩子。’他说。

“ 明天我再来,和医生谈谈。”

“ 那好。’他这样说。

“ 科里的医生要明天早晨才能来。 ”

“ 不急,’他这样说,眼光一直伴随我到病房门口。

早晨六点钟，医院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当我走进二一七号病房时，他的床上已经躺着另一个病人。邻床病人安慰我说，他没有受罪，只叹了一口气，就咽气了。我怀疑这位邻床病人没有如实对我说，因为，如果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说的。可是我还是设法让自己相信，这位病人没有骗我，父亲是在没受什么痛苦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

接着要办许多手续。在住院处，一个女护士——既不是星期六的那位，也不是昨天值班的，而是一个从来没见到过的—— 把父亲的金表、眼镜、皮夹和打火机以及昨天装苹果的口袋交给我。我给她二十福林，继续填表。一个戴皮

帽子的男人走到我身边，说他可以把父亲洗一下，给他刮刮胡子，身上穿好衣服。他说的是‘身上”，显然，他想让我意识到，只要还没有洗、没有穿整齐，那么正在谈及的这个人还够不上叫做尸体。

我袋里还装着昨天装在信封里的那一百福林。我把信封递给了他。他撕开信封，向里面看了看，摘下皮帽子，后来和我在一起时一直没有戴上。他说，一切都会做得很妥帖的，只要我把干净的内衣和外面的衣服送来就行了。我一定会满意的。我说，下午我送来内衣裤和一身黑外衣来，现在我想去看看他。

“您还想看看他的身体？”他有点意外地问。

“我想看看。”我说。

“还不如等我收拾好了再看。”他这样建议。

“我现在就想看，”我说，“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能在他身边。”

他虽然很犹豫，但还是把我领到医院花园的中心一个单独的建筑里。太平间在地下室，没有灯罩的电灯发着刺眼的亮光。我沿着水泥楼梯往下走，刚下楼梯，就发现我父亲仰面躺在楼梯脚旁的水泥地上。双腿分开，伸着胳膊，就象画中英勇战死的士兵。但是他身上没有衣服，只在一个鼻孔里露出一团棉花，左边大腿上也有一小团棉花，大概在那里作过最后一次注射。

“现在还什么也看不出来，”戴皮帽子的人解释着，在这冰冷的地窖里他一直光着头站在我旁边。“但当我给他穿

好衣服的时候,请您再来看看。”

我什么也没有说。

“ 他病了好久吗 ?”这人问。

“ 好久了。”我说。

“ 我想,”这人说,“ 我可以给他剪掉一点头发。那样会好看得多。”

“ 随您的便。”我回答。

“ 他是留分头的吗？ ”

“ 是分头。”我说。

他不出声了，我也没有出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事也没法做，也给不了任何人钱。如果我把自己埋葬在旁边也无济于事了。

寻 人 启 事

我妻子费赫尔·卡尔曼妮（婚前原名弗留格·玛尔塔),今年四十一岁,布达佩斯户口,于本月七日下午五时半外出看电影，迄今未回。我妻身材较高，也可说偏矮。微胖，也许是瘦弱。眼珠为蓝色，或微呈绿色，也可能是黑色。头发颜色无法准确说明。身穿藏青色或古铜色，但也许是深灰色大衣。大衣为毛皮翻领（也许为丝绒翻领或光领），特征:女性。

如有仁人君子发现，祈即通知。

费赫尔·卡尔曼启

一位匈牙利作家的题词

匈牙利大作家 T.D.V 的纪念馆在 T.D.V 街七号开放了。我们在宽敞的陈列室里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这位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遗物—— 不少自来水笔，许多咖啡壶和若干个党的党证。在玻璃柜里还陈列着作家生前送给亲朋好友、大小情人的书，上面写着他的题词和签名，下面是其中最动人的一部分：

1.献给妈妈和爸爸

您们忠实的孩子。

2.送给艾拉。

3.送给蓓拉。

4.送给卡萝利娜。

5.送给利娜。

6.送给我的小猫咪。

7.送给我的咪咪咪。

8.谨以爱国者的赤子之心献给哈马拉·克里斯托弗顾问大人一阅。

9.谨献给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匈牙利第一橡胶公司总经理、作家的慷慨支持者比亚托尔伯吉·布隆费尔德·莫里茨。

10. 敬赠给罗德西亚传教团资助人哈马拉·克里斯托弗妮。

随时准备献身的 T. D. V

11. 卓越的评论家、《论戈培尔散文》的作者奥斯多罗维奇·柯尔奈尔先生指正。

12. 敬赠格洛·艾泰尔小姐　　　　T. D. V

送给艾泰尔　　　　　　　　　　T

给我的艾泰

你亲爱的德奇卡·凡奇卡

小兔兔,别咬!

(这里用橡皮擦过,后来改用钢笔写。)

你的大兔兔。

13. 谨赠贝雷尼·阿拉达尔律师,感谢您在我离婚案中所作的卓越贡献!

14. 敬赠师长,特兰卡·蒂瓦达尔少将先生。在此因治疗大肠炎而被迫远离前线的病床上,谨向正在朝莫斯科大门进行猛烈冲击的全师将士们致以热烈的问候。

现役中士 T. D. V

15. 谨赠第六区甄别委员会哈马拉·克里斯托弗妮同志。

16. 谨赠《考茨基早年著作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一书的作者奥斯多罗维奇·柯尔奈尔。

17. 动物园

布隆费尔德·莫里茨大叔笑纳

感谢您惠赠的小狗。

18. 赠给哈马拉·克里斯托弗

在加拿大的匈牙利民族卫士

T.D.V

19. 内城狗浴室

哈马拉·克里斯托弗妮

谨以我小狗的名义向您致谢。

T.D.V

20. 谨赠《斯大林著作中若干前置词用法的错误》一书的无畏作者奥斯多罗维奇·柯尔奈尔。

21. 我的小兔兔，你才是我真正的终身伴侣！你肯原谅大兔兔昔日的错误吗？

22. 谨赠卓越的泌尿科专家哈伊马希·彼得大夫

您的病人。

23. 谨赠心电图专家哈伊马希·巴尔大夫

您的病人。

24. 奥斯多罗维奇·柯尔奈尔：

送上我丈夫遗著一册，以表示对您在死者墓前所作悼词的感谢。您的讲话如实地概括了先夫刚正不阿的秉性和因此造成的坎坷生涯。

T.D.V 妮，格洛·艾泰尔

（以上摘自作家纪念馆中陈列的著作。尚有大量有作家题词的书籍散落在图书馆和个人手中。如有发现，请通知 T.D.V 纪念馆为荷。）

世　　相

B 太太已经年逾六旬了。

儿子和儿媳十年前去了加拿大，杳无音信，只寄来过两个邮包。

她的衣服早就不时兴了，有许多都很旧了，身子也胖得没了样。尽管如此，每天下午她还是梳妆打扮一番，围上一条掉毛的毛皮披肩，穿一双走了样的高腰系带皮鞋，到全市最豪华的饭店门前来回蹓那么半个小时。

如果饭店里出来一个单身男人，她就会向这个男人投过去一个微笑，大声——因为她毕竟不敢走得离大门太近——说一声：

“只要三美元！”①

B 太太扭摆的步伐和高声呼唤在这个高级饭店门前造成不小的麻烦，但是有关人员——大门警卫、警察或者行人——都不敢去干涉。

他们想，B 太太是有来头的。

①原文系德文。

举世无双的侦破行动

欧布达警察学校学员小诺瓦克 · 罗兰第二致

维斯普雷姆市诺瓦克 · 罗兰警察大尉的信

亲爱的爸爸！

真了不起！您要是能看见有多好！我都快乐疯了！不光是我，整个学校，师生员工，无一例外，齐声高呼“举世无双！人间罕见！刑事侦查的新篇章！”虽然我历来深信我的父亲无往不胜，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激动不已。

您却听我一一道来：在星期二晚上，学校有位教员从维斯普雷姆来，他听说我是他的同乡，便把我找去了。我们当然谈到了您，这位教员也就顺便谈起了最近几天的事。

他说，在星期一，就是十二月六日下午五点四十分，一个无前科的名叫 P·萨博 · 埃尔文的阿伊卡市居民伙同二人利用五点四十分的停电机会潜入维斯普雷姆市邮电总局，用木棒猛击会计头部，造成二十天之内可治愈的外伤。之后他们撬开保险柜，窃走柜中的十七万福林。相当大的一部分赃款——二万福林—— 当晚即被挥霍一空。各地警察局得到了通缉该案犯的命令。

嗯，我想，这事挺有意思，但对于我的父亲来说，这难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案子吗？我的爸爸，只要开始行动，就会

象狗呼地一口吃掉苍蝇那样不让他们溜走。后来我上床睡觉，也就把这事忘了。但您想得到，我醒来时是什么情况吗，爸爸？第二天清早，在早操列队时，学校校长宣读了来自最高当局的通报，通报了维斯普雷姆刑警队（队？其实是我爸爸个人！）在侦破一件邮局盗窃案中所使用的方法。当我聆听校长宣读文件，介绍我在昨晚就已听到的那个案子的案情时，不禁浑身热血沸腾。

根据文件介绍，十二月六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也就是在停电前十分钟，一个有经验的刑警队（队？其实是我爸爸个人！）的一辆执勤车在‘牛饮’酒店前停住，入内进行检查，并逮捕了在那里喝酒的阿伊卡市的房屋粉刷工 P·萨博·埃尔文及两名同伙。审讯过程很短，因为该嫌疑犯等并未试图推诿或抵赖。

三人都供认不讳，如果五时四十分他们正好遇上停电，那么他们会利用黑暗潜入维斯普雷姆邮电总局，他们会用一根木棒猛击会计头部，造成二十天内可治愈的外伤，之后他们会撬开保险柜，会窃走柜中的十七万福林，相当大的一部分赃款——二万福林——当晚即会被挥霍一空。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之后，三人被移交给检察院。

通报表扬了维斯普雷姆的刑警队，（队？其实是我爸爸个人！）并要求在全国推广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一切侵犯财产、人身和社会的犯罪行为。

通报宣读完毕之后，全体师生员工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深深感受到了这时刻的神圣和动人。爸爸，你是怎么想

出来的？当然，事后看来一切都很简单。为什么一定要等案子发生呢？应该把每个人事先都抓起来，那么就再也不会有偷盗、暴力和杀人了。爸爸，我的骄傲，人类的希望，你的儿子充满激动的眼泪吻你。

故　　国

布达佩斯。夏天。在多瑙河洲际饭店里人满为患，但听不到什么匈牙利话。每个人都井井有条地忙着自己的事。

但是这般安谧的太平景象只维持到中午，因为这时候接待处的电话响了，女秘书拿起电话，顿时脸色发白，接着匆匆走进经理办公室。

“哎呀，请您千万别着急。楼上来电话说，住在四二七号房间的加拿大客人一个装有许多钱的皮包被偷了。”

“被偷？在我们这里？这怎么可能？”

“求您千万别着急。”

“我不着急。请把负责那房间的女工、四楼服务员和值班侦探召集起来。通知警察局，准备记录本，回头请您当记录。请吧！”

经理两年前发过一次心脏病，他打开抽屉，吞了一片洋地黄，免得心脏病卷土重来，又吞了一片镇静剂，免得着起急来，再吞一片兴奋剂，为了使大脑充分活动起来。他在这里当了五年经理，五年来一根大头针也没有丢失过。

“我叫巴拉伊，’该来的人都到齐了，客人自我介绍，他的匈牙利话带着外国口音。

“ 她是我的妻子 ,叫玛德琳。”

经理鞠了一躬。

“ 几分钟之内警察就来。饭店的所有出口都已经封锁，并派人严加看守。请详细地告诉我们，您被偷了什么。 ”

“ 被偷了这个。’加拿大客人说 ,同时指指铺得整整齐齐的床。隔多瑙河从布达射过来的金色阳光洒在床上，上面静静地躺着一只公文包。

“ 这个 ?”

“ 这个。”

“ 您在记吗 ,同志 ?”

“ 我正在记。”

“ 而您 ,克利克同志 ,请仔细观察。’经理对侦探说“ 现在是您显示能力的时候了。 ”

侦探俯身看着皮包。

“ 说的是 [illegible] ” 他问。

“ 是它。”

“ 我想问的是 它被偷了 ?”

“ 是它 ,是它 ,是它。’巴拉伊先生有点烦躁“ 如果它没有被偷 ,我何必劳你们的大驾。”

“ 那就是说 ,还没有找到。’侦探试探着问。

“ 您别在这上面费脑筋 ,’经理提醒侦探“ 您最好考虑考虑丢了的东西。 ”

“ 这就开始， ” 侦探说。他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伸手去摸这只皮包，但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它，而且不断地围着床兜

圈子。接着他走到女秘书身边，开始口授。

“应侦查的皮包为浅棕色公文包，小牛皮制成。边上缀有黄铜的 J.B 两个字母。”

“这是我的名字约翰·巴拉伊的头两个字母。”

“锁上有钥匙孔。我可否要一下这把钥匙?”

“钥匙早被我丢了。”

“这是个错误，”侦探说，“尤其考虑您经常用它装很多钱。”

“钥匙即使不丢我也不用它，因为我总是随身带着皮包。”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出事了。”

“您最好别在这里教训客人,而是应当把小偷逮住，”经理打断侦探的话，接着他转身问服务员，“你送早点来的时候看见皮包了没有？”

服务员说，他看见了，但不是在现在这地方，而是在桌上,靠着花瓶。

“那么你,波丝尼阿克妮?”

打扫房间的女工也看见过，也是看见这皮包靠在花瓶上 。

“那么你们可以走了，”经理说。其间侦探用电话把失窃皮包的形状告诉了大门服务台，然后他转身问客人。

“请告诉我,丢失的皮包里有什么？”

“两份护照,两张飞机票,六千美元现金,还有我家狼狗的照片。狗不跟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总是随身带着它的照

片。请把我说的情况和事实核对一下。”

“我丝毫也不怀疑您陈述的真实性，”经理说。“您呢，克利克同志？”

“我也不怀疑，”侦探说。

可是客人坚持要进行核对，并要求把他的话载入记录。大家打开皮包，都看到小偷偷的是两份护照，两张飞机票，一大捆美元和一张狗的照片。

“这狗真漂亮，”经理说。

“钱的数量也很可观，”侦探插了一句。“您是说六千美元？”

客人点点头，但他坚持请侦探把钱点一遍。

“确实是六千美元。您先生总是随身带这么多现金？”

“只是现在，”客人解释道。“我们离开这里后要去维也纳，我想在那里买一辆波尔舍牌小车。如果用支票，就需要等加拿大来的认可，那就太费时间了。”

“这和您没有关系，”经理告诉侦探。“您最好还是去找小偷。”“而您，”他转身向客人说，“尽管放心，钱是肯定会找到的。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会丢。”

“可是我们的机票是明天的。”

“那么今天晚上就找到。不过现在让我们接着来，皮包里是不是还有或者还丢了什么贵重物件？”

“只缺了我妻子的貂皮披肩。”巴拉伊先生说。

他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这条披肩，满意地扬了扬。“看来它没有引起小偷的注意。”

“感谢上帝，”经理说，“让我们再向前走一步。你们离开屋子有多长时间？”

“两点钟我们出去吃午饭。由于我的妻子玛德琳对匈牙利鱼汤慕名已久，于是我们步行到马加什地下餐厅。屋子空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你们是锁了门的？”侦探问。

“是锁了的。钥匙我们交给了服务台。”

坐在一旁偷偷地量脉搏的经理跳了起来。

“您听见了没有，克利克同志？这说明小偷有钥匙。您作为饭店的侦探对此有何看法？”

“这不可能。如果我可以问的话，”侦探转身向客人，“您没有带走皮包？”

“我？随身带六千美元到马加什地下餐厅？我兑换的匈牙利福林还花不完呢。”

“您刚才说，皮包总是随身携带的。不过这次却放在饭店里了？”

“您别在这里盘问一个外国客人，”经理告诉侦探，“我立即把问题弄清楚。”

“经理同志想做什么？”

“我给马加什地下餐厅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对方的经理接了电话，这里的经理把这件不愉快的事说了一遍，并且打听那里是不是发现了一只缀有 J. B 黄铜字母的牛皮公文包。

需要等一等。在短短的两分钟等待中经理又转身向

墙，偷偷地吞了一片洋地黄。接着，他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地通知在场的人：缀有 J.B 字母的牛皮公文包在一张餐桌的脚旁找到了。皮包的主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前往该餐厅的存物处领取。为了保险起见，经理还问电话的那头，皮包里装有什么。

“两份护照！”他兴奋地叫了一声，“两张机票，一大捆美元，一张狗的照片……您放心了吗，先生？”经理放下听筒，这样问客人。

“那当然，”客人说，“我非常感谢您。”

“我刚才就说过，在这个国家里一切井井有条，什么东西也不会丢。我的话被证实了，对吗？”

“确实如此。”客人点点头。

“巴拉伊先生，您可以对故国引为骄傲。”

“我历来如此。”

“现在您愿意怎样，是我派人去取，还是你们散步过去亲自领回？”

“我想，”客人说，“经过这样高度紧张以后，散散步没有坏处。”

“悉听尊便，”经理打开门，“如果您不介意，我建议您把这皮包带上。”

“你说得对，”巴拉伊先生点点头，把貂皮披肩搭在妻子肩上，把皮包夹在自己腋下，然后前去马加什地下餐厅。果然，在那里毫无障碍地领回了自己的皮包。

在回来的路上玛德琳思索着，越走越慢，最后在一个中

心有座塑像的小广场上站住了。

“你说，’玛德琳用法语问，因为她是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这第二只皮包也是我们的吗？’

约翰·巴拉伊伸手进去摸了一会，拿出一张狗的照片。

“你认识吗？”

“当然，它是我们的凯撒。”

两人动情地端详着照片，他们出门已经四个星期了，非常想念这条狗。正在这时候，有个老太太从一条长椅上站起来，缓缓地向他们走来。老太太穿着褪色的淡黄俄式连衣裙，脚登一双破男凉鞋。

“可以让我看一眼吗？’

老太太走到他们中间，看看照片，腼腆地笑了笑，问：

“这狗是你们的？’

“是我们的。’巴拉伊先生说。

“你们是外国人？’

“您是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这么想的。也许是从你们的衣服上看出来的。请等一等，我想请你们看一样东西。”

老太太说着从布提包里拿出一个缀有 J. B 两个字母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又拿出一张狗的照片。

“认识吗？我是在这公文包里发现的。”

“这是我们的狗。”巴拉伊先生这一惊非同小可。

“以后请对自己的东西多加小心。’老太太摇摇头，看到

男的已经拿了两只皮包，便把第三只塞到女的手里。“里面还有许多外国钱。”口气里带着不满，然后又走回长椅坐下。

“你明白吗？”玛德琳举着皮包问。

“我需要明白什么？”丈夫两腋夹着皮包问。

“这些人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约翰·巴拉伊思索着，“我离开这里已经好久了。”

希望永远是有的

“ 做个地下墓穴可不便宜，”办事员说“ 尤其在主要街道上更贵。”

“ 不一定要在主要街道上，”顾客说“ 主要条件是要水泥做的。”

“ 水泥做的 ?”办事员吃惊地说“ 奇怪,不过当然可以办得到。”

办事员把价目表放在手边，拿过一张纸算起来。水泥地下墓穴，不竖墓碑，即使在偏僻的地方价格也很可观。可是顾客说，他不在乎。

他咬着指甲，想了一会。

“ 还有，”他说“ 要一个管子。”

“ 什么管子 ?”穿黑衣服的办事员问。

“ 我自己也不清楚。就象一个烟囱，象一只喇叭，就象船上的那一类，也许和酒窖里常见的那种差不多。 ”

办事员把工程师请来了，不过这位工程师好象很迟钝。他又请顾客说了两遍，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管子是用什么材料的？ ”

“ 这就是你们考虑的事了。 ”顾客开始不耐烦。

“ 石头的怎么样 ?”工程师问“ 也许用砖砌或者用某种

金属？”

“你说什么好呢？”顾客问。

“我实在无可奉告，但是跟墓穴有关的东西用石头是最普遍的。”

“那么就用石头。”顾客说，他心不在焉地看着这个木头木脑的工程师，“还要通电。”

“通电？”办事员和工程师越来越糊涂，“那里为什么要通电？”

“问得真有意思，”顾客不高兴地说，“还不是为了亮一点！?,，

几分钟的国际政治

附近的煤铺我都去过了，甚至连杂货店也没漏下，但就是买不到。确实，眼下买东西不容易。正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在市郊有个设在地下室的商店，那位店主神通广大，手腕灵活，据说任何燃料都有办法弄到。当然，额外得送他一瓶甜酒。

正好，家里有瓶现成的甜酒，而且还是古巴货。我带着甜酒，找到了这个地下室。往下要走八级台阶。我刚走到一半，下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里不卖民主德国的引火煤。”

“我不买那个，”我说。

“那您要什么？”店主对酒瓶扫了一眼。

“我想买一瓶裂变物，”我回答。

迄今为止，所到之处都回答我两个字——没有。但这位老板却走过来，拿起我的酒瓶子，看看上面的商标，端详了一番印在商标上的甘蔗，说道：“也许我可以给你弄一点铀沥青。”

我笑起来。

“您真会开玩笑，”我说，“您难道要我在厨房里自己去浓缩它吗？”

我抓起酒瓶准备放进提包里，老板让步了：

“不要急嘛，您总得说得明确点，究竟要什么。说不定可以想想办法。”

我认为，他知道我要什么，但还是耐心地告诉他，我要做一个普通的原子弹，要高纯度的同位素铀233。

“当然,如果没有铀233,”我说,“那么来一点钚239也可以勉强对付。”

我重新把酒放在布满煤屑的洋铁皮桌子上。我不开口，他也不说话。过一会，他拿起酒瓶子，转身放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柜子里。不是有句话叫做“心照不宣”吗，不是还有句叫做“尽在不言中”吗？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老板似乎出于形式上的需要，问了一句：

“那么您已经有运载火箭了？”

“是的。”

我没有多费唇舌。我不想告诉他，为了弄到中程火箭我花了多少力气。那个契拉海齐手工业合作社要的代价要高得多——不是一瓶甜酒，而是一架英国制的立式钢琴和六匹布。当然不能告诉这老板，否则他就会抬价了。果然，老板要了个很低的价钱，于是我如数照付。

“您带了什么东西来装走它？”

“我什么也没带。”

“那您还得付两福林的玻璃瓶工本费。”

我交了两福林。

“瓶塞有吗？”

瓶塞我也没有。

他叹了口气，从刚放进甜酒的柜子里拿出一个脏酒瓶，撕下一角报纸，卷一卷，塞在瓶口里，就权当瓶塞了。

“要给您包一下吗？”

“不必了。”我说。

“那么再见，希望您以后再光顾小店。”老板说。边说边陪我走到台阶旁，又问了一句：

“我希望您这是用于和平目的吧？”

“那当然不在话下。”

“不过您看来象个大滑头，”他笑嘻嘻地竖起手指，象是在威胁我。

色 情 事 件

若洛日马伊今天很高兴，他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剧评。

关于这个正在上演的剧本，全市众口交誉，一致赞扬，唯独他力排众议，指出这是一个淫秽作品，用意极为卑下，几乎每句台词都在影射色情和淫欲。在这人欲横流的肮脏演出中，甚至那两片大幕闭合也似乎在给人以性的启示。

若洛日马伊本人过着非常严格的生活。连他本人也极少看得到自己的全身，他洗澡时还穿着洁白的睡衣。在睡衣的某个地方开了个口，他妻子睡衣的相应地方也有一个口。所以可以说，他的三个孩子是非常高尚地来到人间的。

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剧评使若洛日马伊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他踌躇满志，神采飞扬地在拉科齐大街上漫步。他如此心满意足，以致暂时没有计较充斥街道的下流现象。其实何止千万！比如说，那警察伸着两条胳膊，象什么样子！至于那些广告，呸！还有，谁要是见过一条公狗和母狗干那无耻的勾当，那么当看见铰接式无轨电车时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呢？当然，这些事暂时可以放一放。可是那是什么？他在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前面大为愤慨地站住了。

橱窗里面是一个穿着两截游泳衣的年轻姑娘，举着一个大大的红皮球。姑娘虽然是蜡做的，但若洛日马伊还是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他认为，姑娘的这身穿戴使人反感。他认为，姑娘把球举得这么高——无疑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为的是勾引行人。同时他认为，不管多么不可思议，姑娘正在向他飞媚眼。

不知怎么搞的，若洛日马伊没有赶紧逃避，反而慌张地举起帽子向姑娘致意，忙乱中他忘记，其实他已经表示过一次礼貌了，接着他又糊里糊涂地举了好几次帽子。这时姑娘发出了诱人的笑声，撕下衣服上的价格标签，从橱窗里冲了出来，准备投身到他的怀抱里。

批评家大惊失色，撒腿就跑，姑娘紧追不放，后面一群人也跟着他们飞跑，到了阿斯托里亚饭店门口就爆发了一场混战。路边的粮贩以为政局发生了变化，就叫卖起战前的报纸来了：“请看《民族报》！请看《黎明报》！”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但姑娘还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大学门口，进了大门，追上楼梯，追进教室，终于把若洛日马伊按倒在他平日的讲台上，说：

“我亲你这可爱的小鼻子！”

他亲了若洛日马伊，在这位科苏特奖获得者的鼻子尖上吻了一下，回到橱窗里去了。

真新闻和假消息

我爱读报，每天早晨总是高兴地打开报纸，从头看到尾。

对什么新闻感兴趣？凡是昨天以来在世界五大洲发生的一切事我都感兴趣。正由于亿万人都有和我一样的兴趣，世界上便有了五脏俱全的新闻机构。

层出不穷的有趣新闻从电缆、记者笔下、传真机、电传、编辑部以及印刷厂汹涌而出，然而维持这些庞大的机构需要大量资财。最近我忽然悟出：这明明是笔冤枉钱。

我是怎样认识到这点的呢？且听道来：

前不久我在国外待了一个月，由于早晨没有报可看，感到特别别扭。后来，在第二个星期末，偶然见到一张布达佩斯出版的旧报纸，那是我用来包小电炉的。我取出电炉，打开报纸，读了一遍。第二天，第三天……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我感到，旧新闻一点也不比新消息乏味。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如果说，一张旧的报纸丝毫不比新的逊色，那么可以不可以认为，我们读到的消息不一定非要以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为根据不可。也许，假消息同样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作了试验，而且成功了。下面是几条有趣的消息，都

是信手拈来,随意编成。我希望,这些从未发生过的新闻也能满足读者们的兴趣。如果此举成功，其意义之重大当不待言。

五　洲　大　事　录

教皇学骑自行车

天主教教皇遵照医生建议，每日早晨骑自行车绕圣彼得教堂广场三周。扈从除医生外仅有六名瑞士卫兵。届时卫兵换下沉重的头盔，戴上白色安全帽随行。罗马市民以及众多旅游者和朝圣者跪观教皇早晨的锻炼活动，直至结束。

致命的煎土豆

科瓦奇·洛林茨妮是位孤身老妪，住在布达老市区。头天晚饭是煎土豆。数口下咽后即感胸口剧痛，并当即死去。解剖表明，除煎土豆外，在这位老年人的胃里有一束报春花、一架用储蓄银行贷款购买的基辅牌照相机和一本长篇小说《废铁堆》。医生们认为这些异物是造成科瓦奇·洛林茨妮的死亡原因之一。

太空中的匈牙利人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美国宇宙飞船康拉德大尉系匈牙利裔，他的父亲康拉德是从“三百万乞丐”的旧匈牙利

萨巴德巴江流亡出去的。康拉德大尉在美国空军服役，匈牙利语说得很流利，在漫长的太空旅行中他经常哼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蒙阿慕,蒙阿慕,你使我仰慕’这首匈牙利流行歌曲。

自　噬　其　脚

牛奶及奶制品收购中心工作人员曼戴雷尼·盖扎在自家院子里自噬左脚见骨。据称，此举目的是借以发泄对工作单位的不满。

新　西　瓜　病

基什科尔巴什乡“自由生产合作社”社员赖麦·贝拉妮在半夜听见轻轻的声音。这位认真的社员顺声摸瓜，在合作社瓜地里发现了一个呻吟着的西瓜。救护车立即把这个瓜送进了县医院。

该医院外科主任博德罗基大夫当获悉西瓜是合作社的财产后主动放弃了预订的去南斯拉夫的旅行计划。迹象表明，必须对西瓜进行手术处理。人们不断给医院打电话，因为附近的几个合作社都对病瓜深为关切。

收藏家还是外汇投机分子？

法院判决匈牙利裔克利夫兰人塞德列希·萨博·约瑟夫一个福林罚款。该被告在布达佩斯许多住宅楼里偷窃“电梯正常运行”牌多达一手提箱。萨博辩解道，他无意从

事投机，他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收集怪异物品是他的癖好。

体育用品工业之振兴

外多瑙河钻探公司有经验的钻井工人遇到了惊人的现象。昨天，当许托拉波茨卡地区油井钻到二千二百米深处时猛烈地冒出煤气，然而接踵而至的井喷射向天空的不是石油，而是大量的球鞋。多瑙河制鞋厂质量检查员当即奔赴现场，经鉴定，这些球鞋质量完全合乎规定。可以设想，许托拉波茨卡的地下蕴藏不但可以满足国内需要，还可就此和阿富汗签订一项外贸合同。

巴拉圭革命行动

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要求增加军饷的第三装甲师包围了总统府。经过短时间射击，赶走了亲美的右派反动总统洛佩斯·布里略，起义者敦请具有进步思想的阿莱里奥·拉巴斯出任总统。截稿时该市居民正在举行火炬游行，庆祝反动势力在南美洲遭到新的失败。

巴拉圭新的革命行动

要求增加军饷的巴拉圭空军向总统府花园空投一个空降营。经过短时间射击，赶走了亲美的右派反动总统、刚上台三刻钟的阿莱里奥·拉巴斯。亚松森的居民为庆祝具有进步思想的洛佩斯·布里略出任总统，举行火炬游行。

截稿时游行尚在进行。

我希望，上述假消息可以充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这样,全部通讯机构和设备 电传、通讯社、电缆以及传真机都可宣告寿终正寝了。

这样，我们可以节省许多钱，连报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可全部遣散，因为本文作者愿廉价向国内新闻部门提供有趣的、读起来是既及时又可信的假消息。

选　　择

“您好,小姐。”

“顾客您好,您想买点什么?”

“我想买一顶褐色帽子。”

“您想要什么样的？运动式的？典雅型的？宽帽檐的?”

“您看我戴什么样的好,小姐?”

“您试试这顶…… 轻便,颜色不太深,也不过分浅。镜子在那边。”

“我看这顶不错。”

“就好象给您设计的一般。”

“是这样。不过如果我不太麻烦您的话，请再给我看一种。”

“没有问题。比如,我也非常乐于向您推荐这顶。”

“真的不错。我真不知道应该要哪一顶。”

“也许可以试试这一顶。很多顾客对这个式样很满意。你戴上跟刚才两顶一样合适。”

“您说得对。那么这三顶帽子的价钱怎么样？”

“价钱都一样。”

“质量呢?”

“我敢说,谁也不比谁差。”

“那么这三顶帽子之间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先生。其实我没有三顶帽子。”

“那您有几顶？”

“就是这一顶。”

“就是说，我把它试了三遍？”

“是这样。我可以不可以问：您看中了哪一顶？”

“我决定不下来。也许还是要第一顶。”

“我想，您是作了正确的选择。虽然其他两顶也不差。”

“不，不……我想，我决定要第一顶。”

“随您的便，先生。再见。”

皆 大 欢 喜

纪念卡林蒂・弗里捷什①

一《钓鱼报》

好消息！布达佩斯糕点公司最近投放市场的面制小球鱼饵用来钓鲤鱼最为相宜。这批新的、意义重大的产品为一百克包装，所有鱼具店均有出售。

钓鱼爱好者的妻子们可以引为高兴的是，该钓饵加工方法极其简单：只需将原料放在沸水中煮五分钟，然后滤去水分即可。约一小时半以后韧性达到最高，可在水中浸泡四五小时，是钓鲤鱼的理想诱饵。

二《鲤鱼报》

好消息！布达佩斯糕点公司继上次受到我们普遍欢迎的“面疙瘩鱼食”之后又有新的产品问世。

该产品的名称为‘面制小球鱼饵”,较‘面疙瘩’易于到手。在静止的水中可在鱼钩上停留四五小时，因此无须急

① 卡林蒂・弗里捷什(1887—1938)，匈牙利讽刺文学家。

躁和为之进行争夺。

同胞们！不要后退，不要见新事物生畏！面制小球鱼饵有营养、可口，含维生素成分高！祝大家健康！

匈牙利经济生活中供求规律之体现

一

现有面值为一百福林的钞票三张，使用次数不多，愿以原价转让。联系信箱代号"：愿予行家"。

二

急欲购买面值为一百福林、完整无缺、印有科苏特头像①的钞票三张。联系信箱代号"：愿付现款"。

①匈牙利一百福林面值的钞票上印有科苏特头像。

一位国会代表的发言

以勇于提出重大议案和为群众利益仗义执言而著称的国会代表德奈什·德奈什今天又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发言了。他昨天已经就此收集了一些材料，今天仍在继续思考。刚一醒来，在床上一边喝牛奶咖啡，一边就在想问题。

嗯，大概正因为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这位琼盖尔州的国会代表把事情的次序弄颠倒了。他不是先洗澡，也没有把如何战胜干旱的立法草案在国会上宣读，而是在浴室里向妻子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讲了一遍。全家都同意他的建议。

在国会的会议上，他被安排在第三个发言。他虽然登上了讲坛，却没有宣读如何战胜干旱的立法草案，而是洗了个热水澡。他坐在浴盆里，在耳朵后面、脖子上、胳肢窝里、下身都抹上肥皂，接着他冲洗干净，擦干身子，然后坐回到自己多年来的琼盖尔州代表的席位上。

国会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有关部长也发了言，一致通过了他的提案，形成法律。(匈牙利通讯社发。)

审 判 教 授

布达佩斯法院今日宣布对前教授卡斯卡一孔·盖扎和其他十六名同案犯审讯结果。这位全欧闻名的教授及其一伙(著名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自动化工程师，以及大马士革夜总会肚皮舞舞女斯莱因兹·佐菲亚——艺名拉·帕洛玛）被指控所编纂的七卷本《匈牙利百科辞典》与时代精神相悖并编造大量谎言，其目的在于欺世盗名,愚弄读者。

辩护律师要求，考虑到被告历史清白，科学研究成果卓著，请予从轻发落。律师力图证明，专业知识积累到一个极高水平时，便会向反面方向转化。但法庭认为唯一可以考虑减刑的因素是，被告在编纂荒谬的《匈牙利百科辞典》中并未得到物质上的收益。

对于上述诸点，检察长认为：被告学识渊博，正是应该从严惩处的因素。检察长并从该出版物中选择若干词条当众宣读。旁听席上的科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听后莫不大呼“该死”。

下面是几个作为例子的词条：

布达佩斯　现有人口一百八十万。一七七六年由纺织

工匠瓦莱罗·安道尔建立丝织厂时奠基。丝织厂按照希尔德工程师的设计图建成，位于理瓦莱罗街。城市其他方面不足挂齿。

文学　系佩采尔镇附近一个牧鹅草地上疗效矿泉的名称。泉水对消化功能紊乱及更年期症状有明显效果，对前列腺炎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兔唇者可用麦秆吮吸本泉水，健康人服用后易患皮疹。

匈牙利　固执病名（学名：fixa idea），患者一千万①。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系可治病症，然愈后姿容大减。

世界道德准则　群众体育运动，类似足球，二十二人参加。观众（可多达数万）不受比赛规则约束，可随意为运动员鼓劲。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国文科大学生，多子女（黑氏诸系）。患有平衡失调症，经常上下颠倒，因此需将其首尾倒置。

剧院演出　国外晚间从事的活动，无相应的匈牙利词（德文：Zerstreuung，法文：distraction，匈牙利文中过去曾

①匈牙利现有人口为一千万。

有“消遣”之意）。系一种受人们欢迎、使人惬意的艺术享受。在我国为安乐死亡法之一种（参见“无痛苦致死术——euthanasia”）.

拉若德·米哈伊(1897—1964),电报投递员,后任办事员至退休。无任何建树。关于他的一切专著均认为他没有任何文学方面的爱好。拉若德安葬于国会大厦。

法庭判处卡斯卡一孔·盖扎有期徒刑八年，其余同案犯各一年半。斯莱因兹·佐菲亚援引材料证明,刊登在《百科辞典》中她的七十五幅裸体照片，因拍摄时本人不明真相，予以无罪释放（用裸体照片作插图的词条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加冕、汉穆拉比法典①、科苏特·拉约什宣布剥夺哈布斯堡家族王位②、霍里亚和克罗什加起义③等）。

对判决不服可上诉。

① 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伦王国法典。

②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爆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革命，翌年初科苏特宣布匈牙利独立

③ 一七八四年爆发的罗马尼亚族农民起义。

政 府 公 告

当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胜利之后

巴博尔纳伊国营农场洗马工人巴洛格 · 伊斯特万第二已开始休假。(匈牙利通讯社发。)

几封有关匈牙利的信

不久前谢世的巴拉·贝奈戴克博士是有名的收藏家、多种学科的学者和发明家，生前曾进行世界范围的经常而广泛的通信联系。这位业已作古的学问家涉猎之广、思维之活跃只是在对他的信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才算窥得一斑。下面是其中的几封，仅从发信人的影响看，它们也具有可观的历史价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辱承垂询，诚惶诚恐。华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斗不已时通过瑞典红十字会抵达作为交战一方的美利坚合众国，仅此一端足可令人为之感叹不已。贱体粗安，诚如吾兄所知，弟正在从事复杂的物理学研究。亦正如吾兄所言，在诸多杂务之中如能有一条活泼之匈牙利长毛哈巴狗，当能为弟带来若干欢娱和轻松。然在今日之环境中瑞典红十字会能否将该狗从德布勒森运抵此处实堪忧虑。至于狗之性别，悉听尊便。对足下之关怀深表谢意。

您的爱因斯坦谨上

托马斯·曼：

深为尊敬的巴拉博士！

《魔山》确系拙作,此乃青年时期之产物,该书居然能博得先生青睐实感无限欣慰。关于遵命为台端与贵友打赌任裁判事,深感智者亦有一失。盖“托马斯”系小名,“曼”是贱姓，因在德语中——与匈语正好相反——正确的顺序是名在前，姓在后。即我的姓名不是曼·托马斯,而是托马斯·曼。据此，您将输给贵友一升半杏制烧酒。耑此谨复。

托马斯·曼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亲爱的巴拉大夫！

谢谢您的鼓励和可贵的建议。可惜我的丈夫连日因公务繁忙，无分昼夜都在斯莫尔尼宫，因此我无法把您的关心转达给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地理解了您来信的意思，因为翻译——一个不太识字的匈牙利战俘——的俄语说得相当困难。但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您是向我丈夫推荐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并给他寄来了《资本论》一书。可惜我们这里由于巷战的原因，邮递工作时断时续。但您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是很认真的。我很高兴——如您在来信中所说的——您“以同情的心情”注视着彼得堡事态的发展，同时我还可以向您保证，我丈夫为人豁达，因此您如发现他在工作中的错误时欢迎来信指正。

顺致问候！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代替列宁执笔）

阿道夫·希特勒夫人爱娃·布劳恩：

巴拉先生！

由于德意志国家社会党邮政彪炳史册的功绩，尽管布尔什维克们已经包围了柏林，使得它的周围已经是一片废墟，我虽然退居到了帝国议会的地下室，还是及时收到了您的来信。您了解得很对，元首确实相信笔相学，因此您的来信在敌机两次空袭的间歇中（否则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我读给他听了。对于您从元首的笔相中分析到他的思路敏捷、性格坚定、温柔敦厚和与人为善诸点深获他的赞许。对于您从他所写“ r ”字母的弯曲中发现了他所从事冒险事业的胜利和同盟国必败的论断报以满意的微笑。元首近来遇到若干烦恼，因此，他被地下室空气染白的脸上偶尔出现阴云，然而这阴云被您明晰而具有说服力的来信一扫而光，对此我向您深表谢意。在此最后胜利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高呼：希特勒万岁！

加加林：

我只能作简短的回复，因为我不愿将无线电联系用于私人事务。

1. 我的外祖父不姓巴拉,他的籍贯不是科马罗姆①。

2. 我只在升空之际稍感头晕。

3. 我没有带啤酒，只带了水。

4. 便在瓶中，然后用软木塞塞紧。

5. 对所介绍做奶酪面条的方法谨以我妻子的名义表示感谢。致

来自太空的问候！

小喀叶坦·阿尔伯特

尊敬的先生！

谨以全家名义向您的关心致谢，然而非常遗憾，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第二十一区的裴多菲街改名为喀叶坦·阿尔伯特街。先父生前用私人卡车只从事货物运输，曾两次因在酒店斗殴被罚款，一次因偷运烟草被劳教数年。然而仅此区区数件小事实在不足享此殊荣。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先父深沉内向、不苟言笑。也许在他沉默的时刻里脑子里出现了进步思想，而这些进步思想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还是使他不朽。顺致

问候！

喀叶坦全家

① 科马罗姆是一个匈牙利城市。

一棵失望的郁金香

谁想得到啊！？

在老教师窗口开了七年花的那棵郁金香，总是健健康康的，从来也没有抱怨过，花开得好好的，头天晚上还给自己的小伤口撒了点花粉，然后静静地睡着了。可是清早五点钟——花总是很早就醒来的——从五层楼窗台上摔到街上了。

警察起初认为是有人出于谋杀的动机把它推下去的，于是询问了老教师夫妇。但是他们消除了警察的怀疑，还说，他们是怎样精心培养和爱护这棵郁金香的，并且还因为这个不幸事件而觉得很伤心。楼下的中校夫人也这样说。所以，调查几天以后就停止了。

这棵自杀的郁金香是大红的，和周围没有什么来往，大家都认为它与世无争，所以不至于因为不称心的事而自寻短见。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使它离开了大家？

直到一星期以后才弄明白。那天中校夫人打扫阳台，发现了郁金香的遗书。她于是送到楼上去，老教师把这封潦草的信读给他们听：

“在您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亲爱的老师，亲爱的伊尔玛奶奶，请原谅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我

实在不愿意再做郁金香了。”

“那么这可怜的孩子想做什么呢?”伊尔玛奶奶问。

“它没有写。”老教师答。

“一棵郁金香能做什么!”伊尔玛奶奶摇摇头,“真没见过。”

永　生　者

在比克山麓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个穷山村，住着约摸四五百人。他们都在山脚下种地、浸麻、梳麻，以艰辛、繁重的劳动换来餬口的面包。只有三个吹号的人例外。

他们三个从早到晚只管吹号。排成一行，吹着号在村里走来走去，走遍每个角落。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个退伍的二等兵，胸前挂着擦得铿亮的奖章，下巴下面系着一条红方格手绢，这是因为他非常珍视自己的军服，唯恐吹号的时候唾沫星溅到衣服上。

当年的二等兵动作硬挺，步伐僵直。比起来，中间那个吹号的就显得非常散漫，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此人过去在一个马戏团乐队里干事，有一次大火烧毁了帐篷，把他的记忆力也烧掉了，打那以后他只能凭别在喇叭上的乐谱吹了。正因为他必须盯着乐谱，所以他不断绊跟头，于是便免不了要撞到前二等兵身上，撞得二等兵号里吹出来的象小猪挨刀时的嚎叫声。

第三个音乐家只为自己演奏。他步子飘忽，对脚下的泥浆、尘土全然不顾，世界似乎已经在他周围消失了。他戴着一副眼镜，眼镜的一条腿断了，用橡皮膏粘在太阳穴上。背上用别针别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本人演奏水平堪

与音乐学院毕业之小号艺术家媲美，愿承担宰猪节、婚丧宴请中的娱宾工作。匈牙利人不可侮！”

有一次，村里最美丽的姑娘结婚，请他前往演奏，可是他拿出医生开的病休证明，没有应邀。另外两位也没有表现出比他更大的勇气。村长把他们找去，跟他们作了认真的谈话，说是既然他们帮不了村里的忙，至少注意一点自身的安全。因为浸麻池没有用篱笆或栏杆围起来，已经有几对野鸳鸯和过路的外地人晚上淹死在里面。所以村长出于好意请他们太阳下山以后别在浸麻池附近游逛。可是对村长的警告他们置若罔闻。

却说麻浸透以后要放在铺在草地上的帆布上晾干。村长第二次找他们谈话，说是他们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却也罢了，至少别去踩帆布。但这三位对此也不予理睬。

他们无论寒暑，不管晴雨，平日也好，节假日也罢，照吹照走无误。尤其是每逢秋天，当浸麻池臭气四溢，姑娘们和妇女们撩起裙子站在蚂蝗游来游去墨汁般的池水里干活时，这三位更是起劲地围着浸麻池吹着、走着。听到号声，姑娘们羞涩地放低裙子，瞪着眼看他们徐徐消失在雾气中。

当浸麻的活结束以后，村里总要举行一次集市，每逢这时，孩子们总是缠着父母给他们买把喇叭。

孩　子　们

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当了水手，他第一次出海到太平洋去以后没有再回家。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没有发生什么事，谁也没有说起过。

小儿子留在家里。后来有一天老太婆打发他去买蛔虫药(药房从他们家数是第七家),他也没有再回来。

所以故事里的老太婆都有三个儿子，因为只有第三个孩子才会走运。

活　下　去

作为一个大政治案件的第四号被告，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一个单间牢房里，他已经挨过了六年。他是无辜的。同伴逐一被监狱生活折磨倒了，人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出问题。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肺，有的人是精神失去平衡。

他由于神经系统过于脆弱，早在入狱后的第六个星期就得了歇斯底里。可是当他趴在桌子上嚎啕的时候，在桌面上发现了一只蚂蚁。这使得他连哭也忘了。

他久久地看着这只蚂蚁如何挣扎着搬运一片食物屑。后来他用指甲一次又一次地把这片食物屑推远。整整一上午他让这只蚂蚁在桌上爬来爬去消磨时光。

晚上，他把蚂蚁收在一只小药瓶里，第二天让它爬火柴棍。他很快发现，用肉末来训练这只小动物要比用面包屑有成效得多。果然，在第八个月，蚂蚁能在搭成十字的火柴棍上打秋千了。虽然，把在火柴棍上犹犹豫豫地爬来爬去叫做打秋千，未免有点失于勉强，但这个成绩使他产生了几乎是高兴的感觉。

当坐满第三年的时候，由于他表现良好，受到特殊照顾，允许给他纸笔和书籍，但他傲然地拒绝了，因为这时蚂

蚁已经学会了推一粒从圣诞节点心上掉下来的罂粟子。但对于这个表演他也不满意，因为这仍然没有超过一般蚂蚁可能达到的水平。如果能使蚂蚁用两腿站起来，这就与众不同了。十八个月以后，这个目标也达到了。

又过了一年半，有人偷偷告诉他，很快就要给他恢复名誉，释放出狱。在此期间他训练出一个了不起的节目：蚂蚁两腿站立，向上抛这粒罂粟子，然后接住，也就是说——虽然也还是有点勉强——蚂蚁学会了打球。

“递给我一个放大镜，”回家以后，用毕第一顿晚餐，他神秘地微笑着对儿子们说。“我训练了一只蚂蚁。”

“在哪儿？”妻子问。

他们翻来覆去地看药瓶，用放大镜找，还凑到灯下去仔细观察，但是一无结果。最令人奇怪的是，连他也看不见蚂蚁了！

深夜的电话

我从睡梦中惊醒。先得在黑暗中找到电话，然后在我身体的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喂，”我声音沙哑地说。

“喂。”

“谁啊？”我问。

“我是裴多菲·山多尔。”

我晚上刚从巴拉顿阿尔马迪回来，很恼火这样深夜打来的电话。

“喂，”我说，“我不喜欢开无聊的玩笑。”

“天哪！”对方说，“您知道从我这里打电话有多么困难吗？我考虑了两次才决定给您打。难道您不愿意和我说话吗？”

“那就是说您不是在开玩笑？您真的是裴多菲？”

“那自然。那么，言归正传，说话时间是三分钟。”

“我从来也没有接到过亡灵的电话，言归什么方面的正传？”

“对我来说那完全是无所谓的。您可以向我问点什么。”

“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让我向您提问题？”

“您别浪费时间。我想您总有事情想问我。”

“自然是会有的。可是一下子想不起来。”

“什么事情想不起来?”

“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倒是听说过,您在一个公开场合赞扬过我。”

“不止一次了!我从小就喜欢裴多菲的诗。”

“很高兴。”

“对您的散文我也五体投地。”

“好极了 那么让我们聊聊。”

“请问,聊什么。”

“您现在还想不起来?”

“现在还想不起来。”

“其实我期望于您的可不止这些。”

“真不好意思。”

“那就打扰了。”

“晚安。”

Gli ungheresi

冰淇淋是卡塔尼亚①一位名叫乌戈·里卡多·萨尔瓦托·朱利奥·季罗拉莫·B的点心师发明的。

关于发明的时间，现在还有争论，不过在这问题上费时间意义不大，反正是和印刷术起源的时间差不多。

乌戈不仅发明了冰淇淋，还发明了蛋卷杯和推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难以想象，好比说，伊里尼发明了火柴，而要另一个人去发明火柴盒；埃尔利希发明了“六〇六”，而要另一个人发现梅毒。这样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之，他把自己的发明配了套，就出去闯一番事业了。

他走遍洛多梅里亚、比萨拉比亚、蒂罗尔、布尔戈尼亚、勃兰登堡和斯洛文尼亚。他在这些地方所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简直无法形诸笔端。凡是他推着小车所到之处，人们奔走相告，老幼咸集，双手捧钱，满嘴馋涎，兴奋地等待草莓、巧克力、柠檬或者杏仁冰淇淋。乌戈一一满足了顾客的要求，同时，为了使他们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乌戈亲自向他们表演，吃冰淇淋只要舔就行了。

到处都以欢呼迎接乌戈的来到，以沉重的心情送他离

①卡塔尼亚，意大利城市。

去，并且热切地盼望他再次光临。

有一次他来到匈牙利（意大利话叫做：Vngheria）。这里正逢国王颁布新的盐专卖法，全国上下的注意力全集中到这个新专卖法上去了。光是这个现象就使乌戈觉得自己挺丢面子。垂头丧气的乌戈在推车上安了个铃，铃声好不容易吸引了一些人，乌戈热情地向他们推荐冰淇淋。

可是匈牙利人（意大利话叫做：Gli ungheresi）麻木不仁。他们感觉不到夏日的酷热，因为他们头脑里只有盐专卖法，自然对于冷饮品毫无兴趣。乌戈徒然向他们解释：请想一想，只要舔舔冰淇淋就能得到一种享受。可是匈牙利人说，谢谢，他们有东西可舔。非也，乌戈对匈牙利人说，他的冰淇淋各有各的滋味。可是这些木头木脑的匈牙利人说，他们只要舔自己的五个手指头就行了，因为他们的手指头也各有各的滋味。后来，当乌戈还不死心，想继续说明自己的东西是多么价廉物美时，这些匈牙利人就开始向他扔马肉丸子，以为他在叫的"盖拉蒂"（翻成匈牙利话就是"冰淇淋"）这个词在外国蛮话里的意思就是"盐专卖法万岁"，而对这话不作出反应，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

可怜的乌戈心力交瘁，勉勉强强把车推到扎达尔，可是回国却只有靠船运了。临死的时候他对守在病床旁边的意大利冰淇淋小贩们说：

"Gli ungheresi……gli ungheresi……"

然后他咽了气。

在快乐公园里

乐声震耳。他坐进回转木马。一阵铃声，木马带着他飞速地转起来，越转越快。

周围的世界模糊了，他兴奋地意识到自己在飞转而别人却站在原地不动。他感到晕眩，却没有呕吐。

他愉快地经受了考验，回转木马停住了，晕眩消失了，于是,一切如旧。

一个标准的足球球门，里面站着一个标准的守门员，轻松地扑出游客从十一米线射来的球，显然，每个射门的球他都救得出来。

可是有时候国家足球队的前锋也来游玩（有一次，雅卡第二在他弟弟婚礼后就来过），那时候球门周围就会出现一片沉寂。众所周知，国手踢出来的十一米球有时候是无法防御的，而一位技术如此超群的门将却又能接住无法防御的球。这样，将出现一次精彩的交锋，这样的交锋会大大开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眼界。

请看！这一记怒射（就象当年雅卡第二那呼啸生风的左脚球）确实应该说是挺有劲的，而且瞄得也很准，可是这一脚里缺了那个拼劲，那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守门员一如

往常，轻松地扑出了这记重射。

接着，他们两人都以觉察不到的笑容相互点了点头。

每人可以开五枪。

目标是带色的兔子、铅皮小鹿、在水柱上跳动的乒乓球。

谁五发五中，那么他是位勇者。

谁中了两三发，那么他是位智者，因为他既能胜利，也能失败。

总是打偏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连苍蝇也不用怕他。

我们中间没有恶人。

沙发匠 F.N(去年他是鬼怪铁路的第五十万个游客)生活相当坎坷。当年他的父亲被一群法西斯分子当着他的面杀死，他自己也在一次地毯式轰炸中受了伤，后来他又被无辜地关进了监狱。（一张沙发床的床垫他用条纹布蒙的，而美国的国旗也是条纹图案的。在严刑拷打中他承认不是巧合。）所有这些考验他都勇敢地经受住了。

你一定会以为，当鬼怪铁路带着他钻进隧道，在那里机器猫头鹰向他发出凄厉的叫声，棺材盖一会儿顶起一会儿落下，吊着的蜡人晃来晃去，面对这些，F.N 只是泰然置之，而且还会露出一点点讥讽的微笑。

可是并非如此！那么这位沙发匠之所以爱到这里来也

许是出于和别人一样的原因，是为了寻求刺激，使劲喊叫一阵？

但是也不是这原因。如果我们问问他自己，我们就会知道，他去游鬼怪铁路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也不是为了微笑。很简单，因为在这条小小的铁路上他会遇见一大堆旧事，引起他的回忆和思索。在这里他会想起当年的追求和希望，他的爱情和青年时代，也会想起为什么那时要用条纹图案的布做床垫套，其实花卉图案的布也是满不错的。

欧布达三胞胎

报　刊　新　闻

（本报讯）欧布达①医院创了世界性新闻！一位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清洁女工一举产下肩膀相连的三胞胎。上一世纪闻名全球的暹罗连体兄弟从此将被人遗忘。彼等只是双身相连，而欧布达新生儿则是三位一体。匈牙利的母亲们对此业绩引以为殊荣。

医院里挤满了探望者和慰问者，送去了大量花束、礼品和良好祝愿。母子四人身体健康，精神十足。

电　视

欧布达连体三胞胎出生的消息传来，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向观众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接着播放了欧布达的水塔和正在加紧施工的污水处理池。

播音员提请观众不要兴奋过度，并号召全国保持安定局面。

①布达旧城。

谢　忱

谨借贵报一角对在我的三个孩子降生之际表示过祝贺或惠赠过礼物的人们致以谢忱。

费尔贝丝·拉约什妮

医　院　声　明

所谓的“欧布达连体三胞胎”在各地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夸大其词，声言在本院所产乃四胞胎，甚至是五胞胎。对于此一民族主义色彩的谣言，本院深感有责任加以澄清，以正视听。三个婴儿身体相连诚系实情，然而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亦具有类似能力，同时，本院妇产科事先并未鼓动该产妇作任何惊人举动。

今后在本院出生的婴儿仍将以普通的单胞胎为主。

政　府　声　明

有关部门认为，欧布达三连体婴儿一事遭到别有用心的歪曲。经政府指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查明，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单胞胎婴儿，有另外两个正常的婴儿和他在肩部相连，并无任何异常之处，因此政府政策不变，布达佩斯一维也纳高速公路建筑工程照常进行，继续加强与盟国的团结。

友　好　会　见

全国妇联负责人会见费尔贝丝·拉约什妮，了解她究竟生了几个孩子。

亲切的会见从下午进行到晚上，因为费尔贝丝——出于可以理解的做母亲的心情——只是在耐心的说明和说服工作之后才承认她患有重视症，最后她爽朗地承认，她不但把孩子看重了，而且过去一直以为有两个盖勒特山，在匈牙利有两个妇联，甚至还以为有两个党。

寄给报纸编辑部的群众来信

我是一位一个半孩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我的孩子买两张月票？为什么需要两套中学教科书？我的半个孩子为什么喝不到他心爱的半瓶装的酸葡萄酒？

决　议

兹决定不录取该生进入大学，因该生的中学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成绩表明，如一旦进入大学，其超人的智力将在只有一副脑子的学生中引起普遍的自卑感。

警察局寻人通告

一名二十岁的青年男子在极度悲观的情绪中离开欧布达的寓所后下落不明。特征：蓝色独眼，半副牙齿，半圆形脸庞，缺半边身躯。

启　　事

外表正常、思维能力中等、命途多舛的青年男子在遭受失去两个兄弟的悲痛后愿结识能以一般感情相待的青年女子为友。联系信箱代号"平常"。

匈牙利登月火箭重返地球

——与两位宇航员的谈话

一

“在胜利完成了不起的业绩之后，能在凯伦福尔德地面站彩旗招展的酒店里见到你们感到非常高兴。”

“能回到地面我也感到很高兴。”

“大家都很想了解您。关于您自己，能说一点什么吗？”

“说什么好呢？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您太谦虚了。”

“我从来不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虽然我血压高，而且有广场恐惧症，然而在五万个应征者中毕竟还是把我看中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工作过，每个单位都热情地推荐我。”

“请您举个例子。”

“我最后一个工作单位是第八区弗鲁哈夫·阿戴尔助产士训练班。那里人事处给我的鉴定是：‘该同志在助产培训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证明他当宇航员更为适宜。’”

“您真具有超群的天赋。您大概还在少年时代就向往飞往月球了吧？”

“说老实话，这点我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那么您想过做什么？”

“我只想灌地松鼠。”

“灌地松鼠？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我爱喝地松鼠汤。”

“那么为什么正好选上了您当宇航员？”

“这我可说不上来。那时我胃溃疡闹得很厉害，有一次在罗库什医院住院的时候进来了一个科学代表团，他们走到我床边说：‘请这位同志接受我们良好的祝愿，我们将把您发射到月球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些什么呢？”

“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时我嘴里正插着引流管。我只向他们招招手。”

“现在请向我们谈谈月球的情况！”

“它是地球的卫星，它总是一面朝着我们，所以它的另一面我们总是看不到。”

“您还看到了别的什么吗？”

“我还可能看到什么？”

“好比说，那里有没有生命？”

“您问得好，我想，别人对这问题一定也感兴趣。月亮的表面坑坑洼洼，为了灌地松鼠，我把大部分饮用水都用掉了。”

“那您捉到地松鼠了没有?”

“没有。”

“那就是说月球上没有地松鼠?”

“没有。”

“当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您能够胜利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旅行，健康地回到祖国大地，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二

“啊，指令长在这里！指令长先生，您有时间和我谈谈吗?”

“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和您谈，因为我从太空回来的时候肚子坏了。”

“这一定是失重引起的。”

“恐怕是鱼汤。”

“你们带了鱼汤去的?”

“没有。是那里一家好客的家庭请我喝的。”

“您说什么？在月球上有人住？副指令长可没有说。”

“我的同事是个出色的宇航员，可是观察能力较差。而且他对别人并不感兴趣，连人家请他喝鱼汤也不去。他比较喜欢动物。”

“那就是说,那里有人生活?”

“有人生活。而且使我既意外又高兴的是：他们是匈牙

利人，他们已经适应了那里巨大的温差和别的地方特点。他们已经锻炼得不怕冷，当然，也不怕热。此外，由于缺乏空气——在月球上没有空气—— 他们朝口袋呼吸，口袋里装着从国内带去的空气。”

“真动人！他们除了做匈牙利人以外还做些别的什么事呢？”

“他们除了做匈牙利人以外别的什么事也不做。因为做匈牙利人这件事已经忙得他们一点空闲也没有了。”

“他们知道我们吗？”

“可以说，都知道，但是要迟些。由于距离太远，他们用望远镜看到我们这里还只是弗朗茨·约瑟夫二世①时代。”

“那么您看到国王了没有？”

“只看见了一分钟，正好在他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那当儿。当然，从那面看过来的时候，物件没有高度。弗朗茨·约瑟夫也是扁扁的，只有胡子竖在那里，有点象长毛的一福林硬币。”

“真有意思！您还在宇宙中看到了、经历了别的什么吗？”

“看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对于象您这样明察秋毫的人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了。那么您认为最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

“使我最为吃惊的是月亮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①匈牙利历史中没有这个国王，从后面的内容来看，那时统治匈牙利的是弗朗茨·约瑟夫。

“两个？我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话呢？您是说，两个月亮是一前一后？”

“哪里！两个紧挨着，中间只有一条缝。”

“不可思议。迄今谁也没有发现这现象。”

“没有？那么看来是我弄错了。”

暴 力 年 代

内科教授谢涅·蒂瓦达尔博士在医院前面的大街上因对在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多处流血不止的本市居民科瓦奇·谢拜什金妮强行实施急救，被七区法院判处两年劳动教养。

退休人员科扎克·里哈德,现年八十七岁,因试图向三十四岁的商店售货员 B.阿玛丽亚耍流氓，被同一法院判处监禁一年,鉴于该人无前科,缓刑一年,以观后效。

对于判决，二人都表示同意。

我 好吗？

“白天好。”

“白天好。”

“您好吗？”

“谢谢，很好。”

“您的身体呢？”

“关于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您拖着这条绳子干吗？”

“绳子？”我回头看了一眼说，“那是我的肠子。”

民 意 测 验

我国建立了第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并已着手工作。

我们恳请广大居民的支持。

谨将我们的第一批调查表公布于下，以便促进大家对我们工作的了解。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人们对我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想法。为了力求符合实际，本调查表分发给二千九百七十五个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人。

一、你对现制度有何看法

1. 好。
2. 不好。
3. 不好也不坏，不过还可以再好些。
4. 心向维也纳。

二、您是不是有二十世纪人的寂寞感

1. 很寂寞。

2. 几乎很寂寞。
3. 可以说，几乎很寂寞。
4. 偶尔和公寓管理员闲谈。

三、您的文化生活

1. 看电影、看足球赛、下酒馆。
2. 偶尔向窗外看看。
3. 连窗外也不看。
4. 挑毛泽东的错误观点。

四、您的哲学修养

1. 信仰马克思主义。
2. 反对马克思主义。
3. 只读赖伊托·耶诺①的作品。
4. 信仰酒中真理。

调 查 结 果

1. 过去的二十年一切都无懈可击。
2. 现在也是一切都好，只是十九路公共汽车间隔时

① 赖伊托·耶诺(1905—1943)，匈牙利幽默文学作家。

间太长。

3. 将来比现在更好，如果十九路公共汽车间隔时间缩短的话(按 已决定缩短)。

170—100

这是特殊问讯处的电话号码。特殊问讯处有问必答。

问的人越来越多，提的问题也越来越难。（圣母马利亚在怀孕之后有没有月经？在钢琴被发明出来以前，作曲家是不是挺想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面是偶然还是必然？可不可以设想，一匹斑马身上没有条纹而是方块？等等。还有不少比这些更刁的问题。）

问讯处聘请的专家和学者因此也就与日俱增，直到后来成立了约摸一百二十个专业小组，差不多是个象样的智囊团了。他们和教廷会议、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都建立了联系，为的是对一切重要问题都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当然，机构也就更复杂起来。

然而机构再复杂，也丝毫不影响认真而及时地回答问题。

请看一个例子：

“请别见怪。有个球掉在鳄鱼身上了。”

“它有多大？”

“就那么一拃。”

“那么它只是一只蜥蜴。”

你一定以为对于这种没有价值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吧？不！问讯处中心立即接通急救组。答话的一位是曾经因抢救病人有功而多次荣获嘉奖的医生。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也是蜥蜴吗？”

“不，我们是圣·伊斯特万中学的学生。”

“就是说，你们不是受害者的家属或亲戚。”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我们在踢足球，球掉到了它上面。”

“它还有气吗？”

“有。”

“心脏还在跳吗？”

“跳得很正常。问题是它不肯离开球场。”

“那你们捅捅它！”

学生们走近蜥蜴，用根草棍捅了捅，接着打电话说，蜥蜴缩了一下，但还在那里待着。

“脑震荡，运动器官麻痹综合症。给我接神经科。”

我们似乎看到了，神经科医生只是摆摆手，然后说：打死不就完了。但是，不，医生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问“你们比较相信什么？是传统治疗法，还是让我转接一位心理分析家？”

也许还是叔叔后来说的那种比较好。

答话的是一位声音清脆、和气的女人，充满了同情心；情况并不严重，容易治好。患者显然是因童年以来一直严重自卑，而这次新的外伤（就是掉在它身上的那个球引起

的）把所有与它有关的事都从意识中抹掉了。动是动不了啦，因为它忘了自己是蜥蜴。因此需要让它重新获得意识。

“该怎么办？”

“向它解释，它只是蜥蜴。”

“可是它不懂人的话。”

“这事可不属于我管了。”

“那该谁管？”

“这里有一个专门研究爬虫类语言的专业组，但我也可以把电话接到哲学小组去…… 不过，也许你们想直接问问上帝他老人家吧？”

“那还用说，”学生们回答道。声音清脆的女心理分析家向他们解释：唯物主义者每逢星期一、三、五答复问题，其余的日子分属一神教、多神教、佛教和存在主义者。她说，能不能接通上帝，她不敢保证，但是她可以试试。万万没有想到，电话铃刚响，上帝他老人家亲自听电话来了。

“你们想干什么？是让我叫你们的那只蜥蜴复活吗？”上帝问。

“这好象是最简单的办法。”

“行，我不反对，”上帝说，“你们继续踢球去吧。”

他们回去了。四下一看，蜥蜴不见了，可以放心地踢球了。（顺便提及：特殊问讯处此举还结束了几百年来关于究竟有没有上帝的这场争论。）

看，特殊问讯处就是这样可靠、准确和认真地工作的。噢，不，应该说曾经这样工作过。

真是个使人沮丧的国家！什么事搞出成绩来了，便总会有挑刺的、捣乱的人，有意进行刁难，想在鸡蛋里挑骨头。有一次，就有那么一位仁兄，他拨了 170—100 这个电话号码,问：

“你们好吗？”

问讯处总机不知所措，接这里，接那里，谁也提不出正确的答复，后来，总机自己也糊涂了。最后，电话里传出来的只是叹息和咔嗒声。打那以来，特殊问讯处连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敢回答了。

如果有人问，现在是几点钟，它就会以发颤的声音回答：

“我们不清楚。”

可怜见的，他们失去了自信心。

圣 诞 节 大 拍 卖

钟表首饰部推出新产品

防水手表

在水蒸汽中,在水里,甚至在五百米深的海底也不出差错。准确,美观,可靠!

馈赠溺水亲友最为相宜!

十八钻逆行表

最新产品!不仅时针逆向行走，而且表盘号码也颠倒排列，即:XII、XI、X…… 该表不仅显示时间的逆转，还可使用户每点钟年轻一小时!

逆行闹表

也是逆向行走。如将闹针拨在上午六点，可在昨天早晨响铃。

重获新生的旧物品

请　　购

重新冷却的融雪!

已经吃掉过一次的(果仁)巧克力！

廉 价 ！ 美 观 ！ 可 口 ！

家畜、观赏鱼、鸣禽

为了减轻养狗的经济负担，向您推荐奋发、节约、忠于主人的

苍 蝇 ！

本店出售的苍蝇受过最现代化的训练。出生不到三个月就能自报家门。对于主人的姓氏仅几周即能掌握。可使家庭生意盎然。无论您到哪里，我们的苍蝇都能以愉快的声调叫着您的名字前去陪伴。

苍蝇一到，寂寞逃跑！

玩 具 部

魔术用品

四套综合魔术道具！可供一整台魔术演出之用！稍加练习,即可掌握。

1. 遁兔

深受魔术家宠爱的一对小白兔同笼出售（一只可见，另一只不可见)。

2. 印度苦行僧床

舒适的新巴罗克式床。由长钉代替弹簧。魔术家上床时钉子刺入肉中(多加练习,即可习惯)。

3. 吞剑道具

可食魔术用剑，剑匣可更换。剑味分巧克力和草每两种。

4. 分身美女

必定会大受欢迎的世界性节目！身穿闪光紧身衣的美女分两块出售。表演时可不用任何手法，只需装作锯人即可。

殡 葬 部 新 贡 献

供多次使用的骨灰盒

黑色塑料盒，上饰死者银质姓氏缩写字母。本品类似盐瓶，有孔。唯盐瓶的孔在顶端，本塑料盒的孔则在底部。装入骨灰后不久即可漏尽。本品的优点是：

1. 在更换姓氏缩写字母后盒子可重新使用；
2. 生者可较快地摆脱丧服、哀思、自我谴责和其他不愉快的精神状态。

未亡人们！孤儿们！未来的死者们！

请预购你们所需的骨灰盒吧！

书籍唱片部欢迎你光临！

不需要再看书了！

由于新产品‘世界名著肛门栓’问世,可以无须疲劳、不伤眼神地获得文学享受。

普鲁斯特、卡夫卡、乔埃斯的作品以及其他艰深、晦涩的文艺读物，通过肠道，二十分钟内可以全部吸收。匈牙利发明！

《巴尔扎克全集》

分装在六个可可黄油管中！

美观大方的礼物！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经历与艺术

画家 T·维克托乘火箭上了太空。他不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艺术家。他在太空中遨游了六天，中途地面站问他，是愿意欣赏一下土星光环还是看看太阳黑子。

T 说，一般说来，他无所谓。

那么就看看太阳黑子，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也许有意思一点。

也许是这样，T 说。

回到地球以后，在宇航机场餐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T 满脸不耐烦，沉默地坐着，固执地不出声，对记者的问题根本不予理睬，而只是盯着看一个记者正在剥着的桔子。

然而几周以后，T 的美术观察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素享盛名的橄榄和台球弹子的静物画上（这是他创作史上的'橄榄绿'时期)出现了第一批桔子。

到了暮年他也画柠檬，最后还画过鸡蛋，但哪一幅画上也没有缺过桔子。

于是，T 成了真正的大画家。

在 科 学 宫

在匈牙利科学院“红长毛绒大厅”门口，一个正在擦窗户的青年女工晕倒了。她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正当一头栽倒在地的时候，从大厅里出来了一百七十位医学科学家，他们刚听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学家古纳尔·英格里特森的学术报告。

匈牙利科学家们立刻开会研究，往来奔走，给这位姑娘打针吃药，叫来了担架，甚至请来了消防队。因为——特别是在一位有名气的外国人面前——要为病人尽一切努力。他们还把病人倒挂在窗口（说不定病人的肺里滑进了一块鹅卵石），但病人继续吐着白沫，还咬牙切齿，痛苦地在地上打滚。这时，古纳尔·英格里特森说话了：

“我们给她喝杯水不好吗？”

这点谁也没有想到。果然，喝了水以后，姑娘神志清醒了，安定了，一会儿就重新愉快地工作起来。

这时电视台的人来了，把剩下的半杯水塞在这位外国教授手里，把他推到镜头前面。姑娘奉命再摔倒在地，设法再吐些白沫出来，她果然吐出了不少。

但是这次抽搐止不住了，白沫大量从她嘴里冒出来。这位大科学家不但把剩下的半杯水灌进她嘴里，而且还要

了一整杯苏打水，可是无济于事。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　　朽

它已经不算年轻，但依然非凡矫捷，不但这片芦苇地的，就是再远些，方圆百里之内，一切生灵对它莫不闻风丧胆。它锐利的目光不减当年，即使在千米高空，它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准确击中猎物，就象一锤子把钉子揳进墙里一样。

就在这如日之午，盛年之颠的时候，在缓缓的两次扑翼之间，突然，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无论是兔子还是黄鼬，无论是翼下村庄还是远处农家的家禽，都紧紧地缩在躲藏的地方，因为在千米高空，它的翅膀依然展开着，在这慑人的停顿之中，它超越了自己的死亡，直到两三分钟以后风停止的时候。

新　成　语

人们说，现在不出成语了。其实并不尽然，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在赫维什州的 B 村里发现了一个名叫拉卡萨 · 卡罗伊的挖沟工。他是一六四〇年八月七日出生的，不知怎的，没有按时死去。不过此人也确实相当马虎，他从来也弄不清现在是谁当政。说得准确点，他以为从一六五五年到现在一直是利奥波德一世国王在位。

就这样，他忘了自己严重的肠痉挛，一直不停地挖着沟。挖着挖着，忘了自己身上有地方在痛，忘了这病叫什么，乃至忘了自己有病，乃至病也没有了。就这样，他健康地挖了四百年。

拉卡萨自己也弄不清楚有多少曾孙和重孙，对这他不在乎，他只是日复一日精神十足地挖着沟。整个赫维什州沟壑纵横，交通也受到影响。

后来，这位健忘的活死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户口所在地的 B 村村政府开会决定，要他停止挖沟；此外还决定通知他，虽然晚了一点，他也该死了。

可是不行。当村长到达会议决定中谈到的地点时，这位拉卡萨老人早就大大挖到前面去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听

见村长的叫喊（年老耳聋大概也是原因）。直到现在，村长还是每天去叫他，而拉卡萨还是不停地挖着沟。拉卡萨在前面挖,村长在后面追,他在前面挖,村长在后面喊,可是拉卡萨依然听不见。

这就是下面这句新成语的来历：

“就象村长那样扯着嗓子喊。”

走廊角落里的遐想

一个小皮球穿过窗户，飞进了走廊里。

守门人的孩子—— 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 瘸着腿过去捡球。可怜的孩子被电车轧断了一条腿，现在能有机会给别人捡捡球也是高兴的。

走廊里很暗，可是她还是看见在墙角里有个东西动了一下。

“喂，小猫咪！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装着假腿的姑娘说。她一面说，一面急急忙忙去捡球。

被小姑娘看成小猫咪的其实是一只又老、又丑、又臭的大老鼠。它吃了一惊，这一辈子还没有人这样客气地和它说过话。人家看见它，总是那么厌恶，不是拿石块砍它，便吓得慌忙逃跑。

老鼠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如果自己生下来是只猫，那该多好啊，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甚至—— 不是都说人心不古吗？——如果生下来是个有一条木腿的小姑娘，那…… 它继续幻想着。

啊，那实在是太美好了。这，它连想也不敢想。

彻底的解决办法

我今年二十六岁，有些偏瘦，颧骨高了一点，不过还是挺漂亮的，可是居然只和三个男人有过关系。这三个人都叫埃尔诺，也许纯属巧合。近来电话铃声不绝，传来一个急促而气势汹汹的男人声音：您是露利卡吧？露利卡，喂，露利卡，您对我就没有话可说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回答他，还是摔掉电话筒？怎样做才聪明，才正确？

三十岁的生日过去了，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说过他爱我。上次我说有三个，那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个，同时也不叫埃尔诺。我还提到电话铃声不绝，后来来了一个修理工，把电话机拆开，修了一遍，他说，以后就不会再错号了，果然，好几年来今天电话铃第一次响。怎么办？如果对方是找露利卡，那我该说什么？说我就是露利卡，还是说，错了，胡闹什么，我是斯泰伊・埃迪？

年复一年，光阴荏苒，我依然还是处女，每逢阴雨天总感到头痛。我一度肯定地认为有个叫埃尔诺的男人爱我，是因为怕遭到拒绝才求助于电话。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电话机出了毛病，他不是在向我求爱，我差一点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的要求可以大大降低，但关键是要彻底解决。

有一次我吞了一把电梯钥匙。我先把钥匙系在一根细麻绳上，另一头拴在我下面的犬齿上，这是颗孤零的牙，左右两边都掉完了。我想也没想到，麻绳在爱克斯光里是看不见的。您真是的！手术以后医生责备我，您为什么不说另一头拴在您的牙上了？否则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您嘴里把钥匙拉出来。我说，我不是想让你们不高兴，谁想动手术了？我想的只是找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要使人家没法从我这里拿走，另一方面也不会死人。

实现自我的几种变化

毋庸讳言，我也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曾经梦想过许多傻事。我想过当飞行员，当火车司机，或者起码当机车。有时还来个大胆的想法：当开往维也纳的特快车！

我们有个远房亲戚，叫做克尼扎，是个修道院院长，学问渊博，见多识广。他试图说服我当鹅卵石，这不变的永恒和静谧对我很有吸引力。然而我母亲却正好相反，希望我和时间挂上钩。“孩子，你去当鸡蛋，”她有时这样劝我道，“鸡蛋集出生和消亡于一身，它是在脆弱的壳中流动着的光阴。一枚鸡蛋可以成为任何东西。”妈妈这样考虑。

可是，生活的道路真是不可捉摸。此刻我在一个沙壶里当一粒沙子，也许是为了使他们感到各自的建议都得到了贯彻的缘故吧，因为沙子本身是永恒的，然而沙壶却又是光阴流动的象征。在埃及的象形文中它代表“日落西山”、“逝者如斯”、“候鸟待归”和“亲爱的丈夫,我为什么会头晕”等这些意思。

要谋求这样一个职务可不容易。应该感谢克尼扎叔叔，尽管他不赞成拉关系这类做法，但他还是通过关系使我得到录取,做了一粒临时沙子。(之所以叫做“临时”,是因为只在煮鸡蛋时才用我们这个沙壶。）在这点上，母亲的观点

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一切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认为应该感谢上帝了，因为我的日子过得满不错，万万没有想到，出了个意外的事故，因为我慢慢胖了起来。对于一粒沙子来说，身上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就和芭蕾舞演员鼓起肚子一样可怕。（当然，沙子是否发胖，和年龄的增长没有联系,因为沙子是不老的。）

现在的情况往往是—— 而且日益频繁——我的脚已经下去，而臀部却卡在漏壶的腰上。不错，我也试过倒着往下漏，可是到头来还是白白地在那狭狭的通道里挣扎几小时，弄得沙壶没法计时，鸡蛋也就因而煮不成，因为我卡在那里，别的沙子也下不去。虽然这些沙子没有催促我，没有发表什么感想和意见，但它们在旁边等着，本身就是对我沉默的、道义上的谴责，能使我急出精神病来。我甚至没法说自己无能为力，因为问题肯定在我自己身上，显然是因为我身上有发胖的因素；也就是说，我是一粒绝对不合格的沙子，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坏家伙。

人一到这地步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今天见到我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我曾经当过白炽灯泡的空间。请想一想，还曾经有一个姑娘，一个漂亮的，然而有一点傻气的姑娘，她叫潘妮,在人造丝厂干活“喂!”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说“请出来，到我这里，让我们把你做成一条女衬裤！……”我一听很生气，但现在想来，连这事也显得象是在天堂里的故事一样幸福了。虽然当女衬裤算不上是走运，但想起来毕竟带点浪漫色彩。

现在我又被挤住了。在这困难的地方，我寄语所有曾对我寄托过不论大小希望的人：我得之于自己所爱的人的固然都是坏主意，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既不起眼又不易改变的生涯。如果当年我肯冒险，而且又碰上一点小运气的话，毋庸依仗社会关系也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认识一个工程师，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轮船就是他设计的。所以，如果当时他脑子里出现的是我，而不是玛丽皇后号，那么我的成就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用不着在这个狭窄的地方吸着肚子挣扎，而是劈波斩浪，乘长风驰骋于无边的海洋之上了。

再见。成功了。我通过了这窄道，向下面流去。

最后的樱桃核

只剩下四个匈牙利人了。（这是说在匈牙利。在别的国家里，分散地还有一些。）他们在一棵樱桃树下待着。这是棵长得不错的树，不但树冠浓密，而且还结果实，当然是在结樱桃的季节里。

这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聋子，两个受警察管制。至于为什么要受管制，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们还常挂在嘴上：

“我受警察管制。”

只有一个人有名字，说得准确些，只有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他叫希波什。）其他几位，和别的事一样，把名字也忘了。反正一共才四个人了，不一定每人都非要有自己的名字不可。

希波什说话了：

“最好为我们自己留个纪念。”

“干什么用？”一个受警察管制的人问。

“为了将来当我们不在的时候留下点什么。”

“到那时谁还对我们有兴趣？”第四个匈牙利人问。他不叫希波什，也没有受警察管制。

可是希波什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另外两个人也同意

了，只有那第四位翻来覆去地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比这更笨的念头。他这样说，其他人自然不高兴。

“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他们说，“看来你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吧？”

“为什么？”他反问，“现在当个匈牙利人就那么了不起？”

这话说得有道理，争论也就停止了。大家各自伤着脑筋，考虑为身后留点什么纪念。雕个石像，要凿子。“哪怕有一根大头针也行！”希波什解释道，“这样可以在树上划几句话。”划在树皮上的字是不会消失的，这和在人身上刺花一样。

“那么我们就扔一块石头上去。”受管制中的一个这样建议。

“你真笨。石头会掉下来的。”

这位不出声了。他知道，自己的脑子确实是差一点。

“那么你们出些聪明的点子，”停了一会他说，“什么东西能够永远留下？”

商量了好半天，最后大家同意：找粒樱桃核拼在两块石头中间（为的是别让它掉在土里）。这点东西在将来虽然成不了有价值的遗址，但总还是聊胜于无吧。

不错，可是到哪里去找樱桃核？因为每逢樱桃季节，他们就靠吃樱桃过活。吃完樱桃就把核集中起来，敲碎，把仁吃掉。现在连一棵可以当种子的核也没有。

这时候第四个匈牙利人（不是叫希波什的那个，也没有

受警察管制)想起了一粒樱桃。(现在他也不反对了,而是一心一意想和其他三位一起干一番事业。)可是这粒樱桃在树冠的顶端，当时就因为它高不可及摘不下来而留在那里的，现在肉已经干得贴在核上面了。

他们想，如果四个人站成人梯是能够把那粒樱桃摘下来的。他们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受警察管制的站在最底下，因为他虽然脑子不行，但力气不小。第二个是那个既不叫希波什，也不受管制的，再上面是另一个受管制的，最后是瘪肚子、细腰身的希波什。

希波什好不容易攀到顶端，在由三个同伴组成的人梯上直起身来。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忘了为什么要爬上来。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喊，要他把那粒干樱桃摘下来，但是他们白喊了。(因为希波什就是那个聋子。)现在是上不去,下不来,左不了,右不成。有时四个人一起喊叫，但谁也解决不了这个困境。于是他们就这样待着，一个匈牙利人踩在另一个匈牙利人上面。

司　机

派赖斯雷尼·约瑟夫是个汽车司机，开着CO75—14号牌照的瓦特堡牌汽车在街道拐角上的报摊前面停住了。

“我要一份《布达佩斯新闻报》。”

“可惜卖完了。”

“来一份昨天的也行。”

“昨天的也卖完了,不过我这里恰好有一份明天的。”

“那上面也登着电影节目吗?”

“电影节目每天的报纸都登。”

“那么给我明天的也行。”汽车司机说。

他回到汽车里，找到电影节目，稍一浏览，看到有一个名叫《黄毛丫头恋爱史》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在什塔齐奥街的“蓝洞”电影院上映，五点半开演。派赖斯雷尼听说观众对这电影反应不错。

时间挺合适，还有一点空闲。他继续看这张明天的报纸。突然，一条消息跳进眼帘，说的是有个名叫派赖斯雷尼·约瑟夫的汽车司机，开着一辆CO75—14号牌照的瓦特堡牌汽车在什塔齐奥街上超速行驶，在离“蓝洞”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撞上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这位思想不集中的司机不幸惨死。

“岂有此理！”派赖斯雷尼在心里说。

他看看表，五点半快到了。他把报纸塞进口袋，发动了汽车。他开得比规定的速度快，在什塔齐奥街离“蓝洞”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撞上了一辆大卡车。

他惨死了，口袋里装着明天的报纸。

粘蝇纸上的新婚夫妇

他们就在家里度蜜月。

何必远途跋涉，布达佩斯不是挺好吗？新郎说，在这里有剧院,有电影院,有音乐会,什么都有。

所以，他们就留在家里，甜甜蜜蜜地过着小日子。

可是有一天下午，六点半光景，他们被挂在电灯罩上的粘蝇纸粘住了。

真是飞来的横祸!

新郎:“你爱我吗,我的小天使?”

新娘:“我爱你。”

新郎:“那么你过来。”

新娘:“你又要我过去了?”

新郎:“你来,你来。”

新娘:“哎哟,你这人真是的……”

新郎:“你来,你来,你来!快来,快来!”

新娘:“我就去,可是我的脚好象被什么东西粘住了。”

新郎:“你把鞋踢了!快点!”

新娘：“那么今天又得留在家里了，其实音乐学院今晚举行柴可夫斯基作品专场晚会。”

新郎“：管他什么柴可夫斯基哩！”

新娘“：那你愿意去剧场吗？”

新郎“：哼，这群才疏学浅的匈牙利导演！……喂，你是不是觉得咱们有点在晃？”

新娘“：你就爱胡思乱想。”

新郎：“真的，我就象被挂在绳子上一样，有点晃来晃去。”

新娘“：别管它，你看看，今晚歌剧院上演什么？”

新郎“：报纸在哪里？”

新娘“：在厨房桌上。”

新郎“：我去不了，我的脚也好象被什么东西粘住了。”

新娘“：真奇怪…… 今晚大概演《假面舞会》。”

新郎：“粘住你鞋的那东西是不是亮晶晶的，象胶水一样？”

新娘“：是那样的。”

新郎“：我连手也拔不出来了。”

新娘：“你就爱抱怨。今天到头来还得留在家里。”

新郎“：怎么又晃起来了？”

新娘“：我正在想办法从这粘玩意儿里爬出来。”

新郎“：你怎么老不安分？回头咱俩都得摔下去。”

新娘：“难道你就这样安于现状吗？你忘了，我因为觉得你是个有为的青年才爱上了你。你从前总爱逗我笑，还说你爱听音乐……”

新郎：“如果我现在连手脚也动不了，即使爱音乐也无

济于事啊!”

新娘:“就好象世界上你是第一个被粘住似的。有人残废了,连腿也没有了,可是人家还工作,还去娱乐。”

新郎“:好象打起转来了。”

新娘“:这难道也算问题吗?”

新郎“:你这算什么话!”

新娘“:那么我告诉你,刚才走廊里吹过来一阵风,把这粘乎乎的玩意儿吹得打起转来了。这下你总可以满意了吧?”

新郎“:我连肚子也被粘住了,能满意吗?”

新娘:“你怎么光顾自己说话?差二十分钟就七点了,只有乘出租汽车才能赶到歌剧院了。”

新郎“: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实际情况呢!?”

新娘:“我们当时相约,我们的婚姻要和普通人的不一样。我们永远不会没话可说,也不会互相厌烦,甚至离婚。我还想纵情大笑,还想生三个孩子,将来培养他们上音乐学院。”

新郎“:我的嘴也快被粘住了。”

新娘“:劳驾,你快打电话雇出租汽车。”

生 活 的 意 义

我们要是把辣椒穿起来，就成了一串辣椒。

我们要是不把它们穿起来，那么就成不了一串辣椒。

虽然辣椒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么红，那么辣，但如果不穿起来，就不叫一串辣椒。

那么线是其中的关键吗？线不是关键。谁都知道，那条线不是主角，它算不了什么。

那么什么是主角？

要是有人这么想，同时注意思路不乱，并且顺着正确的方向想下去，那么他就会悟出一点真理来。

布 达 佩 斯

在加尔文广场，一辆公共汽车撞到一棵树上。全市的电车顿时全停了。一切都停止了，甚至玩具店橱窗里的小火车也不动了。到处是一片沉寂。后来有一个声响，原来是风吹动了一张报纸，把它吹到墙角。现在是更深的沉寂。

在原子弹爆炸以后八分钟，电灯熄灭了，无线电里播放完最后一张唱片也不出声了。一个小时以后，水管呼噜呼噜地响了一阵，后来自来水也停了。树叶干得象铅皮一样。信号灯上亮着可以通过的绿灯，但是从维也纳开来的特别快车没有进站。机车锅炉里的水早晨就冷却了。

一个月过去了。公园里到处是杂草，儿童游戏场的沙堆上长出了燕麦。酒店里酒柜上诱人的饮料早已干涸。老鼠吃光了所有的粮食、一切皮货以及图书馆里的每一册书。老鼠的生育率是很高的，一年可以繁殖五代。不久，满街都是老鼠了，远远望去象是蒙上了丝绒，又象是流动的泥浆。

老鼠占领了住房，在床上做窝，在剧院的观众席里窜来窜去。它们连歌剧院也进去了，那里的最后一次演出是《茶花女》。当老鼠咬断最后一把小提琴上的最后一根弦时所发出的声音是布达佩斯向世界的诀别。

但就在第二天，就在歌剧院斜对面，在一座楼房的断墙

上出现了一张小招贴，上面写道：

承接来料加工腊肉灭鼠药。

瓦沙尼妮启

恐惧的相对性

两只苍蝇——正常的普通家蝇，和它们的同胞没有任何不同——在阔别后邂逅。现在头朝下立在天花板上聊天，它们说得很起劲，有意思的、没意思的都说。

“你好吗，苍蝇朋友？”一个问另一个。

“不能再坏了。”

注意！苍蝇爱说大话。它们的话不必当真，但有时想一想它们在吹些什么，也是挺有意思的。

“看起来你的面色确实不算好。”

“真是说来话长，你想听听吗？”

那个说，它爱听，于是这个就说，前天，星期日，是它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在明亮的秋天的阳光里，在修缮一新的首都马戏院前面的马路上有一块马粪。由于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车，于是它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上面。

“那你还抱怨？”那一个吃惊地说。

“让我说完嘛！”这个说。

于是它接着说，突然听到了一声惊人的噪音，一个震耳欲聋的巨响，有如刺及骨髓的令人发狂的吼叫，也象逃避末日来临的狂奔。正当它惊魂未定的时候，从马戏院里冲出一个怪物，一个魔影，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笔直地向它扑

来。

“ 快说 ,快说 ,我都快紧张死了 ,’那个浑身颤抖地催促着。

“ 我不拖延时间 ,但是且慢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感谢上帝，我一点也不夸张，这个庞然大物从我停着的马粪旁边一米多远的地方轰然而过，差一点我就会被压成齑粉。 ”

“ 究竟是什么怪物 ?”那个问。

“ 是狮子 ,’这个说“ 你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 ?”

“ 我以为是燕子， ”那个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两个苍蝇都笑了，互相道了别，飞走了。

小水洼回忆录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了一整天雨，所以我就聚集在一个非常惬意的地方了。具体说，就是在布达佩斯（作者注：匈牙利首都）第八区德拉瓦街七号门口人行道的一个小坑里。

我就在那里生活着，不少人踩在我身上，然后回过头来看看我，骂一句或是骂几句，不怎么好听，恕不如实写下来了。我就这样当了两天水洼，毫无怨言，忍受着各种侮辱。众所周知，二十四日太阳出来了。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矛盾。我于是干了，天一好，我就得这样。

还有什么好写的呢？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发生什么考虑欠周的事情了没有？也许德拉瓦街七号的住户对我寄托过什么希望？现在尽管事过境迁，但是总结一下总有好处，因为在我以后，这块地方还会有新的水洼聚集到这里来。我们生命短暂，为欢无多。当我还在人间逗留的时候，新的一代已经跃跃欲试了。它们都是心比天高、充满幻想、打算大显身手的新水洼，不断前来向我请教、摸底，问我在那看来令人神往的坑里到底可以干多大一番事业。

可是我在那里毕竟才是两天啊，因此我所能奉告的只是：毋庸置疑，人们的那些话听来是不舒服的；德拉瓦街是

宽广的；那太阳总是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至少用不着流到下水道去！……嘿！多么了不起的坑坑洼洼和窟窿啊，多么宏伟的马路上的凹地啊，在今天尤其是难能可贵。年轻的水洼们，听我的！目标：德拉瓦街七号！